

御清卷十四
五十四

四書味根錄 論

卷十七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六章

陽貨章全旨

此見聖人待僇好不惡而嚴也。上節聖人待僇好不惡而嚴也。上節據理以待僇。見是孔子本意。故遇猶不遇。諾猶不諾。孔子本意。故遇猶不遇。諾猶不諾。諾即謂不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

家臣名虎嘗因季桓子而專國政左傳定公五年欲令孔子來見已而孔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

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瞰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天

惟聖人能遠小人亦惟聖人能近小人遠之非必不近近之而仍以遠昔陽貨欲假聖以自重故令孔子來見已而孔子不肯往見貨以孔子不可以勢屈而可以禮致遂瞰孔子之亡

歸以蒸豚孔子不得不拜而其心實不願見於是亦時貨之亡也而往拜之及往拜而返與貨適遇欲見孔子不必說助己為亂是以慕致士之名陳眉公云平子逐昭公桓子世

論濟其惡公論所不容一旦為貨所囚貨必謂人心所共快孔子欲張公室當際此時而仕於我此欲見孔子意也時亡往見諸說皆未免計較之私蓋聖人只欲曲遂其不

見之心耳。徐湛實不直求見聖人而托諸歸豚以籠致。竊慕聖人之名。是以恣其慢。侵重道之意。道以文其好。此所以時亡而往拜也。按此與不見論。悲言何中各著一欲字。記者不爲無意。四書鏡。勿看。得過諸塗極平。常則聖人不受好。旌寵始自見。社喬林。不遇子家而遇于塗。亦塗之人已耳。聖人之可遇。聖人之不可見也。

謂孔子曰。來乎。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者

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好亟知自懷其寶而迷其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

亂亟數也。失時謂不及事幾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貨語皆譏孔子。指前而諷使速仕。

指末一段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辯。若公爾

其貨者。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己爲亂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各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過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

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孫而亦無所誦也。楊氏曰。楊雄謂孔子於陽貨也。傲所不傲。爲詘

身以信道。非知孔子者。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出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兩言是非爲子。是爲爾。盡散聽之。因曰。道德

治世之寶也。國事自非。夫尙懷戚其寶。坐視其迷而不恤。可謂仁乎。子曰。心不在民物。不可

謂口也。貨又曰幾會名在事之時也。利見於懷矣。既好必其事盡失其時而不悟。所謂知平
己曰不察事机不可謂知也。貨又曰仁人所以保邦知仁所以作事。總觀此日月耳。今日遇
則日不我與。月逝則月不我與。未幾而成歲矣。乃今不仕更待何時。孔子始應之曰諾。君子
未嘗不欲仕。吾將出而仕矣。然則孔子於貨。二兩則譏孔子意。尚未露出。故兩不可見。坡
以不遠之。以不近之。一准平理而已。理答之不說已身上下二句。貨明譏之。故於

將仕上着一吾字。精言貨語俱爲孔子不仕而設。不仕不知。正欲討出不可一察而譏之
意。而注下兩句。一曰。逝。月。逝。是。指。數。前。頭。歲。不。與。是。計。到。後。日。然。惟。日。月。逝。是。以。歲。不。我
與。語意重疊而下。總要寫出貨一段話柄在此。不可不作問辭。孔子曰諾。二句只承日月逝

句。才不連帶迷邦。夫時若連帶便自認不仁。不知子陳祖述聖人自不忘乎仕。將仕之云
特自言素志。原不因貨動也。勸學錄。子仕留在定公九年。虎賁出奔之後。此番問答。是出
意以前事。故曰吾將仕。○方百川復起吾子之急而不能逝也。轉若置其身子局外而爲是
從容商度之際。其或慨于平生之已事而忍而不能舍也。或以其言之有當于夙心。而意其
猶可與爲也。子萬無可入之中。而忽按以問。是則貨之狡也。子知貨之不足。以理喻也。轉若
一無所介于心。而爲是可有因人之語。使自白夫道之無所失。是與貨辨義理也。使告以身
之不得。以口上是問。皆此衷曲也。子一無所拂之中。而使之自窮。是則夫子之大也。

性相章全旨

此對當時習爲不善而談其咎於性。故特指而言之。是從相遠後追論。生初欲入
恒習以復性也。○存疑相近。止是惡之與美。近上好邊說相遠。乃是忠與善遠。止

不好邊說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所謂兼氣質而言者也

稟於天者有清濁有美惡皆是之謂氣受於人者或明昏或粹雜是之謂質

陳新之性者心中所稟受之理也。緣說性則已寓於氣質中矣。雖不離乎氣質亦不離乎氣質。而子子曰性善指其不離乎氣質者言之。乃是純言天地之性也。此言性相近以其不離乎氣質者言之。乃是兼言氣質之性也。兼之二者言本然之性夾帶言氣質之性也。

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

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

王觀清曰相遠句要。程子曰認註中於是始三字。此言氣

質之性非言性之木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子曰自人與人之相遠也而歸其權於性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不知以性而論理既墮於氣中則難齊於物。內固亦有昏明矣。然第可以言昏明而智愚尚不分也。固亦有醇駁矣。然第可以言醇駁而賢否尚未判也。示有不相近者也。迨有生以後習於善則為賢為智習於惡則為愚為不肖。順而習之美惡固當相回逆而習之善以無難頓反於是始相遠耳。人奈何不慎所習而鑿之。朱子所謂氣質者其類不一有聰明通達事々曉了其氣清矣。而所為未必中理性哉。是質之不醇也有謹厚忠信事々平穩其質醇矣。而所知或未能達於理是氣之不情也。所謂氣質之性是也。若其本然之理則純粹至善而已。所謂天地之性是也。夫子此章論性而以相近者言固兼氣質言之。聖昆胡氣命于理而清明者常勝焉。其有濁者亦涵于渾淪無朕之中而去見其必入于狂也。理止于氣而渾厚者常勝焉。其有薄者亦藏于太

和保合之內而未見其必爲不善也。

四書鏡天下有過乎仁過乎義過乎禮與智之人而

斷無外此仁外此義外此禮與智之人。天下有不及仁不及義不及禮與智之人而斷無不可至於仁至於義至於禮與智之人無他其相近者性也其相遠者習耳。精言言亦不可以學言。學則有善而無惡。習又不專是俗善處未必皆善人俗惡處未必皆惡人大抵習祇習熟之意。

唯上章全旨

此申上章未盡之意不重替美上知痛責下愚。一唯字中見移於習者之多人不可以不慎所習也。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知去聲

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

習之所能移者。

朱子曰性相近是通善惡智愚說。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上知下愚是就中摘出懸絕首說。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

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人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或曰此與。子曰習之相遠以其日有所移也。然亦有生性一上章當合爲一。子曰二字蓋衍文耳。自定非習所能移者。知不足恃。有極其知而爲知之。上者遇善人固善。遇惡人亦善。非可移而下也。愚不足憂。有極其愚而爲愚之下者。遇惡人固惡。遇善人亦惡。斷難移而上也。然亦唯此兩種人爲然耳。千古以來上知無幾。下愚亦無

幾也其餘中人之言。上章是從相遠後說到相近此章是從相近中別出相遠上章註兼言性盡在可移中矣。氣質是合理一分殊說此章註單言氣質不補言性是專舉分殊說。

上知氣極清質極厚。竝無半點薄滿以清之如何會薄滿起來若下愚氣極濁質極薄以無半點清厚以主之則助無清厚之理了。不移內註是說不可移程註作不肯移是推一步說。

許子遜母謂才高為足恃也。染之以惰淫之行而薰之以比暱之朋自非高明之甚者鮮不退而與流俗伍矣。毋謂困窮之不足勉也。本汚也而潔修之本枉也而直矯之自非昏庸之甚者鮮不進而與聖哲儔矣。徐念祖入性相近而彼之性獨上與天近以人移人則易以人移天則難人性相近而彼之性獨下與物近以人移人則易以人移物則難。

子之章旨

此見聖門能以道化民也。上半因其能行而齊之。下半因其能信而嘉之前後只一意。○仇滄柱此章統以道字為主。腦張玉裁不本于道則君子之聰明不以悖

詩書而以綜法律。小人之手足不以服勤勞而以逞犯亂風俗。所以偷也。本于道則君子平其性情而師保即取諸仁賢。小人柔其血氣而孝弟可移。諸君長治教所以行也。兵刑皆誘治之具而非道則足以殃民富強皆報政之功而非道亦流為誤國。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自詠琴瑟也時子游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教故邑人皆弦歌也

惟其以禮

樂為教故邑人皆弦歌。弦歌止禮樂中物。聖人無日不思以道濟天下也。而能體其意者事耳。○以禮樂句即預為後文學道伏案。蓋鮮况武城素號巖邑而俗尚武。尤未易政化之行乎。乃日者夫子之共邑忽有泯々入耳者。此何聲也。曰歌也。而且比音而樂之曰弦歌。

也誰與爲斯宰乃能交甲甲城以武名用武之地考左傳可見一武字正好映攝下文 啜
胃之屬而爲詩書之教乎自是絲聲歌是人聲之字亦宜着眼其聲必中正和平假令淫淫
嚙禪如鄭衛桑間抑或北鄙殺伐如秦風驅錫又何足動聖人之喜 雙峰疑天子過武城
是春夏時古者教人春習樂夏習詩秋習禮冬習書

夫子莞爾笑曰割雞用牛

莞華版反

自莞爾小笑貌蓋喜也。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

此大道也。

以割雞影治小邑以牛刀影大道。自文自於時夫子莞爾而笑。因謂子游曰汝空
是借言集註用正說大道即指弦歌。

自此直割雞耳焉用此牛刀爲哉斯言也

笑而不知自雁委莞爾自是營之且為大且言便隱戒得獻字在禪 牛刀似舉割雞似
子意之何屬也。自嘲中間夾入焉用二字似驚似指似感傷似歡倒一時喜動顏色之情溢
於言表。自耘集禮節民心樂和民性先王之所以修風易俗而天下皆寧者恃有此具也
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先王之所以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者由此其鑿也。而偃也
乃用之于斯也惜乎其不擇所用也。要識得牛刀身分是爲學道寫照方知是以真是相
寫出游戲之法。

子游對曰覆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小學道則易使也

易去聲

自君子小人以

位也。

此位字即指現在說。○君子如
縉紳士類。即武城中亦有之。

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居言君子小人此身可以不

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

弦歌之聲禮樂之教也故道即指禮樂教是我教之學是彼學之

子游因以正對曰此猶行夫子之教也昔者偃

與二三子嘗聞諸夫子曰天下無謫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以道在上君子果能學道自然

愛人在下小人果能學道自然易使武城雖小將爲君子焉將爲小人焉學禮學樂此猶行

夫子之教也君子小人都指受教者言君子游以君子自任以小人指武城人也天下國邑皆

教也有此兩種人君子學道二句在夫子只大槩說在子游引之見無人不當學

道意亦訂兩句須合併看見君子小人隨地皆有故禮樂之影隨地可行正對上牛刀之說

謂割雞亦當用牛刀也道字所該固廣然此在教民成俗上說只指禮樂爲是預鶴

萬物之生皆出于道百王之治皆由于道學之以疏神達想而靈覺于焉曰開學之以怡情

理性精神與之融洽故君子不期于愛人而仁者惻怛之意沛然自生小人不期于易使而

王民豫悅之風翕然自順錢吉上思古之良民者一衣服而當時有改作改造之思一草木

而後人有勿剪勿拜之戒王澤流而民心悅學道之效也思古之奉公者勤功樂事而聲教

弗勝子來之忱忘死忘勞而頹尾益深父母之戴學問明而禮義熟學道之效也方朴山學

道則心敬則凜一夫勝子之懼而鯨寡可以一侮矣學道則心知則匪一夫不獲之傷

而楚獨可以無虐矣僑之誰嗣也輿人誦之而有識者已卜之不毀鄉校之初學道則志定

定則非后胡載之分安于義而無所逃矣學道則志通通則保后胥戚之忱結于心而不可

解矣民之子來也詩人歌之而讀書者即悟之於樂舜維之句張夢源春秋時列國爲政

不尙刑名即講戰爭聖人心焉憫之學道二語正是夫子大木領大作用

子百三子偃之言是也前曾戲耳

此句則

以解門人之惑也

此句貼戲之句

○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爲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

天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寔其戲也。○

於是急呼季弟子而証之曰。二三子。偃。今學道之言是也。蓋禮樂不與陶淑無異。君子挾習

術以愚民。小人逞和鄙以傲上。非一日矣。君子學道。則心平氣和而慈祥之風可復。小人學

道則安分守已。而醇茂之俗可遷。偃。今者尊聞行。知猶存。三代之意。良可爲服官者法也。若

前牛刀之言。不孱存也。蓋予乍聞此聲而喜。則不服莊語。非武城不聞此聲而惜。亦不

及正言。二三子當以偃言爲法。而無存予言哉。蓋聖人曰。望大道之行。雖小試於吾徒。而相

賞不置。○上文明述子言。何以却說是偃之言。蓋夫子卒昔。只是樂舉以教人。而偃於斯時

如此。○却只爲武城舉似此所以爲偃之言也。○精言偃之言是。不但喜其言之中理。當

然註篤信意。講方切。○集解末句自明其戲。正以明厚言之是也。上下截固是兩層用意。却

只歸重上一層欲。二三子知禮樂之隨地可行。正是一聖一賢兩相印証處。○開口冠以二

三子字。有望其皆能篤信。同以道濟天下之意。惟舉天下人不知有學道二字。故專以此教

門人及門中亦未有行之者。偶於武城聞之。不覺喜之極。而爲戲詞。試看莞爾一笑。聖人此

時何等聲情。聞子游正對。安得不呼二三子而曉告之也。○西書錄前言戲之句云。樂之甚

而在情。以爲言。遂入於詼諧而不自知。訝之甚。而驚異以爲言。遂好爲謔浪而不自禁。此惟

恐二三子之惑於前言。故以戲解之。益以見學道之言之是也。二三子勿輕視之。且勿過疑。

之全要証成是也一字領取耳字聲情

公山葺舍

此土見聖道無不可以有爲也。○李仲達公山自召。夫子自思東周欲往者情之所寄。非情之所鍾也。故公山而召。不知其公山也。若吾道晦蒙之候。忽有一開之

隙也。召而欲往。并不知其欲往也。直居恆軫結之懷。乃有一暢之時也。而豈直望用于公山。且借叛費之機也哉。

○公山弗擾以讒畔召子欲往

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畔

弗擾在左傳名不。畔字子洩別有考。

附後○事在哀。無一時而不思匡濟者聖人之仁也。無一人不可挽回者聖人之智也。如公五年至八年。公山弗擾以張公室爲名而據費以畔。正名定罪。固無解于畔臣矣。召子而子欲往。畔是畔季氏。此召在孔子未爲中都幸以前事。弗擾之畔。雖借連公弱私之。豈無故哉。名然不稟命於君而畔其大夫。逆也以亂逆亂。抑又甚焉。孔子不助畔人。自不消說。此欲往者。視天下無不可有爲之人。隱然把握在手意。

子路說曰未之也。何必公山氏之也。

說音

未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莫何必公山

氏之往乎。

子路未之深。思輒不悅曰。夫子之欲往。爲行道計也。顧已字是虛字。勿作止。今天下之大舉。無所復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字解似要聖人遊世。

一版。何必句。隱然見公山不能用。即用亦不能大有爲。語意專注在不能行道上。故下示以吾道無往不可以有爲也。

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有用我者豈為東周乎

扶

大音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為東周言

與周道於東方

注言與周道於東方非

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為之人亦無不可

言與周於東方也須辨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

也言既既不虛而後之用亦不小當斯時也文武之道昔行於西者今復行於東矣吾其為周

乎于此見聖人作用不言豈徒哉緊貼公山說如有用我者推開不粘公山蓋為東周自是

測而于路末之知也言大子素志特借公山起興耳東周對西周言使文武之道得行

於魯即是為東周但本文與大註無密字不如以東字還之更渾吾其為三字隱有把握在

手意條辨其平字是自任口角亦兼有慨想意思蓋聖人說着時便有西周之治法在眼

前亦便有為東周之景象在眼前煞有遠神胡思泉紀綱焉吾從而振飭之法度焉吾從

而修剔之使壞法亂紀悉歸于文謨武烈之舊而禮教信義之俗遂為太和之一會也禮樂

焉吾從而匡直之文章焉吾從而表章之使不軌不物悉反于制禮作樂之初而為醫既醉

之風復為東方之一見也錢言王天下之民莫非文武成康之民雖有醜德而一念知改皆

可稱說祖宗以愧悟之君子所以無取乎重絕人也天下之法莫非成周盛時之法雖極壞

敗而一事可匡直當乘時興復以附考徐闇公以費叛者前有南蒯後有公山君子正名而

徐及之君子所以貴乎善相時也定論則南氏書叛南氏無辭公山書叛公山則有辭

也何也南氏舉事以邑附齊君子知其有外心公山舉事以邑緊公君子取其權以濟義也

○勸子錄弗擾雖靈陽虎然虎非弗擾比也陽虎囚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殺公何
弗擾無有也其敗也取寶五大弓以出復入于謹陽闕以叛魯伐之楚來門而出弗擾無
有也其奔齊也請師伐魯無有也哀八年吳將伐魯吳問于叔孫馮以爲魯有名而無情
問于弗擾弗擾以爲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及三月吳伐魯弗擾率故道險從武城欲使魯
爲之備其處心如此賢于陽虎遠矣夫子不見陽虎而于弗擾之召則欲往豈無意乎○張
揚恭弗擾之召凡人皆不往也魯論兩載子欲往者特無拒絕之詞耳何以無拒絕之詞以
存魯也亦以存晉也曷以存魯；昭公逐季氏意如不克而出奔又廢其二子公衍公爲立
公子宋此人倫之大變陽虎與公山弗擾欲畔之殺之意雖未必良事則大快人心今必嚴
詞厲色以斥之適以張季氏之氣助之陵公室也故不爲拒絕之詞使知無禮于君人皆可
以鷹鷂逐鳥雀庶彼有所顧忌所以存魯也趙鞅自定公十四年與范中行氏構兵春秋載
趙鞅入于晉陽以畔至哀公五年左傳載趙鞅伐范氏圍中牟想佛肸必以中牟畔助范氏
故圍之耳以世卿稱兵于國五六年而不已強橫極矣趙若不敗勢必伐晉佛肸之召夫子
不斥其非微趙缺所以存晉也夫至深遠東周之爲匏瓜之繫皆託詞爾安有陪臣干
紀曰聖人無可無不可故欲往者此痴人之言也

子張章金首

此重能行五者於天下句恭寬信敏惠是求仁之功不侮等是能行之效總完得
首一句意滄柱五者在日用應酬上返觀仁體插不得王道感化語與堯且草不同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則

得衆信則人任焉。勳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

五者亦施之於事而一心貫攝乎事

中○心存而理得理得即在心存中非以五者爲理也

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五者之目

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

輔慶源曰堂々平張疑其不足於恭愛亞欲其生死疑其不足於實問行而告以忠信疑其不足於信問政而告以無卷疑其不足

於敏色取仁而行

任倚仗也又言其效如此

不侮至使人欲其以是驗之如答顏張啟夫淵仲弓問仁亦以歸仁無怨之教言曰能行

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備可知矣然恭其本與李氏且學者莫患心之馳且泛

曰此章與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同也昔子張問求仁子告之

曰仁心德也心存即德存苟能靜以五者涵養於心動以五者體驗於身行之於一家一國

以及天下則心主乎五者自無非僻之于心常主乎五者自無一息之雜心之存者理自得

仁在是矣子張問五者之目子曰恭以持己寬以宅衷信以與人敏以行事惠以待下是也

果能行恭則我端莊人自不侮果能行寬則我包容自然得衆果能行信則我誠定人自倚

任果能行敏則我勤給自然有功效果能行惠則我以恩感自足使人師也以此自考必不侮

而後講之能恭必得衆人任而後謂之能寬信必有功使人而後謂之能敏惠不然猶不可

謂之能求仁不外一心然空說個心畢竟無從下手惟勤處可以着力故提出五者論本

行也體則五者皆從心出論用功則五者還以存心行是體行之行須重看能字此能

字直貫至於天下無少欠缺之謂能無少間斷之謂能行五者是言念、行事、行於天下是言處、念、行處、事、行總見求仁工夫必到純熟無間處須步、鞭策近裏非以徧及天下爲仁也。王房仲仁之取數也多而合之于五者其熟仁之事也。仁之爲道也遠而通之于天下其履仁之地也無一念一動而非五者爲之周流則隨一民一物而皆吾仁之所洋溢。韓菼處吾心無境不受治也。極之天下亦境之積耳。吾心無時而可不治也。極之天下亦時之情耳。說能行離不得五者說天下離不得於字一句中字、着力須逐一分開。又須合併串通。說才見得此心無時無處不在天理上。爲仁矣。句爲字只作謂字看。非謂以此去爲仁也。工夫已在上而與克己復禮爲仁爲字同。恭是莊嚴與放肆反。寬是含宏與狹隘反。信是誠寔與欺詐反。敏是振勸與怠惰反。惠是慈愛與刻薄反。陳惠華恭者仁之節。寬者仁之度。信者仁之守。敏者仁之奮發。惠者仁之施濟。是五者從仁而生而求仁于恭則心不放。求仁于寬則心不褊。求仁于信則心不僞。求仁于敏則心不怠。荒求仁于惠則心不殘。刻是仁又從五者而得。五者俱主心言。恭雖主容寔根於心。未有外箕踞而心不慢者。下四者亦然。人緣放肆狹隘欺詐怠惰刻薄。此便爲私欲所間。便失了理。如何爲仁。恭實信敏惠。此正存心之功也。到得心無不存則自能隨事當理而仁矣。此精言所以不作自然看也。程翼聖不侮五句言其效。要他自驗。必如此纔謂之能行。必如此纔謂之能行五者于天下。若一味形容鋪排開去。直是益子張之疾矣。故五則字要重讀。不要快讀。許時菴一念之誠密已不及覺而萬類早已窺其微。百族之應違人不及掾而此心寔能握其耳。虜天鶴以我求我。雖百苛而尚有一恕。若天下之相求直有刻而無恕耳。以我求我。雖百嚴而

肯有一政若天下之相求固甚密而不疎耳。至于五者各如其量以致其效則行之無餘于理之無間于心可和也。

佛胥章

此見聖人能用乎世而不爲世所用也。前章因子路看得公山輕故以爲東周來之此章因子路看得佛胥重故以不磷細解之。西書錄行道是夫子本懷特因

子路有不善不入之說改先說人不逸已而未節仍歸行道上按此說專趙注末節亦有理

○**佛胥章**

佛音彌胥

欲往 佛胥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

考見聖人之出處與賢人異下節賢人守其常聖人通其

亦恐其所位置者誠有不同耳。晉大夫趙氏宰曰佛胥一曰使。此欲往者見聖身無不可人聘召孔子亦一時向善之心也。孔子欲應其召而往見之。往有權變由我意如此說

方與下文對。備考公山之召。在夫子未爲魯司寇之前佛胥之召。在夫子失魯司寇之後。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其君爲不善君子不入也佛胥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

之何。子路恐佛胥之逸夫子故問此以止夫子之行。親猶自也不入不入其黨也。

子路阻之曰昔

由嘗聞諸夫子曰不善不入恐爲不善所逸也。今佛胥木趙氏之中牟宰也。乃因范趙相攻

而以中牟畔。是親爲不善矣。子之往是子路疑夫子未必得行道徒爲其所累耳。意重佛入其黨也。如之何不將爲不善所逸耶。佛胥不善不可入上。以中牟畔應親於其身爲不

善。句子之往也。應君子不入也。句如之何。謂將如不善不入之言。何言外有恐其受僥倖。附考佛肸畔。考晉三卿所居皆重地。韓氏之平陽。魏氏之安邑。而中牟屬之趙。氏分國。其險固在晉陽。而控扼河北。則中牟亦一都會。蓋有漳水之固。與鄴相連。河北之險。莫如鄴。次之即中牟也。左傳趙鞅伐衛。遂圍中牟。是正佛肸據邑以畔之時。則其地與衛接壤。當在夷儀五鹿左右。管子所謂五鹿中牟。鄴。皆桓公所築。以衛諸夏者。

子曰。自然有言也。不曰堅。平磨而不磷。白曰皁。涅而不緇。磷。力刃反。皁。薄也。涅。染皂物言。

今不善不能浼。已。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

不磷。緇也者。幾希。子子曰。不善不入於理。誠然。我昔亦嘗有是言也。然理非一端。所能盡言。亦非一說所能拘。固曰。勿語於磨。恐其磷也。此為未堅者言之也。不曰

堅。堅則不磷。雖磨而仍不磷。固曰。勿試於涅。恐其緇也。此為未白者言之也。不曰白。白則不緇。雖涅。然。是然其不可往之理。有是言。是指不善不入之言。一。是信其理之不可易。而仍不緇。一。且。是其說之有可憑。須分明貼出。兩不曰。緊從上言字轉下。見得常法

之外。又有一種濟變之法。失堅白者。須怕磨。涅。君子守身之常法也。既堅白者。何妨磨。涅。聖人用世之六權也。不磷不緇。益見其堅白之至。堅白暗指道德。却不明露磨。涅。磷。緇。俱是借影語。勸學錄。聖人既不入其黨。即欲出其不人之寔。以相轉移。方有濟于世。不然。徒負不

麟不繇以備全其美亦何賴乎豎白也故下即直接言宜飽瓜三

吾真猶也哉焉巽而食

焉於

飽瓜

按長而瘦上曰瓠短頸大腹曰飽詩曰甘瓠

未可恨

為一物 **飽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

張敬天曰子路昔者之所問君子守

道之大確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肱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成之人無不可為之事也

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成而事之終不可為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

言 且吾也有欲為之心吾又有能為之具使繫于一定而不能移是直以飽瓜自我也吾豈

自然哉有欲為之心焉能為繫而不食之頑有能為之具焉能為繫而不食之拙也

言 上節言可往意已明此因示以已當為世用也語意相連說下○吾字一頓惟飽瓜始繫

言 而不食吾豈飽瓜則焉能繫而不食上下相呼應 瓠瓜蠢然一物繫則不能動不食則

無所知吾乃人類在天地間能動作有思慮自當見之於用而有益於人豈微物之比 金

仁山聖人不是瓠瓜則極緝公速之机在我是分朋言我不當閉戶不出無意於人世言下

便有為東周意

由也竟會

此勉子路好學以成其德也六言是德而六蔽隨之法蔽之道全在

好學正解上六好字是淫暴善之名色下六好字是充竟善之義理

○子貢也蘭言六蔽對言也

女子音汝

言 蔽進掩

如為物遮掩僅得其

言 子問

下同 一偏而不見其全 子路

曰天下有一美即有一蔽。不去其蔽，並失其美。由也女聞六言六蔽，吾蓋言者美言也。以爲美而蔽即在。美而美無非蔽，將見求美惡甚爲蔽愈深，而大惑終身不解矣。子路承天子之問，即起而對曰：「六言只是六字，必有美意蔽即六言之蔽。若係屬而不可離，配合而不可由是末之聞也。」
解應例汪在六蔽上。
四書通所謂蔽者，胡氏以見偏不見全言。黃氏以見大目不見曲折言。蔡氏以惑於所以言然必兼講方備。邵懋有是言而即有是蔽，是言與蔽皆相半也。有是蔽而即有是言，是言與蔽相相因也。但有所爲言，安有所爲蔽，以言本無蔽也。入自爲所蔽也。去其所爲蔽，始得其所爲言，以蔽非四言也。有受之蔽，首也。純虞夏周之書，十萬言數之而不盡者，皆可于六言中統之。極異端曲與之失于其詞，滿數之而不窮者，俱可于六蔽中杜之。

居語

禮

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
本曲

故孔子諭子路使還坐而告之。

語

之復矣命之曰女且坐

五語女以六言之蔽。詔以居亦寓沈靜以爲受教之地。蓋子路是粗率底人，每易視天。殆欲其少安用躁駭。下之善要使他靜坐沈思而聞所未聞也。
俗聖人不違生之既呼喚了，人命之生則聞者不敏忽而倦於。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

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好知 好知也。
仁知 仁知也。
言 言其美德也。
仁知 仁知也。
然徒好之而

不學以明其理則益有所蔽

明字對敏字所謂明其理者如好仁又好學則認得仁其便是明仁之理其仁分又有一個理也下致學字亦然

愚若可

陋可同之類

直極廣

而無所止

如莊列

賤謂傷身物

物字兼人己

勇鬪之發剛

者勇

剛極皆體也勇勇氣用也按春秋傳使勇而無剛者蓋也則勇是見於外者言勇又曰無剛所謂外強而中乾也

狂躁也

狂訓躁字見得不是志大

言大與狂狷范氏曰子路勇於為善其失之者不能好學以明之也

子曰所謂蔽者誰之任不同

蔽之耳竹之見夫有眼而與之受益無窮乃好仁能好學則有益者殺而己施不窮能舉能錯而其馬夷遠若不與或為推愛或為姑息无其類遂开救人非仁也愚也仁非愚也不學而誤以至此耳好知而能好學則民義是移不惑誰知而知益真知人為意不親細事而事益治若不學或探之查息之中或取之麗維之域然其心若涉大水無岸無畔非知也湯也知非湯也子學而誤以至此耳信夫德也欲堅如金石必審時勢之窮字及豚魚尤懼君父之誨惟學乃明此理耳若是不與強約言以自堅無難蹈湯赴火而內書其身矣惟踐言之為務動則死健言延寧而外害夫物矣其蔽也賊有如是之信乎直美德也然守三代之遺意而寬廣能容存生理之本然而從容自得惟學乃明此理耳若是不學好盡言以招人過而躁切之甚人固無所容矣指斥日以証劄懷而宋續之志已亦無所容矣其蔽也絞有如是之直乎義理之勇惟其無私非學無此困汰也若不知好學但憑一往之氣其蔽也果以犯

義較以犯禮亂矣。亂非勇也。而彼且自以爲勇也。天德之剛。惟在無欲。非學無此克治也。若不知好學。惟憑空屈之見。且蔽也。做狠爲高。擊斷自居。狂妄非剛也。而彼且自以爲剛也。夫六言皆美德。而及其蔽也。且美也。仁知信直勇剛六言也。愚湯賊紂。亂狂六蔽也。六言即見惡之途。爲學顧者。重乎哉。仁知就力行上說。不好學。便入了致知。大所謂學。如考之師友求之書。實者是。六蔽出不好學。惟泰在氣。則性偏好學。所以變化氣質。而不失之固。遂見則心昧好學。所以開諸聞見。而不拘於墟。高翻生德性在。天命之初。氣質亦在大命之切。在其資之所。近自以爲最利之理。而不知已是氣質之累也。則無所以變化氣質。皆也。天理在孤行之內。意見亦在孤行之內。在其意之所。注自以爲獨得之直。而不矜皆意見之家也。則無所以銷融意見者也。此仁字是偏吝之仁。從愛入上說。愚非昏愚是過於厚。而不知重。輕如夢入而失。已是在疑。宜弗也。愚言有所蔽而愚。不是爲愚。所蔽按須知愚處。就是蔽。非蔽了方愚也。餘彼此。湯非放肆。是流湯也。蓋用知不在正經道理上。張揚世或窮高極遠。爲無益之思。或密聰行。尋開奇表之路。或坐談六合以外。其是非無可質。証或馳心十世以外。其損益不可預知。豈不是蕩。賊主害人。說兼得害已。如白公之子。以惡名而不辭。是害人也。屋生之。至於噴身而不悔。是害已也。陳大士信有所必伸。而所伸者。出十名義之途。君子所以益重乎經術之上也。信有所必履。而所履者。關于身命之事。君子所以深貴乎明理之儒也。直名不一。有徑情直道者。有隱忍爲直者。有諛諂爲直者。有多如爲直者。必好學。方不差。後知繩而頭。終得緊。前不實。可陳大士。其權衡之審。惟學有以酌。甚且其和厚之風。惟學有以善。其養入不幸。而有過方思。以圖而此已。避急相繩。使人束縛。不能

以自解既學之後而乃笑其前事之已非耳。人不幸而相遭方求少緩而彼已輾轉不得。使毫髮而不能以自寬。既學之餘而乃愧其用心之過窄耳。此勇字止在作用上。誦剛在本體上。誦勇以制物。敢爲不顧。故至於亂剛以制我自家堅強。故只躁率而已。一輯五言行爲亂如死。孔惺之難亦亂也。不專指作亂。狂訓躁率。謂其驕於自是。要行便行。要說便說。不肯屈撓。如王交石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是之謂狂。按躁率與沉靜反。執一不肯自下。旁若無人。亦是無沉靜意思也。

小子章全旨

此懸言學詩之益。興觀是有益於身心。羣怨是有益於性情。邇之二句。是有益於人倫。多識一句。是有益於學問。句句要跟學字來。

○子月小子何莫學美詩

夫子音。小子弟子也。

夫子雅言詩而弟子多未盡心。故復誨。學之曰小子於詩如胡戒莫則此何爲者。字

貫通章學不徒誦習之謂。有玩索體行工夫。何莫猶云何不。說統人之易流者。情然流蕩之情。得詩而節人之難治者。氣然忿激之氣。得詩而平。處常虛凌之道。盡於斯矣。按此句尙宜渾說。下方懸言詩之益人處。

詩以興感發志意

見其不美者令人羞惡。得毋以詩爲無益乎。好善惡惡人之良也。然見其美者令人興起。無所感觸或旋旋旋止。觀古人之流芳遺臭。

而以情証情深入。脛脈善善惡惡。詩字貴七句。須將詩意指點得活潑洋溢。而學詩之受惡之良。因以勃發不已。故可興。益自見。茅鹿門必有所興而後知勵學詩而于其美。刺生吾愧奮。其所以踴躍振盪之者。殆不能已矣。

可以觀詩考見得失詩凡人不能見己以人為監則自己分明故謂史為千秋金鏡也觀百人

詩與就心上說觀就身上說即詩中之得失以考自己之得失重觀己一邊鹿門必有詩所觀而後知做學詩而于其得失示我勸懲其所以鑒省恐懼之者殆不可掩矣

可以羣詩和不流詩不和不能羣同流亦不能羣詩人情性詩和以處眾曰羣和而不至於

來與觀之效尚淺羣怨之效却深按論理固是如此然必謂深於詩乃獲此益似非本義也詩和而不流吾學之樂而不淫故可羣詩流乃是處羣之道徐辨看

可以怨詩怨而不怒詩程子所謂小弁擊鼓詩當怨不怨則愈疏怨至於怒則過傲詩人詩羣尚

常怨便是處羣兩句亦有一層進一層意詩怨而不怒吾學之哀而不傷故可怨詩是處

非人之所能致也非忠臣孝子是抱懇惻之哀則情薄而怨不深非旅人思婦親舊窮苦之

味則境浮而怨不切非憂讒畏譏心苦于解免之無從者則怨之意不明非徘徊眷戀意迫

于忠愛之有餘者則怨之旨不暢此其故詩備之矣詩鹿門可與可觀君子所由以正愛

惡之欲也可羣可怨君子所由以飾喜怒哀之節也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詩五倫之道皆備於詩而君父為

失宜被之以惡名而不敢辭詩中事父事君之道或正或變不一例矣吾能觀古則所以事

父事君者不必拘定何詩而心中自有權衡夫不能風雅可也不能臣子則大不可矣邇之

遠之學則在，咸宜不學則處；東手也。夫婦兄弟朋友，因可統以君父之大。鄉黨朝廷宗廟，又可括以遠邇之全。至此則說說，適則其情身神遠則其情難聯，而字不可忽。萬民動輒敦論而為有用之學矣。

臣支幸而常則歌藝民歌陟岵不幸而感則歌凱風歌小弁甚至終父子君當事君之日不違將父我獨賢勞之詠猶律，不置也。世處其秦則歌皇華

歌四牡世際其否則歌黍離歌板蕩其主為國忘家當行役之時而豈不懷歸畏此簡書之

言猶凜凜不懈也。勸學篇詩備人倫之道舉君父以概其凡邇之遠之隨身所處皆見性

情之妙兩之字指點其活，不枯然君父劉稚川真能孝者豈必擇一詩之事而做之哉悟

千其故則離事不相應理不相崇者皆可以得仁孝之心真知詩者豈必擇一臣之行而試

之哉明乎真義則雖古所不為書所未有者皆不失敬恭之志說說統玩其文法知事父事

君頂上四可以來正是與觀羣怨之寔際淵參此於語氣義理亦可聯絡存之以備一說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其猶餘足以容多識

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之不獨此也緒餘是經首所宜盡心也

蓋鳥獸草木有此有而彼無者有此處名此而彼處名彼者苟不識之不足以言通儒因詩

人之比物托興而加以考核則不出一室而四方之風景皆如目睹所謂博物洽聞者此也

益人如此小子上節言孝父忠君而人倫之大者無愧此節言博物洽聞而一物之小者

何莫學之哉臣之遺條辨詩原非為鳥獸草木而咏故曰緒餘然所載鳥獸亦關雉麟

趾之類所載草木如棠棣葛覃之屬遍閱之餘不知不覺已識得許多愈以見益處之無窮

也臣阮亭人惟不知詩之益係乎此已耳誠知詩之益係乎此而深固可念淺亦足思即

由庚莖黍或擊于魯鼓薛鼓之無久而咏嘆流連皆可通元首千之藝抑惟不知益之備存乎此已耳誠知益之備存乎此而正直者宜風尊柔恭儉者宜雅頌即列國名卿亦時賦蟋蟀首蟲以見志而節痛飾性更無殊在坳之回章一匯至此蓋極盡木末以見何莫學詩之竟與草首神迴氣合

子謂莫言

此聖人以脩齊之詩教其子也末二句甚言不爲之災無非顯賢爲子即無非喚醒女字須切定夫子家庭相最不是侈陳王化

○子謂伯魚女爲屬南召南莫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也與女音汝與本聲

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

無所見一步不可行無所見是心不明於理問門在席之間人道最爲密邇而聖人之正不可行是身不合乎道

言民間式化兩國承流耳而文王之所以修身齊家者處可想所謂情欲之感無介乎儀

容晏安之私不形於動靜者女亦當爲之而深知其意百乎夫閨門之中情常種義欲常勝

禮所難以維持調護者獨有二南而復不爲之則床第之近悉爲淫途無論遠矣學子之可通

治世之方不與在並無齊家之術不學牆面殆謂是與夫君子者將勤思乎天地民物而可於

此世乎哉女爲夫子是丁寧之詞非問語聖昆湖及試觀人情千一身之內其起居願

笑若此辯謂而彼能使士女淑族姓乎獨何修而得此也女試觀人情于一家之內其措置
調攝若此難周而彼至使汝墳化江漢歸又何道而致此也阿書誦人於脩齊道理見得

透則宇宙民物無不達若不爲周南召南就身上理會不得故曰一物無所見知不透首
然行不去故曰一步不可行方朴也不爲則無以檢其身而情欲介于儀容也妄似形于動
靜也蓋雖視聽飲食之細亦將有然然若失者而欲進而不可復欲退而不能不爲則不可
以齊其家而言不必其有物也行不必其有恆也乃至愛憎取舍之情亦將有乘身所之者
而天高而若跼亦地厚而若跖徐鶴正牆面而立倒用文法猶云正面牆而立也書周官
不學而牆疑取譬本此詩儻周南首五詩其詞雖主於后妃其是皆以著文王身脩家齊
之效至於姚天免置莠莠則家齊而國治之效若麟趾則又王者之瑞序以爲闕睢之應是
也召南鵲巢至采蘋見當時國君大夫被文王之化而能脩身以正其家也甘棠以下又見
召伯能布文王之化而國君能脩之家以及其國也

禮云章句

此因世之言禮樂者專事于
廟鐘鼓故爲此探木之論

○子自禮云禮云玉帛乎哉樂云鐘鼓乎哉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爲禮和而發之

以鐘鼓則爲樂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

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
個和只此兩字包含許多義理天

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兩椅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爲不道

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為盜。不然則叛亂無。子曰。禮樂斯須不去。吾見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為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人人云。日月云及問其所

云。禮樂者。則玉帛鐘鼓而已矣。夫先王治定而制功成。而作安上治民者。此也。移風易俗者。此也。寧只玉帛鐘鼓已哉。無玉帛鐘鼓。固不可言禮樂。要必有主於其先。貫於其內者。而後乃可以云禮樂。豈區區玉帛便可云禮。區區鐘鼓便可云樂耶。吾願云。禮樂者之轉而自思也。過云爾也。語未乃以乎哉。反詰之。微諷之。語意須分明。集註敬和二。字曰。文所無。不宜說破。但兩平哉字。含有此意。不就此二字。曲折含蓄取之。則其味不出晏斯盛。推禮樂之所從來。則玉帛鐘鼓。非為虛器。而志玉帛鐘鼓之所自有。則為禮為樂。亦屬空名。○內註就心言。可包得外註事上說。

色厲聲金

此為係貌者。發其隱鄙之所以警之也。家引。此是對當時貴人一流說。故以小人譬之。

○子曰。厲聲。謂人其猶盜之盜也。

在而審反。頭平聲。

厲威嚴也。

威則似非物欲之所能制。嚴則似非

物欲之所能人。

在柔弱也。

其中則一切物。欲皆為所動。

小人細民也。

對有。位言。

穿窬。穿窬。踰牆。言其無算名。

而實不知也。

子曰。中外貴相。竹色厲而內亦厲者。固為正人。內在而色亦在者。尚存本。色惟色。則其厲似平。嚴氣正性。內則甚。甚。是則好色貪財。彼固自以為大。

人君子之秘術。若自我言之。無定盜名。而常畏人知。豈諸細民不足盡之。其始細民中穿窬。

之盜也。與夫穿窬之盜，盜人之財，人人之所不齒也。色厲而內荏，盜人之名，亦人人之所羞稱也。吾願人充無穿窬之心，不止顏色，凡形於外者，皆是合訂。厲字作好字看，故許解作感之心，而務去寔勝也。

嚴 警諸小人下者，一猶字。蓋小人不盡此等穿窬之盜，乃就其中指出來說。幸崆峒一則謀利而耻人之燭其情，一則要名而慮人之察其偽，求之不以

其寔，何以異于取之，不以其道也。行之不由于衷，何以異乎得之不協于義也。

鄉原章全旨

此嚴守德之防。○階陰錄上章色厲是剛嚴而偽者，此章鄉原是柔和而偽者，兩種人世俗不識，故孔子辨之。

子曰鄉原之賊也

荀子原慙註讀作愿是也。誠則下原慙矣。

鄉原，鄉人之愿者也。蓋其情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夫子以其似德非

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為德之賊。而深惡之。詳見孟子去章。

聽此同流合汙是媚小人。似忠信似廉潔是媚君子。

世間無德之人人，皆知其無德，此不足以賊德也。惟鄉原之行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起心動念，只要欺詐鄉愚，迫鄉人同聲原之，而彼遂自以為是，反矣。聖賢之迂拙而自苦，而天下無識之徒亦遂以為盛德而倣效之，非德之賊而何哉！自霸術一行，而語治功者，遂無純王之道。自鄉原一出，而語學問者，原讀作愿，是不立異於人，故人都說他好原，遂無誠意之儒。此我平日所以深惡之也。

原 讀作愿，是不立異於人，故人都說他好原，遂無誠意之儒。此我平日所以深惡之也。

爲言俗也。孟子云：我猶未免爲鄉人，正以其鄙俗耳。此德字指正理言，如忠信廉潔是也。以其似亂了，真豈不是賊而自賊？人便不消說。四書鏡鄉原二字，宜體認縱聲發滿朝野而品格不免爲鄉人，雖智巧極好深，而作用不外一謹處。困勉錄中行章註：謹慮之士乃真德也，真原猶不可進於道，况鄉原乎。

道聽言全

此警人之不能言德也。○鄭氏無所得而竊其名曰賊，有所聞而不畜諸己曰棄。○鍾嶸上章所謂德是得之於天者，此章所謂德是得之於人者，須辨。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雖聞善言，不爲己有，是自棄其德也。

王氏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道

聽塗說則

子曰：人聞善言而行，而存於心中，時俱思釋，所以爲畜德之地也。若於道塗之

棄之矣。○聞前脚聽了，後脚就說，當其聽專心致志，不知者以爲若人之善聽如此，而不知全爲說地也。當其說有本有源，不知者以爲若人之詳說如此，而不知方自聽來也。一聽即說一說便休，入耳出口，並未一留於心，東馳西奔，全無可居之地，是棄之也不大可惜哉。

道塗說是一樣猶云：這所在聽的，到那邊便說，只是形容入耳出口，畧不停待光景。道

聽塗說非但不能體於身，且亦未必明其理，夫不深辨而驟行，猶恐冒昧，况徒貪口說乎。棄字豎頂是言，其不領受意。按說德由聞見以入，要在潛心體會，以畜之方爲己有。入

耳出口，究竟於身心何益。此說因其塗說而謂其德之棄，是正意。畧其只病在不經心，若經心畧者，自不暇說此說，因其先棄德而後塗說，是推論。困勉錄聽一論人之言而遂播爲毀譽，其害淺，聽一論理之言而遂傳爲學術，其害深，有謂其所急欲收者，博聞敏捷之譽，而

不知收其名者喪其真其所急欲於者才辨談論之華而不知外愈炫者中愈鋼此說棄字好○張揚華此與上章皆是彼備于外務以悅人鄉愿俗人稱之爲忠信廉潔道臨望說欲人稱之爲明敏博洽侈生小子尤而效之則道德墜問真種子絕矣

鄙夫竟首

此詳鄙夫之情狀以戒事君者慎所與也數患字在鄙夫心曲中抉括出來患得是情之始患失是情之終無所不至是情之極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與平聲

鄙夫庸拙陋劣之稱

庸謂品之凡常惡是心之傾險陋謂識之猥瑣劣是才之昏庸陸稼

書曰庸陋似柔惡惡劣似子曰口人之事君當擇人而與如鄙夫者可與之事君也與哉故剛惡陋甚於庸劣甚於剛我而在上不可援引乎鄙夫我而在下不可爲鄙夫所援引也以其肯正大之道曰小人以其處高明之域曰鄙夫總是一樣可與猶言共事也與哉一喝正爲同朝共事者喚醒黃面蓋其人口不言富貴而取富貴之術甚精其人心不愛國家而徇國家之色甚墜易其始也不及防而其卒也不可去孫光祀天下之所謂鄙夫者不乏人鄙夫之所以自驕者不一術人見其片長之可效則惑于節取而或與之共功名抑因其虛與之相蒙則驚于羣趨而且與之通聲氣不知斷乎其不可也條辨鄙夫自是不足責但事君者當早具知人之識以嚴辨之慎其援引之階以痛絕之精言如萊公於丁謂魏公於秦檜始則援引終乃拒斥身國兩受其害又或居下位而不識去就如龜山受蔡京之薦皆自璧之玷一等蔽過了惡劣陰謀其所思如莽穰惡濕是也一等假借不庸不陋明却其所患張禹論誠王氏孔光折節董賢是也到名節掃地遺臭千年絕歸一轍

某得之也。患得既得之患失。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

人有志於道德者，次亦有志於功名者。

鄙夫則志於富貴，而已矣。當其富貴權利之未得也，曲盡圖謀之術，惟患或失之。

四之字指富貴而言，權勢在其中。

誠鄙夫止，知有得，其所以患失者，以彼已得之念逼成耳。迺思未得之前，有多少辛苦，遙想已得之後，有多少受用。一既字中，鄙夫肺肝聲盡，露願已償也。意忽寔也。計又深也。趙儻以仕宦為身家之計，而不知有忠孝名節，以朝廷為勢利之場，而不知有社稷蒼生，患得則憂處，非據不顧也。患失則久妨賢路，弗恤也。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弑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

漢文帝常病癰，鄧通為上嗽吮之，舐

痔用莊子刻齒為語。鄙夫為惡之大小，視其時而已。能吮癰舐痔者，必能弑父與君者也。蘇氏曰：宋神宗云：臣始以為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苟容，及觀李斯憂家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莫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益其心本生。胡氏曰：許昌勸裁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大小二字，剛惡柔惡，皆有不必分貼。之有言曰：上之品

大賢有二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患得之惡，猶或有止苟患失之，則凡所以保其得而免其失，富貴即孔子之所謂鄙夫也。言者柔惡剛惡，小惡大惡，將無所不至矣。夫無所不至而事君，尚忍言哉。故曰不可與也。君子所由慎之，未事君之前，謹之既事君之後，而不貽後悔也。

荀子不是疑其未必然。正要其歸而論之。無所不至。與患得患失本是一株心腸。非患得時尚不肯無所不至也。但此時位卑權輕。傾險之術。猶有所顧忌。而不致遲至患失時。則位尊權重。得為使為。故無所不至。然一矣。字聲流弦外。直使與之事。君者心驚胆落。真易陷其君于幽厲。而可以堅一日之寵。則雖朝卿相。夕亡虜。而不以為卿。委宗社于他人。而不失其富貴之樂。則雖更數姓事數主。而自以為榮。黃陶菴天生若人。為氣運之所繫。雖有英君察相。欲誅極之。而不能。人傳是術為氣箴之所憑。雖有志士仁人。欲變化之。而不得計。惟有識其人。勿與共事。絕其人。勿與締交而已。勸學錄說到無所不至。與事君者至此難矣。將從鄙天之所為乎。則危吾君。將異鄙夫之所為乎。則危吾身。故辨之不可不早辨也。

古者莫言

此即疾以驗風俗之衰也。上節虛下節乃詳言之。古疾得偏於天。今疾受染於人。疾之亡世。憂為之耳。○固勉錄古者閑以禮樂。擇以詩書。偏者可歸於正。後世俗既壞。不惟不能化其偏。且病上復生病。良可浩歎。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氣失其平則為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其所

謂疾。今亦亡之。傷俗之益衰也。

美德不如古矣。併疾。子曰天地廣大。未嘗以敦龐之氣。亦不如古。故曰益衰。註。盡出為古人。亦未嘗以其頑之氣。

盡散之。今人也。然而古者民之氣稟有三者。偏駭之疾。皆實在自然。天真殊未斲也。今則淳者日入於漓。厚者日趨於。疾是氣質之偏。亡是習俗之染。如人有本病。又復生他病也。或薄並三疾。亦或亡之矣。在本訓不敢為必然之詞。看下節又是歷歷是措之詞。

克之狂也。肆之狂也。蕩之於世。康之於也。忿戾之愚也。真之愚也。詐而已矣。狂

者志願太高。

此非狂簡之狂。彼右學識此却豐三分妄意。

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

禮義為大閑。與小節正相對照。

於者持

守太嚴。

此非矜彘之矜。彼自貴重此却帶三分躁意。

廉謂稜角峭厲。

人之持守方嚴。立崖岸為界限。如物有稜角一般。

忿戾則至於爭矣。

王觀清曰：廉是守己忿戾則與人爭。如執己之是。校人之非。

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

所謂愚而好自用。

○范氏曰：末世滋偽。豈惟賢者不知。何也。古之狂只是肆。蓋彼以聖賢豪傑自負。目中無古戾民性之蔽。亦與古人異矣。

實人。意中無事。一切禮文在所不拘。一切酬酢在所不誨。而綱常倫紀。尚把得定。今則子孫上侮祖父。謂昔罔聞知而已。乃不愧元宗弟子。敢溥師長。謂源俾熒觴而已。乃獨窺學海。論却大閑。而橫行直撞。是古有狂而今無狂也。古之矜只是廉。蓋彼以繩趨矩步。自待取與不輕往來。不苟一言不合。則作色而逃。一事失歡。則杜門而謝。是非可否。尚持其平。今則近情之事。輒盛恨之。以為吾性。則然無辜之人。絕裾逃之。以為我心。寔憤。寔盡世人。而欺世盜名。是古有矜而今無矜也。古之愚只是直。蓋彼以無懷。自大自處。執事不知。執心不作。衝口而出。不加檢點。溷意而行。不加思索。而老寔忠厚。一無所欺。人則本以詐而冒愚。襟懷厚貌。使人盡墮其術中。或以愚而行。詐自用。自專。將人反玩於掌上。如偽口出。而可憎可憫。是古有愚而今無愚也。夫氣稟之偏。至於成疾。已不幸矣。何遠

流轉轉而曰狂於愚疾也肆廉直是本來面目若蕩念詐則以造作而變成別症也到末而至於是我哉信已矣。總承上文。見今之狂於愚不過是蕩念戾詐而口矣。而是不可謂之狂於愚了。肆廉直三字皆具美惡二意。蓋小節不謹是他惡處。於大閉未嘗走作。又他美處。廉則少和平之氣。是他惡處。然亦不與人爭競。又他美處。愚者不能講明義理。是他惡處。但目安於愚。又是他美處。有美而無惡。便不是疾。有惡而無美。便不是古之疾。肆處即狂。廉處即於不分兩層。人皆知之。惟直之於愚。每作一轉。說不知人。知識有恨。不能審幾度務。而經行自遂。非愚而何。故愚之疾。止以直名之也。人多誤看。薛三省古之狂也。正行亢而為危行。而今復充為。恢行古之於也。節氣激而為意氣。而今復激為意氣。古之愚也。慧心滅而見真心。而今且增以机心。陳增遠今人三疾中亦有分別。由前二疾言之。為流濫而失真。由後一疾言之。寔險情之相反。

子曰巧言令色鮮仁

重出

惡紫黃青

此防邪能勝正。見貽害甚大。意蒙以上二句引末一句。覆邦家更窮其害而言。不與奪朱亂雅對。按滙泰雖分三平。玩其文。孰當依蒙引為是。

子曰惡紫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朱正色紫間色。

朱是兩方之色。合赤

黑乃雅正也。雅訓正。勿作成紫。雅領之雅看。

利口提給覆傾敗也。○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

勝者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爲非，以非爲是。

政說

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

就用

人說：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

子曰：天下理之邪者常勝正而事之似者常混真。如色以朱爲正，自紫色一出，其治

豔足以悅目，朱反爲其所奪。聲以雅爲正，自鄭聲一作其淫佚足以悅耳，雅樂反爲其所亂。其可惡何如哉！夫紫之奪朱也，始於冠裳，及於組紱，終於冕藻黼黻，鄭聲之亂雅樂也。始於里巷，及於官闈，終於清廟明堂，未有不貽患於邦家者。而要莫甚於利口。蓋邦家之治安在於正事，今利口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則所行乖矣。邦家之治安在於用正人，今利口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則所用悖矣。邦家其有不覆哉！是利口之可惡較之紫與鄭爲尤甚也。要之辨朱紫以目，辨雅鄭以耳，惟利口則當辨之以心。有邦家者可不窮理知言以端其惡之之。紫豔色也，而朱淡，鄭新聲也，而雅常。人情好豔，不覺尚紫，而抑朱，人情喜新，不覺悅本歎。鄭而厭雅，正希文先將奪字亂字說得關係，而可惡意一剔便醒。利口之人顛倒於片言妄幻，在俄頃，人主悅而聽之，有不暇致詳者，故覆之禍立見。孟子只言亂信，此更指出覆邦家，辭愈危而情愈切。張惕菴不曰佞人而曰利口，佞人馳辯逞才，有人耳處，亦有取陰處，利口者迎刃而解，要言不繁，行堅欲伐，晉慕容垂曰：陛下神武斷自聖心，足矣。唐高宗欲立武曌，許敬宗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使欲易婦，況萬乘乎。頃刻間覆其邦家。伊尹謂有言靡於汝志，必求諸非道，善以此也。○何書紀閻周衰，諸侯服紫，士縻玄冠紫綬，白魯桓公始也。又齊桓好服紫，齊人尚之，五素易一紫。

予欲章全旨

此要學者就躬行處體認。莫專在言語上尋求也。下以天道明之。不是分疏自己。只是指點妙理與他看。○此與無隱章相似。但彼說行處無非至理。不必求之高深。此說行處無非寔理。不必求之言語。

○子曰：予欲無言。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寔。有不待言而著者。

聖人動靜

語默無非天理流行之寔。非

語所能顯。亦非默所能蔽。

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愆是。

子恐學者

但求之言語間也。故發嘆曰：道雖以言而顯。而顯道有不

言。言不可說。壞只為道理充塞。

假於言。蓋言固顯。無言亦非晦。予今而後因欲無言矣。

聖言無非發明此理。若專在言

上尋求。却似言時有此理。不言便沒此理。看得道理不切。是了聖人。不欲學者拘滯於言。故

欲無言。語類問欲無言。恐是言有所不能盡。曰：不是如此。只是不消說得。按言上加一

欲字。則夫子非無言可知。只要人寔得其所言耳。此一字真忽過。注懋勸理之至者。無庸益之以辭。而其淺者。又不足道也。義之情者。不能相喻。以口。而其粗者。又不足聽也。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欲述。將於何而

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欲述。將於何而

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欲述。將於何而

言。述。子如不言。則小子欲述。將於何而。勸學錄何述。不是說無言。則無可述。是問不言。則

述哉。子其示小子以不言之述可也。○所述何在此中。便有進境。下節云云。正示以述之

所在也。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莫不

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天理即元亨利貞也妙道即仁

義禮智也妙道就靜處看精義就動處看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終字只在一時程子曰孔子

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進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與前篇無隱之語相發

學者謂天子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吾人之所述者天而已矣而天何嘗有言哉然春夏秋冬詳之四時即已行焉矣相錯以爲行而不悖相續以爲行而不舍飛潛動植百物又已生焉矣有時發長而生理盡暢有時歛藏而生机已伏蓋春夏爲元亨誠之通也秋冬爲利貞誠之復也物之形即天之氣二氣而五殊也物之性即天之理無極而太極也行焉生焉天

理發見顯然可見不待言亦不啻言發曰天何言哉從上何進轉出陸東淵辨論而求天天何言哉又何不言之不可述哉發而之難窺不如顯而察諸一屈一伸者而知天之無非至教也紛紜而論天心之莫測不如定而驗諸成形成色者而知天之體物而不遺也

說天即說道一時一物莫非天理是天道之日用尋常現前可見處一動一靜莫非妙道是聖道之日用尋常現前可見處但夫子口中只說天道指點妙理與人看非以天擬自己也或以時物擬小子亦非行是流行不已之妙生是生不已之机着兩焉字是自言而行目

然而生分明直指出道理。寔是如此。兩句各開。避朱作側串看。謂惟時行故物生。恐非本指。質亡集問其所以行而四時不自知。然則貞元變通之會。其亦足以見天地之心已。問其所以生而百物無可語。然則性命各正之中。其亦足以發乾坤之蘊已。故使四時百物。僅天地之粗迹。而尚有精微難喻之處。則不得不言。使時行物生。又不過天地之餘事。而猶有觀聞莫測之奇。則不得不言。而今更何待于言乎。呂萬村首末二句。人皆有做一樣。不知首句承上轉出。止說天固無言。末句緊承時物二句說。正見其所以無言也。

孺悲竟全

此聖人於不屑教誨之中。曲行其教誨之意。到末句方見其旨。下落化工全在一使字。

○孺悲欲覓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曰。孺悲魯人。嘗學於

孔子。

記雜記。恤由之喪。魯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上喪禮。上喪禮於是乎書。

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知其非

疾。以警教之也。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

昔孺悲一日欲見孔子。孔子記疾以辭之。又恐

孺悲以為真疾。故於將命者方出戶。即取瑟而歌。使孺悲聞之。而知其非疾也。聞之而知其非疾。然後有以自省其見絕之由也。非有故。未有知之如此其峻者。將命自是夫子邊入。夫子既不願見。命他辭以疾。辭疾則非疾。將命者未嘗不知。而悲未必知。着出戶二字最妙。見其方出戶。即便取瑟而歌。以使孺悲聞之。稍遲則孺悲已

去不可得聞矣。看記者亦緊粘說。下曰取瑟。又曰而歌。蓋手取瑟。而繼之以歌也。使之

聞之。是記者揣夫子之意如此。此四字須着眼。季科無疾有疾。接引在晤言之外。使之爽

然若失。可以當法言。且絃且歌。婉轉示聲音之道。使之恍然若得。可以當共言。非手非口。依

稀洩無聲之。減使之嗒然若忘。更可以實無言。斯其為見也深矣。

宰我章全旨

此啟宰我仁親之心。以仁字作主。凡心不安處。即是仁。仁正與安相反。○**禮記**此于孺悲之後。必宰我因夫子與之言喪禮而發。非無故欲自短喪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

期音基下同**期周年也**先王親喪。定之以三年。此仁人孝子之用心也。而宰我不察。問於夫子曰。禮貴

變通執喪期。兩句連說。如云三年之喪古也。制之自我看來。只消期年便足。精言說期年亦已久矣。已久連期似不必何況三年已久。二字甚不好正。心之不仁處。

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壞。三年不為樂。樂崩。居喪不習而崩壞也。

不必三年何也。夫禮樂不可斯須去。

身君子三年不為禮。則儀節疎曠。三禮樂只就儀文聲容淺年不為樂。則音容廢弛。其有妨如此。淺看崩壞只是生疎了。

舊穀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已久矣。

鑽祖官反**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

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柘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

饒雙

案曰四時取火法五行春行爲木榆柳色青象木也夏行爲火棗杏色赤象火也
行爲上桑柘色黃象土也秋行爲金柞櫟色白象金也冬行爲水槐楨色黑象水也

已止

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恥言之寧我親

受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爲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盡爾若以期年而論則天運一周以食物言穀之舊者既沒新

者又升以時序言則鑽以取燧本已更而火亦改至是而上節以人事言而見三年之有人子哀痛之情亦可以止矣期之可已如此何必三年

可止舊穀二句就物上說鑽燧三句就時上說期可已句總承言天運一周時物皆變期之所以久也張氏炎上之火麗木則明故取於燧鹿木之火得金乃出故用夫鑽改火兼四

時是五火已附考曰知錄有明火有國火明火以陽燧取之干曰近于天也故卜與祭用之改而周也國火取之五行之本近于人也故烹飪用之勸學錄燧有金燧有木燧先

儒謂晴取火于金燧陰取火于木燧木燧首尾皆銳則首尾皆可鑽也古史燧人氏鑽木取火教民烹飪而民利之故號燧人氏乃別五木以改火順四時而遂天之意

子貢奠稷矣棘矣乎晏

夫音扶下同衣去聲女音汝下同

禮父母之喪既殯食

朝一溢米暮一溢米

哀音催

既奠重麻既奠重麻既奠重麻

受以成布成布是稍細

期而小祥期而服練

始食菜羹練冠纒

謂之小祥

緣緣人淺絳色小

要絰不除

二列總說
三年之內

無食稍衣錦之理

又期而大祥食醯醬中
月而禫而飲醴酒

夫子欲宰

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

夫子欲自得其所以不忍者。故詰之曰。女謂期年可

已。則自期以外。凡事皆可以如常。據子之意。即食稍衣錦。於女之心。能自安乎。宰我竟對之曰。安。則自昧其本心。寔甚矣。

猶如故也。是無食稻之理。練冠緌緣。少裳成布。而要絰不除。猶如故也。是無衣錦之理。徐辨短喪之說。下愚耻言。夫子

以一安字挑發他。欲其反求而得其所不忍也。不忍仁也。

妾則爲之。夫君之居喪。食不甘。樂不樂。處不安。故爲也。今妾則爲之。

樂上如
字下音

洛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初言女安則爲之。絕之之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

而再言安則爲之以深責。

於食稍衣錦也。女既安則期之。喪女自爲之。女獨不聞君子乎。君子之居喪。使之食旨。心必不爲之甘。使之聞樂。心必不爲之樂。使之居處於內。心必

不爲之安。惟其如是。故不肯爲也。今安字承上說來。就指食稍衣錦。此句是絕之之詞。非女自謂安。則亦何懼而不爲之乎。

任他真以爲安而爲之也。女字極重。則爲之頗輕。

君子對下不仁字看。即所謂仁人也不甘不樂不安。皆以心之不安言。三句是成語上用夫

字提開下用故字點醒。須體會註中發其不忍之端而警其不察意。末句合到个女上。見君子所不安者而女安之何等痛切。

聖我出子自子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者

三年之愛於其母乎。聖我既出。夫子懼其真以為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言。

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

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詩以聖人為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為足

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言我既出。天子懼其真安而行之也。故復深特以古率我之無忍。欲其有以跋而及之。爾言其本而斥之曰。今予薄親。既極甚矣。予之不忍也。且予亦思父母之喪。所以必三年者何為也。子生未能自立。自一年以至二年。固無日不在父母所懷之中。直至三年然後免。故喪必三年。以少盡報稱之情耳。此豈一人之私設哉。無一人不本於所生。即無一人不有此喪。乃天下之通喪也。予亦入子。猶無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憶懷子之情。尚致愛於三年之外。而短喪之意。竟自安於期年之中。不宜已而已。而稻錦是御。將不宜為。仁指愛之理。不仁是愛親之薄。而心之德亦失。體用二原也。此句而為。而禮樂皆非矣。以下。總是感發他一個仁心。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豈有年之可

計只爲宰我者惜此三年故夫子即以三年立說要見以三年償三年不爲過意。曰生三年已合一陳字下句只重然後免三字下接三年之喪所以爲通喪者正爲有三年之愛於父母也。不句冷冷詰問令宰我自思自悟真覺無容身之地。劉宗素曰夫孝思者禮樂之原也而冒禮樂者且以哀感爲崩壞矣慎終者時物弗能移也而撫時物者且以新舊爲履屐矣若是者哀麻紵粥依然食稍衣錦之情居廬素輓隱然以甘旨聞樂爲快舉世安之若故不仁之罪誰與正之哉宰我大不安于心而代天下之逆倫者貽其隱惡曰安夫子亦知宰我善爲說詞而痛天下之忍心者聲其罪案曰不仁蓋自聖門論江而大禮永不可易也聖賢有捐身名以扶世教者此類也。按此回護宰我本論誣疏。

飽食章全旨

此爲置其心而不用者警支勢至難矣哉一斷益深致歎惜之詞下特借博奕以相形正甚言其不可也。

○子曰飽食終無所用心難矣哉有博奕者爲之猶賢已也。

博奕戲也

傳說文作博六者十二棋

古者鳥鵲爲之以五木爲子有最盧雉犢爲勝負之牙。

奕圍碁也

說文奕從二十言疎兩手而執之

已止也李氏曰聖非教人博奕也

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

子曰凡人必知所用心而後能有成也設使飽食終日優游自安既未嘗用心於學術亦未嘗用心於事功問終日

何事飲之食之是其事也問終日何意式飲式食是其意也此則或醉飽而生淫佚或欲食而起詭譎、蕩、未有不入於邪僻者不其難矣哉夫不有博爲周戲奕以賦勝者乎博

奕出於戲而不出於止。是所謂佚道也。博奕喻於利而非喻於義。是所謂小慧也。然博奕猶用其心較之。已者不猶有勞逸動靜之辨耶。不猶賢耶。博奕於己則已。不肖於博奕焉。無所用心哉。飽食終日言終日。只以飽食了事也。所用心如進德修業之類。所字該得淵心居何等也。雖一息不可不用。何況終日。惟養身者。飽食二字亦勿畧。過盡心者。氣之精飽食則每爲形體所滯。心者動之微。飽食則爲淫欲所引。難矣哉。語類主無以入德。然至入於邪僻。亦將有患害矣。兼二義更完。但勿平。不有二字。微却許多。不論野出博奕。最下者初形。賢是賢其用心已。則止。謂止其心而不用也。一猶字須醒。別勞非所勞而猶賢於逸。猶賢於忘。此乃辰此甚彼之辭。汪、郝、渠等此長日之坐稍也。一則冥頑自處。徒存視聽之軀。一則机巧内營。纒經移晷之策。此一時也。居然有靈蠢之別矣。同是微明之虛。慳也。一則官骸徒具。君形者已亡于中。一則勝負是爭。作氣者方矜于内。此一日也。何殊判生死之形矣。夫以博奕而爲靈。何益矣。而以視夫蠢然者。則猶不失其爲靈也。以博奕而云。生亦虛耳。而以方諸心死者。則猶未害其爲生也。精言將難矣。字極力歎惜。下不有字。并猶字之神。俱得虛活。章照世好奕棋。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技非六藝。用非經國。

子路章全首

此示子路以理制氣之學。勇與義俱就作事說。

○子路曰君之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亂。小人無義而勇。亂。亂。

尚之也。君子爲亂，小人爲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爲尚，則其勇也夫矣。子路

好勇，故夫子以此較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

子路問得粗，夫子以爲亂爲盜答之亦粗。

子曰

子路以爲天下事勇則敵爲怯，則不進。故問夫子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所土者，戎而

血氣之勇，使君子在土有勇而無義，則倍其權勢，以逞其血氣之剛，自然爲亂。小人在下，有勇而無義，則恃其勇力，以快其貧賤。首三君子以德言，下君子對小人以眩言。此義字

之忿，自然爲盜。勇其可徒尚乎哉？對勇字說君子辨義精，守義定，其視天下事，惟以義爲主宰，而不爲血氣所使。士即無以尚之意，厥於人利器多，玩惟義可以全之。君子精平理

之不侈，則雖有倉卒驚憂之重，而在其遠獲其坦途，豪傑多功，惟義可以宣之。君子深乎學

之內，重則雖有震物蓋世之材，而天下相安其正誼。勸學銘知仁勇是性之德，三者皆受

裁于義，即性中之勇，無義則性外之勇，雖是辨君子不尚勇。當溯義與勇有

相反處，有相成處，以義扶倒勇，是反于路之意，以義濟其勇，是成就子路之意。末二句甚

言無義之害，以明君子必尚義之意。

子貢益金旨

此聖賢用惡以維世。夫子惡其顛悖於理者，子貢惡其假托於理者。周公介生治小

人，不嚴無以進入于君子之路。辨小人不早，并無以開小人悔悟之門。故聖賢好惡皆仁天下之心也。又天子所惡，是春秋所以謹亂賊而堯舜所以極凶凶也。其法嚴而道

大子責之。愆是太公所以戮華士而夫子所以討聞人也。其憂深而慮遠。

○子責自君子亦有惡乎。自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

敢。聖者訕所。誹謗毀也。望不遠也。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

則為亂禮止是上下。果而寡則妄作語類異故而不宰則所為必當。故夫子惡之子貢曰。

人固無不變。不知亦有惡乎。子曰：惡乃人之公心。君子皆曰無之。如人有惡而稱之。或好為

議以炫已長。或甚其詞以敗人品。則惡其無仁厚之意矣。居下流而訕上。或小過遂以大惡

毀之。或無過。伊以私心造之。則惡其無忠敬之心矣。強力自負。雖越理而不辭。盛氣加人。縱

犯分亦弗顧。是勇而無禮者。則亦惡之。不辨是非。但執迷以自赴。不明得失。惟苟且以相從。

是果敢而宰者。則又惡之。此故論君子暗指孔子。亦字對愛字。謔王莽。凡世所目為盛德

當亂俗之人。皆君子之所惡也。長者皆鄉原。且養好助惡。莫此為甚。子貢高目于此。若久

矣。意有所不能平。故以質之。夫子說個亦有則。子貢先有惡了。虧學錄前兩項是言所為

之惡。後兩項是行所為之惡。前兩項是智惡。後兩項是愚惡。前兩項是心術之惡。後兩項是

氣質之惡。前兩項惡在意。後兩項惡在迹。或謂稱人惡在已。則長浮薄刻薄之心。於人則

絕勸勉愧耻之意。下流只是下位。勿泥流字。居下位而說上之短。不論有過無過。俱不是。蓋訕是不好字眼。徐陶壇訕上者。非有所愛于上也。局外閒觀而笑其昏庸。議其殘暴。雖一

朝悔悞而終不欲爲頌揚之詞亦非有所憂于上也肆意流言而謗其宮庭毀其政事雖怙過不悛而初不危亡之患不見其入而爭但見其出而議非不繩以唐虞而立心大遠于補過之君子自說以彰君之愆無心于引君之善倘其遇乎桀紂而流弊反將爲面諛之小人勇是材力強悍以氣加人就爭強上說果敢則材力未必過人而臨事故爲就作事上說勇無禮是輕浮一邊果而空是執拗一流雙美勇屬血氣果敢屬性質勇者有禮以節文之則不暴果敢者有學問以開明之則不窒蒙引果敢而窒是自已窒塞不通然行去亦必見窒悞而守綿下意重在窒塞與勇無禮一例不必泥語類之說上二句是假氣節下二句是假經濟南軒君子惟愛人故薄者惡之惟順德故逆者惡之惟循理故凌犯者惡之惟達義故異行者惡之

曰賜亦有惡乎惡微爲知者惡不孫爲勇者惡許爲勇者

微古善反知孫並去聲許居謁反

曰惡微

以下子貢之言也微伺察也許謂發人之陰私○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所惡如此所謂惟仁者能惡人也

七者雖天下之公惡但衆人或謂子曰君子固有所惡賜亦有之乎子貢曰賜一惡乎本無蔽於私惟聖賢不失所惡之正自照物之明乃伺察人之動靜而自以爲入之情爲無所不知者一惡本無寬縮之勇乃不肯安分循理而自以爲於衆寡一無所懼者一惡本無順理

之直乃專好改發人之陰私而自以爲事之是非一無所拘者若是者似知非知足以亂邦似勇非勇足以亂勇似直非直足以亂直內以賊己外以惑人者賜所深惡而痛絕者也

三此亦字對君子說大子知子貢必有所惡故問之以盡其情一曰勉錄三樣人是有意爲

四托者非不與誤認者淺說此是假道德全在幾個以爲字約旨以爲字甚有力他絕不是知勇直而自以爲知勇直不惟他自己陰險殘虐之心日滋且流爲學術世道之害勸學錄

三以爲正子貢之所爲不平者詞繁而不紛想見其胸臆憤懣幾乎下更無曰字一曰本

治相伺于所甚暝而苟得其情則沾沾而自喜用心亦復良苦而不揣其不遂察之而爲明則微也而彼且以爲知也敢于無忌憚而睥睨一切至不復以餘地處人靡所不狎而狂誕不羈乃慨然謂略不出則不孫也而彼且以爲勇也摘餘不遺餘力明知其所隱痛而

偏借不識忌諱以成名口舌之所中傷易地亦有不堪而忍托無所私阿以自重則計也而彼且以爲直也既皆在下以德不同待教之誅而復被以美名幾無可指之罪使其得志則

陰賊險狠之趣不難傾動朝廷而士大夫之風節皆僞即不得志而刻深武健之氣猶足漸染里巷而子弟一貴尚以喻胡大靈許必人之忠明于人微欲人之惡明于己許是已知

時事微亦未知時事欲許必先微其勢相連勸學錄稱人惡下訕上與微許一類勇無禮果敢而室與不孫一類然未嘗以爲知以爲勇以爲直也此以惡行而假托名義其立心尤

可惡

唯女章金首

此爲怨畧女子小人首發上句虛冒下二句申言之若以其難養而妾之無可奈何又不可○按章意側重養之者若貪引左史女寺舊事歐陽崇倫等傳只發得

女子小人利害非歸本君身之論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近孫遠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

朱子曰若爲惡之小人則君子

惡之惟恐不嚴怨亦非所恤矣

君子之於臣妾

臣指小人妾指女子

莊以涖之

以持已言

慈以寬之

以逮下言則

無二者之患矣

莊與遠不同遠是疎斥慈與近不同近是比昵輔慶源曰莊涖則禮子曰有以消其不孫之心慈當則仁有以弭其易怨之意故無二者之患

唯女子與小人爲人所易忽不知唯女子與小人爲人所難養何也我苟比昵而近之彼則狎恩恃愛而不孫矣我苟疏斥而遠之彼則怨天尤人而怨矣近之難遠之又難也無他陽爲君子而陰爲小人女子陰之陰小人陽之陰皆小人也故不孫者小人之無禮怨者小人之無命也剛常無欲而柔常多欲女子柔之柔小人剛之柔俱多欲也故不孫者欲之熾而不可制怨者欲之求而未之厭也所以皆難養也惟禮以消其不孫之心仁以弭其易怨之意無所謂遠且近也庶幾養待也難養者謂我所以待他者難也不重在女子小人以上提醒有以消亂禍于未萌哉在一唯字以此等人人多忽畧且宋大業小星之什感是命之不猶江沱之膝致正嫡之後悔女子之中固未必無賢者也然未可謂女子之盡賢也讀小雅巷伯之篇而知嫉惡之義詠秦風寺人之令而知薦賢之誠小人之中未必無可用者也然未可謂小人之盡可用也貴姬啟壤喻之禍齊盟閭爭立之端則不孫之爲害也楚女悲而西宮火伊反疏而坎書用則怨之爲害也近遠勿平開說叢遠生於近近之不可方有遠

困勉錄亦有始終近之者亦有始終遠之者更有始遠終近者但始近終遠爲多 二句連看方見其難兩則字見於此不可於彼又不可意修辨難處在兩則字上見要透出則字精神須從近之遠之上着解見遠近便是自己失其養之道俞桐川方其近之不自知其卑且賤而以爲分所應得方其遠之不自知其進退而以爲勢所不堪又且也女子見女子則思妬小人見小人則思讒 佛鑑曰尋其毀復離彼偏近而不能一女子貴則女子之族俱貴一小人用則小人之類俱用黨援盤結于朝廷雖欲驟遠而不可 集註於彼彼蓄乃不近不遠之中道究其本原又在脩身明文云持性命之正尊陰陽之理此於蒞蒞茲者二義爲能直挾本原 四書鏡女子小人陰邪其天性而復濟之以不明勢利其本懷而又加之以無耻按此狀出難養根由極得 方孟旋此可徒以難養答女子小人哉彼亦思貞于行而廉于色無若爭妍取憐者之不以德升也亦知發乎情止乎禮蓋無若驟賢驟不肖首之以淫昵也夫能中喜怒哀樂之節而遠近之節偕中矣調不孫與怨之情而天地萬物之情俱調矣關雎所以嗣徽於好遠虎賁所以庶常于知恤占謹其難以善吾養也 勸學錄龍生驅辱生怨其人情乎士大夫猶或不免而何論女子小人故此章詆罵女子小人可以不

年四章全首

此見人當及時自勉末句危其詞令人痛自警省困勉錄一則對末四十者言不可不勉一則對已四十者言不可不懼前說爲主

子自年四十而見惡養終也

惡去聲

四十成德之時

馮厚齋曰人之血氣三十而壯四十而定過此神日衰意少能精進

故古人以四十
爲成德之時

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蘇氏曰：此亦有爲而言不

知其爲誰也。

子曰：凡人至四十則百年之光陰已過其半矣。乃猶有爲惡之是以見惡於人則善之末遷者終不及遷。過之末改者終不及改。其終於此而已矣。

解

古人如不惑不動心無聞皆以四十爲終。蓋至是血氣盛極將衰。於此無成則亦已矣。任

羣聖我無其是人惡何妨見惡者其是有可惡也。張揚菴見惡比無聞更不好。所以至此者曰十以前所爲誤之。在己有可惡之是即不見惡於人而可惡者自在。况又見惡則其惡已爲人所共知。愈更可恥。終止也。其終也已。哀其不復有進也。條辨也已。只是歎惜之詞。終既訓止。則已字作虛字看。

四書味根錄 論語 卷十八

微子第八

註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凡十一章

總論 篇中所記皆與世之志首舉三仁商之衰也。柳下則周之衰次孔子去齊去魯。逢諸隱。上懼。有核引之意。論古逸民又隱。示折衷之思。至樂師散而極矣。末二章則匪風下泉之思也。

微子章全旨

此見忠臣事君迹異而心同也。上節案下節斷。死者之為仁無可疑大意似為微其而發。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微箕三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

微子名啟殷帝乙之長子食采于微。

箕子比干紂諸父。

箕子名智餘。食采于箕。

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

別有考附後。

箕子比干皆諫紂殺。

比干。

比干諫紂伏象魏之門三日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殺比干而剝其心。

囚箕子以為奴。箕子因佯狂而受虜。

箕子諫不聽囚之乃。

被髮佯狂鼓琴至今傳箕子操。武王克商。昔紂王無道微子為殷朝元子恐一旦覆絕宗祀。殷訪箕子陳洪範。封于朝鮮而不臣。既引身而去之矣。而箕子諫紂不聽。被囚係為奴。

比干直諫。紂之怨遂剝心而死。夫坐視不能幾欲逃于宇宙之外共事不忍遂自匿于奴。

隸之流生存不安因下避重泉之路彼三去奴死之先後諸說不同書曰我其發出狂吾家
其一去一奴一死豈不知於國無濟哉三蓋遜下荒箕子又勉其去曰詔王子出逃王子弗
去我乃顛隳則微子之去在先無疑黃陶蓋方王子之謀及父師也殷其淪喪豈意自全其
颺于告子顛隳者夫亦慮存乎大命之難反而悼三宗之不祀也使父師曰吾其行遜王
子敢不殉國耶少師曰我不受敗王子敢不效死耶然而舊云刻子父師告之悉矣王子之
諫必不入矣此而不去是稔吾惡也是墜吾宗也是死而無益也故去之所以爲微子也而
箕子比干乃進而驟諫入則皆生諫不入則皆死此致命遂志之情亦號泣隨之之義也
王于玉說者不察猥以爲抱器者此微子也不知微子之去在鹿臺未焚之日則朝覲如故
其故移太室之尊籩又以爲奔周者此微子也不知微子之去在孟津未會之先則大老同
歸豈下效倒戈之筐篚箕比之奴死先後無可考一得奴一得死雖所處有重輕亦逢紂
怒有甚不甚耳否微子雖處出而寔首子紂有不諱則宗祀在微子他自是死不得至
箕子諫而紂不殺他亦何必自殺比干則紂既殺他不能不死矣三人只看所處之地步事
勢何如不是人臣之附考勸學錄史記言太師嚚抱樂器奔周無微子抱祭器奔周事左傳
義必當以死爲正也言微子面縛而降乃逢伯引武庚事移之微子以媚楚子且書明
言吾家幸遜于荒蓋微子去之遜于荒野未嘗見武王也史記及商書序謂武王初封武庚
及武庚以叛誅始封微子是也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三人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

惻怛指憂君愛國言憂君愛國皆非有爲而爲故曰出于

誠至。故不拂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惟不拂乎愛之理。所以全其心之德。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

心故同謂之仁。

知其無濟而不忍不去不奴不死。此其所以爲仁也。孔子原其心，直斷之曰：微子之去，非忘君也。以身存祀爲殷去也。箕子之奴，非懼殺也。以身待

時爲殷奴也。比干之死，非沽名也。以身悟主爲殷死也。同出于理之正，而各行心之所安，謂之三仁。又何愧焉。吁！夫子一言，不曰忠曰義，而曰仁，以其非徒慷慨激烈，獨自表見而已。

則三仁之心，自萬世之論定矣。首標殷有，見周固不能有紂，亦不能有也。詳說此仁

字擬以無私當理，猶沒聖人本旨。當於憂君愛國發出無限苦心，直是勢無可爲，天不可挽。

而寸衷不容不自靖，方切三人之仁。方切殷末三人之仁。票麗四均之天理之所以獨存

而與日月相爭光，均之人心之所以不死，而與乾坤同不毀，周分生事至無可奈何之日，而

直性始出，不忍料殷之亡，故紂其迹晦其途，而不敢盡出子殺身成仁之路。天王明聖，臣罪

當誅，三仁固同此念也。心至不敢自明之地，而排側乃深，明知紂之必亡，故或辱其行，或殺

其身，而不敢盡出于逃荒行遊之舉，商其淪喪，固爲臣僕，三仁固同此志也。陸氏：三子有

所大不忍，而求其所安去者，無愧于其奴。奴者無愧于其死，豈有異轍哉。

柳下惠章旨

此只重兢兢守道，不重憲憲依君爭直，枉不爭去就也。正見他和而介處。

○柳下惠爲師，三黜人自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

去父母邦

三去聲焉於處反

士師獄官

刑官曰士其長曰師故士師之下有鄉上遂士縣士方士訝士皆掌獄辭者

黜也柳下惠三

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援者前所

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

胡氏曰此必有孔子士師之官雖下以帥弊士寔上以斷之之言而亡之矣

承司寇不可謂不卑矣以柳下惠爲之猶罷黜者屢天調之曰今子豈尙未可以去乎惠曰我益外觀天下內顧吾身而覺去之無益也好枉而惡直豈獨吾魯爲然哉若惟是直其道以事人吾知消々天下何地能容直何人不惡直不往而黜焉往而不三黜意者改弦易轍寧直爲枉乎苟能枉道而事人吾又知消々天下何地不容枉何人不欲枉父母之邦必有合也又何必忽然去之是則直道則去如不去枉道則不去如去而或三黜屢黜也然亦有作三次解者勸學錄卷之微者悻々然深有憤於吾魯抑已過矣魯君欲以膺惠必以直魯君子是乎黜之爰居之止臧孫以爲吉惠以爲災臧孫于是乎黜之太廟之祀夏父弗忌欲躋僖公惠以爲不祥而誘之夏父弗忌于是乎黜之時文有按此爲三黜證據者亦奇確

舒曰欲想初黜後而魯再起之以爲能改其初也再黜後而魯三起之以爲不踰夫再也一官相嘗似望之以委曲想用初黜之道于再黜故再不免也又用再黜之道于三黜故三不免也一節自如姑示之以游戲在釋惠爲士師不知出于誰何之薦而吾謂執政者有深意也國小而民貧則政刑難節故士師之官非老更不能爲而惠也達處崇秩而有餘居劇地而不冗則莫若以士師與

之固早爲黜之之地矣。事雜而令煩，則苛察甚易。故士師之官雖巧直不能久而惠也。賢用之虞，其相逼不用又虞。物議則莫若以士師固之固早萌三黜之心矣。而果也旋黜之也。黜之何名？夫夫也居讞議之著而衣冠笑貌絕無管長之風。彼于世情如此，而于吏治可知。請于朝而黜之，而公卿大夫以爲宜而果也。三黜之也。三黜又何名？夫夫也。經駭斥之餘而衣冠笑貌猶是曩時之態。彼于世法如此，而其當官可知。請于朝而黜之，而公卿大夫無異議。直道即進不隱，賢必以其道也。枉與直反，既道以徇人即是。直枉俱寬說，而刑罰在其。中四句語氣上重下輕，神情在焉。往何必數字上。素了凡天下之人情目前之人情是也。世局已定，但任不量者之自投將來之厄窮已往之厄窮是也。蹇蹇已成，但聽有心人之過閱者非以淹久而遺今豈以出疆而售若自分有萬一之遭往可也而茫，前路其可望者安在也。人非以有意相撻，我自以無緣坐窮。若欲盡嘗遺佚之途，往可也。倘希望達時，則所操者何物也。劉公臺惠之，父無駭是也。極何罪而帥師人之父未嘗不教子，枉也。即惠之，母寔生蹇焉，自後不辜母亦未嘗不子，枉也。而惠卒逍遙澤畔，不爲呀呢纏礙之人。孔子曰：惟此不屑去之心，是亦不復仕也已。故附于逸民焉。○臧註：此章重父母之邪四字。大夫士去國人唁之曰：奈何去墳墓也。展氏無駭之後，派出魯惠公故惠慙，不忍去。

齊景公章舍

此見聖道不用於齊，困勉錄孔子之行，是爲不能用，非爲其待之不厚也。依程註作不用而去，說爲是。

○齊景公待孔子自若，季氏則責不能以奉，委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魯三

卿季氏最貴孟氏爲下卿孔子去之事見世家

詳卷首
聖蹟考

然此言必非面語孔子益自以告其

臣而孔子聞之爾

程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間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後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繫待之

輕重特以其禮孔子適齊景公與其臣議所以待孔子曰孔子魯人也彼亦君見魯君之不用而去爾所以待其臣矣吾若以魯所以待季氏者待之官以上卿之爵養以上卿之祿則吾力有所不能至孟氏之下卿抑已卑矣無以其季孟之間乎夫以季孟爲比雖假非其倫不可謂非禮遇之隆矣繼而聞晏嬰窮年累世之沮因嘆曰孔子雖賢惜吾老矣不能遙俟而用之也夫不能用則禮之盛景公待孔子六字爲句是私議所以待孔子者季孟節亦徒然耳故孔子遂去齊之間俱屬厚邊不能用又是更端語按上既有待孔子曰下又有一曰字則知先寔禮隆後却不用明是兩截事這中間自有晏嬰出一段說話在不能用須藉他說出一段原故卻臨今將舉國而用之則彼絕俗之目久爲世所共驚設合爲吾之用而大業不終天下或弗答寡人之鈍耄而反疑夫適用之迂疎是吾寔貽之感也况彼有甚衰之感而吾深耄期之嘆則提收夢卜謝不敏矣今將奉政以用之則彼迂拙之行素爲世之所共笑設使緣吾之老而大功未就天下既咎寡人之鈍耄而愈信適用之迂疎是兩有所失也况彼無數年之假而吾有垂暮之嗟則驟決立談讓未遑矣

五百川終身淫縱其欲至于末路而知其非則當委在善良惟目不足以收前事之失國勢積久將傾及身已時憂其莫保則當敬奉社稷屬之能者以爲子孫之謀不能用而乃以老爲辭不

亦悖乎 孔子行止跟不用來不闕禮數之厚薄

齊人章全旨

此見聖道不用於魯國勉勵孔子之行是為受女樂非為膳肉不至也故記者不及膳肉事蓋膳肉雖至亦行但不如此之速耳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歸或作饋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按史記定公十四

年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詳卷首聖蹟考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

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為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與范氏曰此

篇多記仁賢之出處而折衷以謂孔子攝相而魯大治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當時辭受之

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謂權決之桓子不知桓子未知齊人之計乎抑明知齊人之計而竟受之也由是君荒臣怠不朝者三日夫遠色貴德之謂何而簡賢若是也早朝晏罷

勵精圖治之謂何而棄禮若是也謂歸樂魯君則受之者定公而特書季桓子者何引說孔子借膳肉不至不脫冕而行焉謂子之得政也以桓子故其去也亦以桓子蘇茂祖季桓

子好臣也非愚臣也以國荒也非以色荒也均和之戒分崩之論既虞聖人之夙夜在公藏甲之禁百雉之防又懼聖人之法行自貴故庭列文衣之婢則褻衣博帶之儒黜矣惟秦康

樂之音則談道講德之論諫矣當是時即微齊間季猶思所以齟齬者矧型錮窘沮之策與相符哉觀其語師已曰孔子罪我以羣婢故桓子亦明知女樂之受在已而不在魯公也記

者之書嚴哉。戴潛慮。桓子不可開。則齊不敢來間也。桓子之問。即用齊之問。而齊之問。即以桓子爲問。自古君子之在人國。而外有強鄰。內有權臣。其去位。未有不田此者也。三月不朝。一見君之荒。一見臣之怠。皆棄禮也。簡賢亦則在棄禮。見幾忘孔子之在魯矣。或問謂歸女樂者。欲使熒惑其心志耳。目垂開。以敗其所爲。或且中以不測之禍。較尹註更深一層。孔子之行。雖因其簡賢棄禮。而見幾而作內。亦自含有此意。在易。鸞美色。而既炫目矣。則夫正色之不能立朝者。勢之所必至也。然必待正色見拒而始去。亦已晚矣。孔子所爲決計于早也。淫聲而既亂聽矣。則夫正言之不能見納者。理之所必然也。然必待正言弗納而始去。嗟其後矣。孔子所爲知幾其神也。

楚狂章全旨

此見聖人有不可己之心。而不見諒于狂士也。一狂字是通章定案。上節欲聖人之隱。末節不欲聞聖人之言。狂態可見。松陽老龍孔鳳春秋時極奇題品。

○楚狂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而已而今之從

政者殆而

接輿楚人。佯狂辟世。

邢疏接輿姓陸名通。昭王時人。

夫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

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此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爲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

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輿蓋知尊孔子而趣不同者也。

孔子將適楚。有狂士接輿者。歌而過孔子之車前曰。鳳兮

鳳兮其德本盛也。當此之時而鳳于飛，則德衰矣。夫德衰於既往，皆已不可諫德不衰於將來，者則猶可造爲鳳計之。亦惜已而已矣。今之從政者，上以其身試於紀綱紊亂之朝，下以其身試於風俗澆漓之世。雁參楚狂二字是眼目。觀其且歌且過且避，若遠若近，野危道也。知之何不已哉。若有意若無意，純是一種狂態。而適在楚地，故記之以楚狂。非必當時素有名目。邢疏從高士傳以陸通疑之，恐是附會。集註雖取其說，亦不必深泥。

無道不隱，便爲德衰。首用一何字，則有不宜衰之意。故下遂以來，皆可追諷之。往者句只作襯起。兩已而正見是。可追處，今之從政者一者字，是就已仕之人說。言已仕者尚危殆未仕者何可就危爲安。此又微詞冷諷。見以鳳而欲先人之從政者，不應德衰至此。歸季思不見其形，願察其影。若謂天下事，何可爲也。試觀爲其事者，今省何如也。前車之覆，後車之鑿。幸而猶在事外也。試觀在事內者，今省何如也。通節聯意而語散，故是散體。○語意只渾。說鳳而譏孔子之意，自在不必說鳳。又說孔子。

孔子欲與之言趨辟之不得與之言辟去聲孔子車蓋欲告之以用處之意接輿自以

爲是故不欲聞而辟之也。時孔子在車中聞歌遂下欲與言乃接輿疾趨辟去致不得與言

言而亦無益也。此與之言者一欲字。固聖人結念之嚴。尚未知其所與言何事。集註告之其所以終于狂也。以出處之意大約是言其不可已耳。雁參味趨辟情。真是曲終人

不見江上數聲。所以爲扇。所以爲果。乃正所以爲狂。末句不得字。有合孔子情致。宛然

驚然神傷之志。首毓秘噫。嗚楚狂亦太甚矣。歌而過之。而使之徒倚乎車之中。趨而辟之。而使之傍徨乎路之側。彼孔子者。亦且奈之何哉。乃至反袂拭淚。泣漣洏之目。而始悔不聽向者狂接輿之言也。麟兮麟兮之歌。蓋不啻倚而和之矣。

長沮章全旨

此見聖人以道濟天下之心。重一易字。誰與易不與。易兩相呼應。長沮專幾夫子。梁弱兼譏子路。沮之巨微。溺之言。未節反弱之言。亦以反沮也。

○長沮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沮七合反。溺乃麻反。

二人隱者。

按輿書楚故。沮溺丈夫。不復書楚。蓋皆楚人。

耦並耕也。

後有考。

時孔子自楚反乎齊。

見卷首。聖蹟考。

津濟渡處。

孔子自楚反齊。欲濟而不知津。時有長沮、梁溺二人者。以二耜相合。

而耕。孔子過其地。使子路問津焉。嗟乎。耕者何其逸。過者何其勞。行問者何其無求。而請問者何其有求也。宜長沮、梁溺者。阻而不出。意。溺者。沉而不返。意。梁溺者。合上章觀之。迎車

梁溺之傲然不屑也。

行者之名。即從車。近水者之名。即從小。皆記者以意名之。或亦想當

然爾。董思白只耦耕二字。便見二人同心。長社不顧之意。按耕亦有耦。想耦俱無。待即緊

拈一耦字。便可將避人避世意。涵起。

灑灑耕者自耕。過者自過。本是兩不相涉。乃以問津

開出下許多問答。使聖人不覺自吐。

附考

翼註。考工記。匠人指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

狗懷想。見這二人。直是別具心眼。

廣尺深尺。謂之耜。註古耕者耜一金。兩人並發之。

謂二人各執一耜。並耕。貴于及時。兩人合作。則易以竣事。故詩曰。駿發爾私。十千維耦。後人牛耕。二夫扶犁。不復知有耦耕之事矣。

長沮曰夫執轡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知津

去首扶

與平聲 執轡執

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夫子代之也知津言數窟流自知津處

長沮

人而異之曰夫執轡者畏道貌憂心果爲誰也子路曰惟孔丘而後有是長沮復曰吾聞魯有孔丘生於魯而不用於魯居于魯而不安於魯見其人與了路曰天下無二孔丘猶天下無二魯是魯孔丘直接周公之傳而迄紹文武之道者也長沮即譏之曰孔丘周流列國無不歷之山隨亦無不涉之水濱天下之津且熟識一魯孔丘矣而謂魯孔丘不熟識天下之津哉是知津也引說將是字換却孔某耳中極熱心中極厭直露彼或彼之意矣還問之孔丘可矣長沮明知孔子規之無益勸之徒勞故下此截斷眾流法絕妙机鋒莫徒作兀傲語勸學識問津而告以津不遇途人相視已耳不告之意深于告沮溺固大有心人也勿淺看此兩人

問於桀溺桀溺曰爲誰曰爲仲由曰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滑滑者天下皆是也而誰

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之主也其若從辟世之義蘊而之輕滑滑流而不反之意以猶

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曰誰覆種也布種後以

緩摩用使

開處

亦告以津處

子路又轉問於桀溺桀溺曰似子之雄冠劍佩儒行儒言又爲誰也復合

子路曰吾爲仲由益惟由能與孔丘之楚惟由不憚與孔丘迷津也桀溺曰由之高冠正履與孔丘之道貌憂心真同聲而同氣是其徒與對曰然惟魯孔丘而後爲之徒非魯孔丘不願爲之徒也桀溺遂譏之曰孔丘豈謂天下猶可爲而人猶或與之寔易耶由不曰當前之滔滔乎天下之人心日趨於惡世道日趨於亂皆是也則上而君可人任用下而民誰人服從而誰與之易惡爲善易亂爲治哉是孔丘之周流者非也又無論孔丘且論乎而與其從辟人之士奔走無成豈若從辟世之士優游自樂耶是而之從孔丘周流亦非也語畢遂長沮與子路問答桀溺必聞故不問孔某而問子路滔滔訓流而以稷田而不止云云不反有日甚一日之意兼人心世道說滔滔乃是就迷津之處眼前指點天下皆是字則指滔滔之水而言誰字兼君臣言天下皆是誰人任用誰人聽從把與汝變易以字即把與之意五百川天下之事必爲人之所樂而後爭爲之趨至于舉世同趨而其樂之也其矣夫滔滔之便于天下爲何知者而欲取其便之情而拂焉人以爲子爲隨流揚波之人而子障而迴之其孰不驚而思避也哉天下之事必或有異之者而後知其非是至于舉世無異而其就之也安矣夫今之天下誰復疑其滔滔者而欲取其不疑之事而更焉人方以爲順流恬波之時而或泊而亂之何怪其狂而不信也哉此二句是諷孔子救世之難下二句是訊子路所從之誤孔子去魯去衛去楚去陳去蔡故曰辟人之士人字窄世字濶曰辟人則或有辟有不辟世則無一人而不辟也須知桀溺不重教子路從我辟世只重意子路不該從辟人耳記者復記擾而不輟何最有味見得迷

津間渡何等忙迫耦耕情景何等優游 集註亦不告以津處正我出未句言外之意又見與和津之對一樣机緣

子路行以責子憊然鳥獸奇與同羣善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曰憊然猶悵然憤其不喻己意也言所當與同羣者斯人而已豈可絕人逃世以爲潔哉

斷不可辟 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爲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 正破宿宿 程子誰與易句 曰聖

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張子子路遂以長沮桀溺之言告夫子憊然嘆息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曰**彼謂辟人不如辟世是欲與人絕而與鳥

獸同羣矣不知鳥獸非人類也不可與之同羣所謂同羣者斯人而已上非君臣相與於朝廷下非民誰相與於草野世何忍辟世亦何能辟也且彼謂天下誰與易不知正惟天下無

道故欲出而變易耳若天下有道何用 **曰**行告兼二人之言 憊然有身世無窮之感呢囈但更易爲也耦耕者何不諒我之心耶 **曰**溺力量微薄僅能自拯并子路亦勸之土渰辟水

不知已聽斯民爲魚籠于渰；由矣曷若隨夫子作何流逆航少放一袍之助也此夫子所以恤歛也 鳥獸二句反從辟人二句見辟世之不可爲天下二句反滔；皆是二句見易

亂之不可已 辟世之士木石鹿豕居遊勢必同羣鳥獸而後已故曰不可舊說謂除是鳥獸不可同羣近於玩世不恭不合聖人語氣 斯人之徒兼君民說以吾子與斯人之徒相

枯便是萬物一體無不在宥氣象。曰不可曰誰與總在心體上論。皆就氣類異同說。反落小見。天下有道緊對上消。二句作轉駁語。方望溪易之云者。所以易無道爲有道也。如其有道則丘雖得位乘時。不過張皇補苴以延有道之統。天下之賴于丘者淺。則丘之任于天下者亦輕。而不必憂心乎撥亂反正之無權柄。焉若有求于世。丘雖窮居匿處。亦得優游俯仰以爲有道之民。天下不得止而無所傷。則丘雖無意于天下而不爲忍。而不必感慨于天時人事之莫待覺。焉無所置其身。○谷諷上二與字作相與之與。看下一與字作用。字看。本節意。斯人二句作一截。見聖人一體萬物之心。天下二句作一截。見聖人担当世道之力。

子路章全旨

此明大義以維人紀也。章內隱字任字是眼目。而歸結在義字上。○困勅錄上章見萬物一體之仁。此章見綱常千古之義。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子路問。真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孝。

植其杖也

篠徒弔反。植音值。

○丈人亦隱者

隱者二字在下。勿露。

篠竹器

韻會云。篠。芸草器。篠草不從竹。似非竹器。

○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

分猶言不辨菽麥爾。

左傳。周子有見無見。慧不能辨菽麥。

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芸草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子路問。真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孝。子路從而後。夫子周流偶相。矢在後。遇丈人以杖荷竹器。而至子路率爾問曰。子見有幾。道。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竹器。而至子路率爾問曰。子見有幾。道。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竹器。而至子路率爾問曰。子見有幾。道。

亦不能分乃廢農事遊以至相失夫汝且不知我且不知汝我焉知汝之夫子此南阡北陌問地慮而來穰穰而往不知凡幾也我豈能徧執途人而問其爲何許人哉言畢遂植立其杖以俟從而後須臾寫他一個忙能杖荷後要畫出他一個閒情可說子路意中只有其尊尊一夫子至丈人之不曾識夫子尙未想及子路口中亦只有一夫子至夫子爲人之通稱亦不暇及卒然一問口角甚是唐突丈人亦因他鹵莽故作此搶白語回體二句語平意直總是青子路不務農業意孰爲夫子非言道路人衆紛々莫辨乃言我惟知其爲我蓋孰知爲爾夫子有爾我不合即不相認意植杖而芸隱然自立天地無舍已田而芸人之田一時落漠之致可想

子路拱而立知其隱者敬之也

略者二字子路深知丈人之異乃拱而立猶若待命在下勿露言而立此子路之敬丈人也者然記曰遭先生

於道正立拱手此節與下止宿恰好作對鍾伯敬子路亦知此爲異人也彼之責我拒我至矣然求之今人能責我拒我者復有幾人觀其言曰孰爲夫子不以聖之故強附于相知之列此其識有過人者衣冠輪蹄中未嘗見此人也而安得不爲之心斫也丈人亦知子路爲異人也彼之受我責受我拒至矣然求之今世能受我責受我拒者復有幾人觀其言曰子見夫子子以其師之故下問于不相知之人此其識有過人者木石鹿豕中未嘗見此人也而安得不爲之止宿也

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

賢遍反食育滿見丈人因止子路宿於其家丈人感子路之敬也爰殺雞爲黍以餉子路又合其

二子出見賓客此雖大人曲輸其敬客之心乎而雞犬桑麻之業家人父子之權未嘗缺也
止宿作一頭雞黍二子俱止宿內事看朱節所云則見二子句略重 灑盞看他止宿供
饌絕非草野樸鄙泊然無情至見其二子亦因子路道途倉猝自有儒雅之風一示以親
賢一教以敬客若謂諷以缺缺可樂躬耕可食父子可親轉成一片机心反失當日殷勤厚
意亦豈是隱者風珠 費其止宿則能留賢也食以雜黍則能享賢也見其二子則賢賢
而長也雖行道之志在子路固未能遽諒于丈人而樂道之心在丈人自不能忘情于子
路此三有禮也夫亦有所感矣

明日路以尊曰隱者榘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

君臣之義

此所授之辭如下文所
言是也此處且勿露

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墮之

意也

在子路遙念夫子毋亦有夜不安寤者乎乃相與枕藉乎田家未幾而東方既白矣
明日遂行舉所遇以告夫子子曰觀斯人語言行止乃借勒四體以晦其迹托分五

穀以避其跡也隱者也因使子路反見丈人蓋欲因其明而通其蔽耳乃丈人逆知子路之
 來而先去之及子路以上丈人行徑是隱者行徑言語是隱者言語禮文是隱者禮文隱
 至丈人早已行矣者字却從夫子口中點睛須將數上節照映入此句中方見着蓋集

解既歎其為隱者便有惜其終于隱意故使反見以挽回之 灑盞玩末一句丈人之邈然
 長往子路之悵然若朱情景都在則字中蘊蘊顯意丈人之留以宿也初不言避世之意乎

降首之忘于机也。子路不至，丈人或不行也。息子路之辭而行也。或然亦招隱之心。子路者之動于机也。丈人已行，子路猶未至也。

子路曰：不仕無義。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

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長上聲 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丈人之接子路，甚憮而

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

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大倫有五，此謂

廢君臣之大倫。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三句是正解。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就

事身之去就。就進退說。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自謂之義至此乃推

論餘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為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朱子

為福之范氏曰：隱者為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為通，故灑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羣，前決性命同安，籓

之庸以警當貴

決破壞也二語
見莊子駢拇篇

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爲難惟聖人不廢君臣之

義而必以其正所以或出或處而終不離於道也

子路乃述夫子之意而留空言於其家
曰丈人亦知天地之間有無所迷之名

義子義藉仕以明亦藉仕以寔而不仕則無之何也義莫大於君臣昨者官主懽然老少秩然足節之在長幼者丈人已知其不可廢矣君臣之義且重於長幼之節如之何以不仕而若不知當世之有君並不知在我之爲臣以獨廢之也是徒欲清憫其身而不知寔壞亂乎莫逃之大倫矣夫丈人亦知君子周流求仕之心乎君子之愰々于仕也亦謂仕而遇則道合而從之之義行仕不遇則不合而去之之義行俱無容自諉也若夫聖天子不勤顛問賢宰相不深汲引道之不行君子固已明知之矣明知而不忍舍亦以義之不能泯滅耳丈人奈何越名教三不仕一句規范下皆明此意長幼五句就丈人身上說責其忘世之非君子之大闕也哉四四句就君子身上說明其用世之志通節重一義字長幼二句跟見二子來以引起下三句蓋因其所明以曉其所蔽陳剛子夫君臣亦大矣世有變聖人不以爲諂而獨不許其廢以爲吾有以推之也今有人未嘗不明其類而或異焉我求其故而不得矣君臣之義亦庸矣世有怨之聖人不以爲罪而獨不許其廢以爲吾有所素由也今有人已力行見其效而獨去焉我思其心而不測矣欲潔句帶上如之何其廢之說潔即不仕亂倫即廢義也君子之仕之空只在君子心裏說也字拖下行義正是推原其心如此其字須玩見君子不將此義諉之他人直自己一身担仕即欲不仕而不可孫月峯由是相須之

殷與則君君臣臣允符乎千載之逢。世之福也。君子之慶也。其義固燦然明也。即或相遇之疎與猶栖々皇々幾于一時之合時之艱也。君子之不幸也。其義亦昭然在也。此義字指君臣之分言。與下道字有別。道乃濟世安民之道。謂行道在君。必待遇而後行。行義在我。無論遇與不遇。亦皆當行的。徐被丈人夫嘗仕也。夫子亦何嘗廢仕。然一則行義。一則廢倫。所爭只在一點心辨取。精言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就丈人潔身意而破其拘固之見。語有求展。非笑出亦非妄。下季玄溪道雖不行。而大義明焉。庸諱知其終不行于他時。何一旦決絕至此。按通節以君子之仕也句。截以上說丈人。以下說君子。然惟倫不可廢。所以皇皇欲仕。語氣却一氣相承。

逸民章旨

此聖人救逸民之行。而表其不自逸之心。只挨次開闢說。勿以自已立諸人之斷案。承菴數子有心避世。聖人無意終藏。故微列逸民。而以已終之。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微。蓬。朱。張。柳。下惠。少連。少去聲。同。行。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即。仲。雍。

與泰伯同窳荆蠻者

左哀七年泰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窳以為飾

夷逸朱張不見經傳

夷逸夷詭諧之交爾族人夷仲年為齊

大夫夷易姑為邪大夫獨逸隱居不仕。或勸之曰。吾譬則牛也。寧服輓以耕于野。豈忍被繡人廟而為犧乎。○未張字子弓。荀卿曰。大儒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自怡。桀紂之世。不能汚

子弓。少連東夷

家語孔子曰東夷之子達于禮者也。從古賢人君子。未有以民稱者。稱逸民。其衰世之志。是也。平商周之未往往有之。考其人。則伯夷叔齊虞仲夷

逸朱張柳下惠少連此皆徐自慎逸有遺逸言其未獲大用也逸有隱逸言其自沒
一世之士藉人口者也于世也逸有飄逸言其不受塵鞅也逸有安逸言其不任
勞役也逸有散逸言其各行已志也徐爲儀以逸民稱古未有也自夫子始想其入真可
師表百世非徒高蹈者比此二字不可忽過逸字就他心裏說詳說七人中或野或朝或
仕不皆逸也而其心則皆退然如木石豕鹿之與遊或士或吏或貴公子不皆民也而其迹
則泯然無鍾鼎旂常之著王世圖武王大封同姓而封仲雍子虞是曰虞公後之人以其
寡享虞祀因以虞仲稱焉如以採藥不返爲當日之遐舉則太伯亦可以爲逸民如以剪商
不事爲一時之高蹈則仲雍亦可以爲至德數世之下得仲尼取而論之稱至德而不及仲
稱逸民而不及伯則以仲固有逸于逸也夷齊是兄弟同心者虞仲獨與兄同逃而不與
兄同逸夷逸朱張同不見經傳而朱張更無可考証而能手正好於此者則顧應祿云長
貧賤而驕語岩者謂羞張即其中有抱乎顧所抱之謂何天令人不知其所抱乃寔有抱
非徒焉已者斯則朱張之所爲逸已耳薄朝市而枯槁自煮者謂矯張即其逃有托乎顧所
托之謂何夫令人不知其所托乃竟有托非苟焉而已者斯又朱張之所爲逸已耳又有
因夫子二人合論而朱張獨不入數者如荆孫文云凡爲逸者皆有耦而朱張獨無所耦而
耦之者愈多夷齊而下皆其耦也視夷齊諸人不作優劣之觀凡爲逸者皆有次也而朱張
次不即次不即次而次者愈確仲逸而下乃其次也視仲逸二人當在彷彿之間此可悟無
中生附者虞仲本名中據史記是仲雍之曾孫武王封周章於吳又封其弟中于夏墟謂之
有法附者虞仲是虞仲之虞以封虞得名猶詩稱不仲書稱蔡仲擊封國以爲號者仲雍不

封于虞。則于虞旋何有。左傳謂太伯虞仲，太王之時，蓋追原其始，封言之非，即以虞仲爲伯雍也。且虞仲果仲雍，則先于夷齊百年，不合敘逸民而反列其後。朱子偶有未考耳。

子曰不降其志，辱其身，伯夷叔齊。

與至

吾夫子一出而逸民之道廢矣。閉宮收而論斷

之所謂降人之所謂辱，彼之所謂辱也。孤行天壤，遺世獨立，其惟伯夷叔齊與北海之淵，西山之上，至今猶存，雖不降不辱，總是一事。志以立心，言身以制行，言當繼夷齊一生，說足廉頑立懦矣。德。酒亦先下評語，指出二人一與字中有高瞻遠望之致，有沉吟唱歎之神。董。次自志一也，而曰不降，則有抗獨往之願，而王侯不得臣者，身一也，而曰不辱，則有遺幽往之貞，而流俗不能浼者。周白民頑廉懦立，後人漫欲托其丰裁，乃遜國孤踪，已不可拔矣。登高邱而望遠，北海清流，依然如暗，當時汚君濁世不能浼，而長留高節于化日光天，獨醒獨清，令人豈必效其奇行，乃探微遺烈，然不可企矣。閱千年而憑弔西山，石尚在人間，當時聖主賢臣未敢褻，而忽動景仰于知人論世。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富倫行中慮甚斯而已矣。註柳下惠事見上，倫義理之次第也。

慮思慮也，由慮言有意義合人心。

中倫謂所言合倫理，由慮謂所行當人心，人心乃人之公心，即義理所在也。

少連事不可考，然

記稱其善居喪，三日不忘，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夏則行之，中慮可見矣。

記雜王平皆曰一處積弱之邦

一居海濱之國。其所以降辱可想。一爲宗魯之直臣。亦有不盡然者。謂柳下惠少連較之。一爲東夷之孝子。其所以中倫中慮處。亦可想也。

貞夷齊志則稍

降身則稍辱矣。然

言必有物而中倫行必有恆。而中慮倫則愈推愈精。慮亦愈研愈出。惟如斯所以敢於降辱。惟如斯所以不爲降辱。雖降辱對夷齊說。謂特此夷齊爲降辱耳。董次白以其玩世者較不逮夷齊亦異曲同工也。之遺世者是亦降也。以其尚通者較之尚介者是亦辱也。他人之降辱人得而降之辱之患連。只不自求。仲不自求。禁耳。故精言謂降辱便是患連之。免中倫中慮則表其降辱之善處。倫訓義理之次第。蓋言之先後緩急。自有個次第。不然雖是義理而一往錯雜無倫。次亦未見善中慮。謂有意義合人心。不是逢迎世故。揣合人情。只是行得不差。自合人大公之心。兩中字作合字解。下節同。張君曰。天下事理原非渾淪無別析之必有脈絡而推之必有次序。此倫也。而彼其心有符也。則言有效也。命物以類同。異歸其族。論事以經。輕重合其節制。義以時緩急適其度。至有禁而解之疑而決之。外而正之混而別之。何言之秩。有條也。蓋經紀在物。高下在心。物之分別有時而倫。而辨以心之權度。是即倫矣。天下人心原非隔閡不通。研之必有尺寸。而合之必有宜適。此慮也。而彼其心有準也。則行有合也。理有必。至行止赴其的。勢有必。變經權合其泰。事有共疑。獨斷服其志。至有獨以爲清活以爲潔。貞而星方通。而是執何行之由。各得也。蓋合符在衆。司契在獨。人入迎合有時而謬。而妙以心之化裁。是即慮也。未句其斯云者。承上兩層是。指之詞。言降辱中而言行之大節不差。此正二子之卓越。古公爲人之所不可及者也。而已矣。非無他長之謂也。有降辱而言行詭于正道者。如後世東萊方朔之流。更何足取慮連之。逸反而當對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謂神雍居吳斷髮又身裸以為飾事載隱居獨善合乎

道之清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權

燕雙峰曰中清中權是合道理又有不盡然者謂虞仲夷底清權故集註皆以合道釋之自逸隱居放言言行之不中

倫慮者多矣然身中乎清乃濁中流清也廢中乎權乃反經合權也蓋所遇愈窮所執彌苦然綱常名教之道不去諸此節亦從上節生來隱居則行未必中慮放言則言未必中倫懷所由與亂倫者殊科也身字跟隱字說猶云身之隱也廢字亦緊頂放字來言故為

放縱以令人不可用然獨善自治特立于汚濁之世却合乎道之清詞若詭正不失乎用晦之宜却合乎道之權條近論道之全體清和各有其時他只止合乎道之清經權各有其宜他只止合乎道之權是得道中清權之一端若欲認中字謂其各道便是時中了只在他逆處模寫便的條辨首三節夫子各置品評語意即場雖不同然皆各守其一餘而未適其可故下節接說我則異于是云云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

所謂無可無不可也

謝氏曰七人隱遯不汗則同其立心造行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避世離羣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與柳下惠

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已雖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逸

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汙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而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此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也揚雄曰觀乎聖人凡此逸民之行將毋從同者以逸為可人則見賢入是以孟子語夷惠亦必以孔子斷之言以不免為不可也而我之自顧則有異焉念自東西南北以來所遇不同所處不一時有不疑固亦以為可矣而易一時焉又將以其可者不可之何曾取必於其可乎位有不當固亦有所不可矣而易一位焉又將以其不可者可之何曾取必於其不可乎我之自信如此我其為逸民否耶吁聖人之同於逸民者愚也其不同於言我字對上七人看則字有我自得其為我意異于是非掃却逸民也只聖逸民指道也言人自有獨見處耳若誇已抑人便失語氣 聖人蓋有不願為逸不忍為逸者此其所以異也註引仕止久速言正與逸字對針不可是活字仕久上有可不可止連上有可不可 集解兩無字就心上說或疑心與事不相離事既有可有不可心又安得無可無不可須知無可無不可之中自有可不可之道而有可有不可之際仍然無可無不可之心顧端居總之宇宙其大但宜任其所置而不當預設權變至圓或亦偶值其符而不求曲宥假令九原可作諒不以我踪未定而棄之清醒之外如或三代可復正以我轡不拘而獲賄大道之公 顧涇陽無可無不可是聖人小心處言泰須會此語方不為猖狂恣睢及游移鶻突者藉口

大師章全

此記俗官去國見魯之衰也大師句提起下分二扇適是辟地人是辟世說統書職見非其官之罪書名見非其人之罪書地見非其心之忘魯

○大師擊鼗齊大音

○大師魯樂官之長摯其名也

音天子反魯正樂洋。盈耳稱極盛焉。及魯衰而諸伶皆不安于其職矣。大師

名摯者去而頌。集註云樂官之長對下其屬言適齊為去魯之謂也。未若水世之盛也。其齊是先倡之。所為戮力同心之樂。初非一手一足之為。烈度必有障必去者。首羣策羣力而創厥始。世之哀也。其所為紛然盡散之故。并非一朝一夕之所致。亦必有見幾而作者。先多士多方以兆其端。

亞飯于適楚三飯綰適蔡四飯饗適秦

○亞飯以下以樂備食之官。自虎通王首平且食晝食。哺食夜食凡四飯諸侯三。

大夫再。周禮春官大司樂王大食二宥皆令奏鍾鼓。玉蕤進。禮進羞工乃升歌。疏入進義之后樂工乃升堂以琴瑟而歌。

于綰缺皆名也。謂是以樂。有亞飯之。

食名下者有三飯之食不綰者。伯四飯之食名缺者。適。集解諸侯三飯然既日缺適秦則楚適蔡適秦雖所適之不同而去亂之志猶大師也。明有四飯矣。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豈區區備食之官不敢僭耶。蒙引或初飯之官不去故不記。此說可通。至謂以初為亞。又或

孔子正樂而去其一。又或謂初飯大師少師掌之皆盡。

鼓方叔於河

○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更有不言適而言入者。其為司擊鼓之。周禮

鼓人掌教六鼓四佾之音聲以節音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按專司擊鼓故獨以鼓言。下播鼓武擊聲亦然。四書大全各人記其職詳其人俱有是。

播鼗入於漢

鼓徒

播搖也。鼗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遠自擊武名也。漢漢

中音又有司播鼗之官名武者。惟

周禮有鼓人無鼗人有磬師無鼗師則播鼗是司樂之

三字宜看眼按有云魯失其柄武獨持之也

○入河入漢入海亦不必拘以地言只是說隱處水濱有江湖余樂理亂弗聞之意

少師陽擊鼗於海

少去聲

少師樂官之佐

佐大師

陽擊二人名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

見

首即海海島也

此記賢人之隱避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未章放此張子曰周京蹟考樂廢天子自備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

僭妄自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所適所入各散一方未必攜手同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行也又有少師名陽擊鼗名襄者

同入居于海顧海波之茫一追遂荒大東之盛而深慨焉此數人者辟亂之志亦猶大師也

臆魯其周禮磬師掌教擊鼗擊編鐘教鞀樂燕樂之鐘磬雁入海兩人同行亦是會衰矣逢其適與諸人之隻身遠引自不約而同趨也四書大全師塾非辟魯也辟其

亂魯者也長者已去而魯樂遂遍天下矣齊猶比鄰而蔡則遠矣蔡猶夏而秦楚則夷狄矣以下四人專司一樂有物在人非意適猶可還入則不反方叔有鳴鼓而攻意有侯河之情意播鼗有不忍倒特其柄意有不畏漢之寓意少師樂官之佐自不願佐私家意擊鼗有立

辨意有乘梓於海意

周公章全旨

君子二字提起。下親、任賢、欲、故、用、才、分、四、平、看、皆、忠、厚、之、道。○記者于魯事日。非俗人散亡之後。而記此開國之語。使知魯事之所以衰。非其先世之過也。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衆寡。於一人

施。陸氏本作。

弛。福本同。

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

陸氏曰。弛。遺棄也。弛。不相維也。

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

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謂惡逆。李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

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

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言皆我周忠厚開基而周公欲以造周者造魯。故謂魯公曰。

或天子嘗與門弟子言之。與。

女。今者儼然君子矣。親本一氣。而角斤偏反。不已。弛乎。是必毋開薄德寡恩之漸。毋聽強駑劣之謀。庶本根亦得所庇也。大臣本一體。而獨智自用。不

已。招其怨乎。毋違卿戚。而事權不屬。罔念老臣。而新進阻謀。則人主亦可以不眩也。親之外。則有故。此其恃我者深。果有大故。則魯自彼開。若其曲瑕微疵。一槩宥之。既醉先世之德。澤

亦所以獎後來之勳。備大臣之外。有羣臣。此其服官者淺。與人求備。則人將自疑。惟是兵刑

錢穀。隨才任之。既宏登進之路。亦所以杜緣飾之端。夫親無失親。故無失故。而國脈長。培大

臣服休。小臣服采。而邢基永。周公魯公四字。此章眼目。謂周公以其所以治周者。致其子

莫以此開國子孫其長世乎。以治魯也。君子即姑魯公。識親字。只指諸父昆弟說。若兼

一本不但不弛而已。不弛兼內不弛直意。郊不弛儀。文引說。親自不當弛。不弛適得親之意。誼非計較利害。不得已而聊爲尊崇之計也。石伯宣符非刻薄之尤。未必甘心翦棄。或疎逖行其譏謔。卽宗屬難以保全。是故有爲尾大不掉之說。以自剪其宗盟者。皆勿聽也。大抵嫌隙之萌。亦多起于細微。偶因一人之失權。旋致九族之解體。是故稍有蒞德寡齒之事。以開罪于骨肉之間者。皆勿爲也。大臣集註先補非其人一句。可見在位者自是可用之人。可用不用。在彼不必定懷怨上之心。而在我却有致怨之道。是使之者我也。嗚呼。大臣之怨。亦非止爲一己恩寵起見。陳大士不用大臣。則必自用。使百奪浸而奪空輔之權。大臣以爲辱國之體。其心竊不自服也。不用大臣。或又用小臣。使百奪浸而奪空輔之權。大臣以爲辱國之甚。其心愈以不平也。故舊引說。謂魯公受命分封。與開創得天下者不同。然聖人言語無所不包。亦不必泥着無大故三字。要看不是。一概徇庇。有許多斟酌在。全正布想。揣摩締造之初。非有挈大圖艱之力。其能倖邀此鑿錄也哉。功取其大而罪窮其微。君子于此有桐心焉。卽統賞予奪之時。亦深維根本之地。而詎忘向日之共艱難也哉。大故雖繩而微言可者。君子于此有權宜。蓋陳大士蓋故舊之人。口益其風氣之古。其嫉媚逢合誠有不告後進之工。而運移勢謝地既奪之。且故舊自恃其夙昔之恩。其脫略禁防。誠有以聚指摘之口。而階開事會。諛亦勝之。無求備句。云與器使差。別仰看來亦無甚別處。須知此處要從忠厚之至着想。若求備便有傷厚道。非所以長養人材。與彼從易事起見。自不同。許鍾九一德可錄。厚望以通材。大閑無虧。并責其細節。豪傑者。責備之。艱既未見其奇。而先露其拙。不肖者。快倖進之想。又將掩其拙于此。而售其奇于彼。是使偏材與匪材並棄。而似材與真材兩

行也。勸學錄苛求非所以用人。兼理亦非所以任政。人無求備，不獨恕以收人材之用，亦且寬以存爲政之體。章內無非力返澆薄而歸忠厚之意。後用推闡亦可。如云：此道可治一國，亦可治天下，可治一時，亦可治萬世。○胡大謚章中稱：任人並言，而記者述之，重任人。○先以平列，懸周公日氣，後以側重，記者主意。乃爰勸學錄大臣二句，是在大賢之道。無求句是在小賢之道。大臣句是善始，故舊句是善終。

周有章全首

此追想周初人才之盛，重周有二字，言非徒一內之慶，是邦家之光也。辨志三仁去而殷墟八士生，而周熾記者深致意焉。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馬。駟馬反

或曰：成王時人。鄭康成說 或曰：宣王

時人。

劉向馬融說

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然不可考矣。

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愚按：此爲孔子於三仁逸民師聖八士，既皆稱

賢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倦々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歎，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閒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夫嘉禾者，合穎之奇，五星紀聯珠之盛，物且有然，而况賢才之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自生國平氣運哉。文之四友，武之士亂班，史策矣。乃頃有一母四乳而生八士者，其初乳曰達，适伯有耦矣。其再乳曰突，忽仲有耦矣。次仲爲叔，亦以耦繼。則夜與夏也。次叔爲季，亦以耦繼。則隨與駟也。○卒于一門生于一母，四產又皆雙生，八士非造物鍾靈之厚，祖宗培植之殷，何以有此。

又皆英賢，曰周有，証盛也。○滙參八士或

以爲皆顯仕。或以爲皆不顯。亦不可考。然紀之曰士。則但以其賢而稱之。若果名位赫奕。事功顯著。奚至不知所生之何時。按伯仲叔季次第。是人所同一字。各有耦。則問世而一出也。謝于道。八人而僅以士著。亦見周室多才。雖賢。猶同非正士。而濟一門。可躋之常伯。非人之列。士如此。則卿大夫以上可知也。八士而乃以伯仲叔季稱。尤見鍾英不偶。即鍾英並號。羣賢而誕降。多奇。蓋過乎元愷神明之貴。家庭如此。則天下可知也。李禧能或以爲成王時士。然吾讀卷阿之詩。幾望于梧桐車馬之盛。致意于天子君子之使。而八士無聞焉。以是知成王亦未能盡用天下士也。或以爲宣王時士。然吾讀自駒之詩。隸夷乎爾。公爾侯之位。既思乎空。公生芻之聞。而八士無傳焉。以是知宣王亦未能盡用天下士也。紹開編述是義理明通。這是度量容物。決有不羈之志。忽有絕理之才。夜是柔順。不迫得夜之道。夏是剛明。不阿得夏之道。隨是才能順應。馳是德可容。附考八士南宮氏。文王時皆爲虞官。國語晉羣此因名取義。作一人題。或不妨否。則不必。附考晉臣曰。文王論于八虞。又使祀武王。克商命南宮适散鹿臺之財。命南宮伯達史佚遷九鼎。是也。至周書解云。王翼厲于尹氏。八士則八士。又武王時人。系出尹氏也。此足補註引劉鄭二說之未備。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爲多。子貢次之。蓋孔門自顏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故特記之。詳焉凡二十五章。

士見章全旨

此勉爲士者以立其大節也。說統當頭一士字提起。看其可已矣。猶云必如此方成其爲士耳。乃責備之詞。

子張曰士有居。致見得思義。敬要思其可已矣。致謂致其所能。猶言授命也。

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士之爲當不止此。然不如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

其可矣。子張見當時學者利害之見。大明而根本之地不講也。故有言曰。尋常論古。誰不願爲仗義之人。以其未見得也。惟見得而能思義。則臨財無苟得矣。祭自敬而喪自哀。非

聖賢不能。思其敬亦能敬矣。思其哀亦能哀矣。大利大善之場。操守不壞。水源木本之地。用

情極真。以此云士。庶乎其可。若此數者。一士字是責重語氣。見危致命。而處變而決之於一。一有不至。則大節有虧。斷乎其不可矣。且思義敬哀。處常而思之於平時。可見其大節

無虧已字。是語助詞。勿作止字解。滙參末句。依說。疑在責借語看。最得。○義敬哀皆言思致。命獨不言思。真民謂致命不待思。蓋思則顯惜身家之念。生如何能致。

執德章旨

此示人以毅之學。重宏字篤字。上固勉錄有一種表宏未篤之人。備要主張一世。故以有亡二字急爲提礮。○按或問云。篤與宏毅相似。但毅言力。篤言志。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

焉於度反亡。讀作無下同。

臣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

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焉。能爲有無。猶言不足爲輕重。

胡僞五曰。惟其有所得有所聞。似爲可有不可無之人。而

究之德孤道廢。仍爲可有可無之人。○子張曰。人所以體道者存乎德。所以執德者存乎量。矣。本文上二句各上兩字當畧斷。○荷執德而其量不弘。一善之得則先爲主。而若不可

以有所容。一事之當。則喜自負。而若不可以有所加。小有知則必欲用其知。小有才則必欲試其才也。人所以進德者。由乎道。而所以信道者。存乎志。苟信道而其志不篤。見義理而悅。見紛垂而亦悅。而物欲得以引之。遇吾道而學。遇異而亦學。而邪說得以亂之。雖亦云知之而不能知之真。雖亦云守之而不能守之固也。夫不弘即非載德之器。不篤即非任道之人。而况久之將並其所執者而失之。並其所信者而亡之乎。如此之人。雖有於世焉。能爲有。即無於世焉。道德總是一理。方其間是理而未爲我有。曰道及其行是道。而有得於己曰德。能爲亡也。○句不必分知行。執德宏以量言。信道篤以志言。執與信俱屬心。不安是心上自足。非惟不能容人。自家亦自不能容見人之善。必不悅。人告以過。必不受。不篤是心上不定。或自己憊惶。或被人搖亂。或移於是非。或奪於利害。皆是。夫執德宏者。器局大。信道篤者。志操堅。如此方是世間有爲有守底人。精言能爲亡。謂少此人不得知天不生孔子。

則萬古如長夜。雁蔡更足焉能為亡句。語意比上句加一倍警策。○附語類云而不篇則容受大廣後隨人走作反不能守正理篤而不宏則確信一說或至於不通二句又相須互看問交章人言此見兩賢論交相反而適相濟也子夏之嚴可以救子張之失子張之實可以矯子夏之弊作此題者不必騎驢覓驢別尋王見

○子夏兩人問交於子張。張曰：子夏云何對？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何其拒人也？賢與之也與平聲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蓋

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註是對學者言故將兩子夏之門人擇子張而問交非問交問子夏也蓋言聞師說而欲人取倒作文不必泥○自參之子張以要其全耳。子張曰：汝師子夏所云者如何？對曰：吾師子夏曰：可者與，不可者拒，毋泛濫也。子張曰：異乎？吾之所聞，君子於賢，固尊之而眾未嘗不容於人之善，固嘉之而不能亦未嘗不哀矜，是可者與，不可者曷嘗拒乎？且子夏拒之一說無一而可，如我之大賢與人之不賢，不能挽我我之賢方欲化人，亦何所不容者？我之不賢與方受拒，不暇拒，人人自遠我，無勞我拒也，奈何流於狹隘也？兩賢之論不同如此，學

者合而觀之其亦可以集註門人問交於子張亦足彼此相質証之意未必是不足於師
識實嚴交濟之用矣集註說可者與不可者拒亦慎交的道理故子張亦只駭子夏之拒

耳集註異子吾所聞句一面闕子夏之說一面領起君子尊賢兩句是緊連所聞只體貼夫子
誨我之大賢五句方直破拒字之非賢是成德之稱善只有長可取衆對賢言只是平常

不能對善言則有短處尊是敬禮加修嘉特稱許之耳容是泛；包涵於則有憐恤之意人
品不同故待之亦異二項雖是平說然子張只駭不可者拒之句尊嘉邊輕而容於邊重

我之大賢二句正明已不必拒人我之不賢二句又是已不能拒人人將拒我句輕遞只
跌起如之何句來○按或問謂初學當如子夏成德當如子張則二說均有可取也况夫子

云無友不如己即子夏之意云泛愛親仁即子張之意故趙鹿泉文曰少年意氣浮動得子
夏之所云而端其始有寧爲難舍母爲易狎者吾道所以有同人之助而無比匪之傷也儒

者門墻過峻待子張所云而大其成有善用精明無傷渾厚者天下所以樂名教之實而不
受氣節之累也不或問之說揭出相反而適相成之妙識力高人數倍

雖小章全旨

此見君子經世遠大之學玩本章語氣不
是力闕小道只重君子當務其遠大意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

泥去聲

集註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

泥不通也○

楊氏曰百家眾技猶耳目口鼻皆有所明而不能集註子夏曰宇宙之大非謂道
相通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沉矣故君子不爲也集註之必不容有小也古之聖

人出其緒。紛紜天地陰陽之變而始立之。程子之專家極其攻苦。憊民去日用之恆。而是有所補。有至理。有是效。何言不可觀。然而小矣。蓋天下事大者始遠。而小者必近。若以小道而致遠。以之爲己。能希賢希聖乎。不能也。以之爲人。能安上全下乎。不能也。是以君子雖知其可觀而斷。其不爲也。雖曰果吾腹。而不嫌農圃之不如。雖時有所求。而不謹醫卜之未謫。惟其專心致志者。別有所謂。問曰。一雖字。便照不爲全神以人。小道皆行用於世。不是異在。而不屑以此旁驚也。程子可觀兼理之所寓。用之所資。說引說遠者。本全體以及大用。兼性命事功言。若單言治國平天下。與管仲一匡何別。語類所謂恐泥緣他。只守得一端道理。若欲此一端。遍到彼一端。則不能。是以字緊接致遠。恐泥來。程子此只是君子自己。不爲非絕人。使皆不爲也。馬草民擇吾道於甚正。則致此衛道之力。不容稍卑。百家之說。君子恐其泥於卑也。擴吾道於甚宏。則致此載道之才。不敢稍隘。一流之沙。君子恐其泥於隘也。○世亦有聖人兼並小道者。如周公之明農。孔子之多能。然此只是餘事。君子自有大本源處。無只學緒餘之理。

日知真舍

此見精神意念無頃刻不在學上。所謂無時間斷也。意者重在日日字上。與無求章主專心者。愚別詳說。上二句非兩平對待語。乃先後接續語。

○子夏曰。知其所自。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矣。亡讀作無。好去聲。

○尹氏曰。好學者。日新

貼曰而不失

貼無忘句。○不失者。則不失。○子曰。學者多而好者鮮。且日新也。故申用而字。串下。○爲其不能與時俱新與。

時俱永也。夫萬物皆備於我。那一伸是亡者。然不會寔用功夫。則竟以爲亡矣。非亡也。以其知有不逮也。夫至於亡而後求知。正苦無多。必須自己檢點。日口要有長進。一善舉；服膺那一伸美能者。然不曾深歷甘苦。則自以爲能矣。謂能也。正恐忘之已久也。夫行所能而欲無忘。最難耐久。必須自己檢點。月月要有溫煖。如是則用功密矣。謂之好學。庶乎其可乎。若止專其一。或日知而月忘。則得不償失。終年止成涉獵。或無忘而不能。日知則盡而中止。畢世止成空疎。總之。日月非一日一月。謂每日每月也。蒙引知非對行言。日知所亡。謂汲汲由不好之故。其所以求進其所未有也。兼知行所能亦然。引說知字與無忘對。所亡與所能對。未有者爲所亡。既有者爲所能。無忘是長遠記得。所以聖人之所亡在器。數賢人之所亡在神明。恆人之所亡在睹。記所亡不一。而能知其所亡仍一也。且亡亦何定之有。我願自此奢焉。則亡從生矣。我願自此止焉。則亡從息矣。故貴乎日知焉。知所忘則必爲其所能矣。然而未可恃也。恆人之所能在服。習賢人之所能在艱。聖人之所能在神。奇所能不同。而欲無忘。其所能仍同也。且能亦何幸之有。昔之所無。爲今之所有。則後之無者。進矣。今之所有。復爲後之所無。則昔之無者。又至矣。故貴乎月無忘焉。程明道求進之心。與恐失原無二念。而一以爲新者之方求。一以爲故者之欲逝。則不啻且瞻且顧。而晏安之陷無自而開。口就之功。與月將亦無二理。而日計之弭形其不足。月計之重愛其有餘。則雖至情歲窮年。而重遠之程何時可釋。按先董謂日知二句。即如不及猶恐失注脚。故此爻用串說。勸學錄無忘者。涵泳之以極其趣。有融會貫通之妙。溫習之以致其神。有從容自得之體。比所知須進一步。終見無忘不是空。記著。精言曰。日知此。月月如此。兩其所字。都從自心。逐一檢校。

不肯一毫放過安得不謂之好學。徐統線不好此心便間斷了。語類此章與溫故知新意不同。彼從溫故求個知新。此因知新帶得溫故。

博學章全旨

此示人以存心之學。引說四件是致知之事。而仁存其中。集註心不外馳。是誦出所以在中之義。

○子貢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夫及乎力行而

爲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

林次崖曰。博學則心有所繫。著焉。篤志則心不泛涉。切問近思。則心不驚於虛遠。

而所存自熟。

心無所用。

則放心有用。而又不至泛用。此心自有存。

故曰仁在其中矣。

陳潛室曰。心存則仁便存。程子曰。博學而篤志。離了心外。更何處求仁。

切問而近思。何以言

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子夏曰。仁。人心也。而善事其心者。即悅心之理。義勞吾心以取之。而還遠思。則勞而無功。自得夫養心之助。是故學以聚之。理境所由開也。從事於博。而極之大地之富。古今之煩。心固一之乎學矣。然學之中有志。不篤。未免務廣而措也。或安飽之無求。或纂紕之提。要務使所學者。一一畢萃於吾心。而不徒爲博涉之煩。是志之所向。莫非心之所向也。問以辨之。理境所以入也。從事於切。有疑必折。有辨必明。心固一於問矣。然問之後。宜思。不近。未免徒勞無益也。如析薪之投。瑕如抽絲之尋。緒務使所問者。一一畢融於心。

而不敢虛切。愆之益。是思之所在。莫非心之所在也。此雖致知之事。平然窮日之力。非學。即志。非問。即思。所浸灌滋潤者。盡聖賢之膏腴。方寸之中。非博則篤。非切則近。所防閑檢束者。悉神明之龜鑑。雖未從事於存養也。而存之固已熟矣。雖未從事於省察也。而察之則已精矣。仁在其中。吾爲博學篤志切問近思者信之也。若厭語言文字爲粗迹。而徒守其空虛無用之心。非吾言首二句從博說到約。從外說到內。博學是立箇大規模。如格致誠正脩齊之所。致知矣。隨治平之事。皆要去學。不肯只求一兩件便休。篤志謂至誠懇切。以要其必得。不以見異而遷。得半而怠也。切問謂切於己者問之。如就力量能到。及目前可行的。以考其身心致力之端。近與切一般。問以在己者爲切。亦有細加剖析意思。以在己者爲近。亦有以類而推。意如異端之指棄事物。是不能類推者。四件各是一事。中間而字。又須合併看。總要掇定心。不外馳步。追入向裏。則下仁字精神便是在。異聖玩兩而字。則不博學無以爲篤志之基。博學而不篤志。恐所學只成泛鶩。而且有害志放心之害。不切問無以爲近思之地。切問而不近思。恐問之於人者。終無以確知其善。我而附於心者。不固也。孫貽仲入之心。活物也。心無所用。必流於放僻邪侈。惟博篤切近。此心既不至放逸。而不收復。不至泛濫。而不一。所以仁在其中。凡言在其中者。因此得彼之詞。蓋此四者。只是爲學工夫。未是正言爲仁。而其效可因及。劉大山心無一時焉。可容其閒斷絕續之迹。則內欲無暇而萌矣。心無一隙焉。可容其攻取引奪之形。則外誘無間而入矣。雖漸清滋培之候。尚有待於躬行實踐之能。然即此致知格物之餘。早已有心存理得之效。錢志騷此四者行於朝夕。無所可矜。而久之可以觀其凝聚。方其勉強。似乎寡效。而孰之且以見其從容。

百工章全旨

此欲人篤志於學以造道之極而借百工指示之上句是引起語不是譬喻

○子貢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學以致其道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

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胡氏曰此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

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胡氏曰此馬按二說相須其義始儘

叫做君子已是有志致道的了但恐其志子夏曰凡事不可不審所託也夫工以成事為不篤耳註中前說為長為已包得後說也有志者也而事每不成以未審所居也或朋輩之應酬或身家之瑣務固不聞之雖有良工安能專心致志於事乎一旦居肆則外不得入乎其中中不得出乎其外中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於是而忽不知其事之成矣至於成事人以爲工之工也向非居肆安能如是之有成哉君子以致道為志者也而道卒難致者以其未嘗學也或築紛華之累或中異端之備安能併心壹志於道乎一旦為學則閉存必無可寬之地知行皆有漸進之方道無止境焉學亦無止境焉於是而忽不知其道之致矣至於致道人以爲君子之力也向非為學安能如是之自致哉今之學者奈何使其智且出百工下百工事字粘在百工上說其字方有着落下其字做此誨首句須從百工跌出事字從也百工事字跌出成字再喚起何以成其事然後接落居肆字見不居肆無以成其事在百

工且然。何況君子如此。通下諸病方合。註重居肆。終字是則說重成事。致道是後說。二說固相須。而尤重前說。學而不能致道者。有之。然其病皆在學之不專。不在道之難致。若所學已正。而又久而積之。斷無不致於道者。重有居肆。與學自是正旨。精言。道即所學之道。工夫不外知行。致其道。即由此。致知力行之功。以極於義精仁熟也。新正。致。講。討論之學。所以致其道之情。省察克治之學。所以致其道之一。困勉。致。道有不能自致者。用勇往精進之學。以致之道。有不可強致者。用涵泳從容之學。以致之。陳。勺。山。古人挑戰。謂之致師。我但專力於此道之妙。曰。然。來。謂之致。尚書所謂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是也。

小人章會

此為文過者做發。其必然之隱也。必文全在小人心術上。看出病根。只在憚與欺。憚則不能改。欺則巧於匿。故揭其病。以示人知所戒。

子貢小人之過也

文去聲

女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

過。按重其過。不過極小人。子夏曰。君子重改過。此自治之勇也。而非所望於小人。小人則之情事。知此。非又一層。自。惟有文而已。百年之小人。長此迷途。千古之小人。盡其覆轍。可哀也。自。過有念慮舉動之分。過在小人。便行與理。悖。不是無心之失。有恥過而文者。有迷哉。非而文者。恥過還有愧心。遂非全是欺心。愧心尚是常人。欺心直是小人。必者勢所必至也。條。辨。過則必文。文了又過。終身在過內。混日子。

三變章全旨

此就君子不可測。寫出中和之妙。雙峰。慶者神妙莫測之謂。須知君子只自得。其常。自人望之。即之。聽之。則覺其變耳。三變。都從親君子者看出。

○真信有凝望之儼然也。溫言厲儼然有貌之莊。身而溫者色之

和色見於。厲者儼之確。確乎不易。程子曰：他人儼然則不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衷，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

栗，子夏曰：吾黨自侍君子而後，知其無美不備也。陰陽合德，干中，中和反形於外，取而擬然，殆有三變焉。遠而望之，其色未親也；其音未聆也，則見其禮由性作儼然之威，望而生畏；他人固無此令望矣。然此望之也，未即之也，及其即之，非儼然也，溫也。從容樂易，學者快其近情，賢者仰其樂育，儼然之餘，寧意有此春風和氣乎？然此即之也，未聽言也，及其聽言，非溫也。厲也，德音孔昭，論人則深中其情，論事則深切其理，溫和之餘，寧意有此理明辭確乎？以三人分觀之，隨地不同，以一人遞觀之，隨時互見。在君子，何容心哉？亦望與即與聽言者之自。○察說大道無方，易道無體，君子全體皆天，渾身是易，故有此三變。儼然乃是頤而已矣。嚴、氣、象、溫、則、春、風、和、日、矣。厲訓辭確，不止堅如金石，亦且凜若秋霜。儼溫厲不可單論，儼從望見，溫從即見，厲從聽見。溫與儼反，即從儼中看出，溫厲與溫反，即從溫中看出，厲緣得衷字出。西書鏡三變是不能執一以槩之意，不是儼衷為溫，衷為厲。谷訂只是一個箇圖聖人自人見之，則有許多般樣。胡氏厲就接物處折出，與儼然不複。親人不至失已，正人不至忤人，惟聖人能兼有。

信而重言。此言君子當積誠以動物也。各段重上一句，兩下句只反言以申足之，兩而後是緩詞，兩則字是急詞，總是信之不可不豫。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不信則以爲厲也信而後諫不信則以爲謗也信謂誠

意慟懼

雙空誠意慟懼

而人信之也

此句乃信之驗

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

有爲

民則趨事赴功君則聽言子夏曰君子在上未有不勞民而坐治者也而勞正未易言

寧觀成雖婦人君子皆能深見乎我心然後雖勞不怨若未信則以爲厲也夫我木愛民

而反受一厲民之名雖民之愚亦我無作字之木矣君子在下未有不諫君而自聖者也然

諫正未易言也蓋諫以納忠情未暗其輸誠言先覺其逆耳必其平日忠君愛國雖庸君暗

主皆能見諫於其素然後君從諫知流若未信則以爲謗已也夫我木忠君而反受一謗君

之名雖君之失亦我無格心之素矣夫中孚則豚魚皆吉不孚則骨肉亦疑事上接下安可

不誨於此君子指士夫言上有君下有民者信字註云上下交孚是我以誠心愛民而

其信哉民亦信我之愛我以誠心忠君而君亦信我之忠引說信是平日相信不止爲

勞諫將信字始定勞諫不得若謂要勞諫而先信即是机權術數註而人信之不是信我

所勞所諫之事是信我所以勞之諫之心滙奈人之信我固是我之誠意慟懼所致然不

致得人信亦無以見我果足取信於人也必知此轉折看各下反面則字自應強而倒金

正金惟其實民力惜民財勤懇無已之情相感於平昔而一旦有故百姓雖不便皆曉然有

以諒其心之無他但使饑民饑寒民寒展轉軫念之處入人於肺腸而偶有駭動愚民即無

誠已確然有以知其君之爲我。王邁人有如居君之寵利而信其不貪也。攬君之事。而信其不僭也。損君之功名而信其不遏也。於未諫時。德望之際。有成信矣。而後正色而諫之。子人之諾。不防一士之謬矣。有如犯君以所必諱。而信吾之情迫也。進君以所極難。而信吾之愛真也。責君以所甚厭。而信吾之慮長也。度吾諫時而腹心之好。有明信矣。而後悉慮以出之。魚水之懽。愈見。又巫之吉矣。玩以爲二字。君子原非厲諫者。勇君民以爲厲諫耳。厲諫即在未信上決之。故兩則字甚緊。存疑亦有民未信而不容不勸者。子產是也。有上未信而不容不諫者。箕子比干是也。聖賢止論其常。

大德章旨

此爲抑小節而壞大防者。發全項上一句。困勉錄。子良只要歸重大德。末句甚言大德之不可踰耳。非教人忽於小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闕小德不可曲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

胡氏曰大節小節以其所關有大小也。父子君臣等倫爲

大德。動靜語默

等事爲小德

闕闕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非

不合理也

盡字須玩

亦無害也。○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

陳新安曰書云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畢公懋德克勤小物

以此律之信

子夏曰人往於小節而忽大行。此大惑也。自吾論之。凡事中當然之則。所

不能無弊

謂闕也。固統大德小德而皆有者也。人苟能於綱常名教之地。一一循蹈規

矩而不踰。則於動靜語默之小者。雖間有出入。亦不甚害。猶之可也。若小節克勤。而大倫多

悖斯亦無也。開者規矩準繩範圍一定之則是借用字。大小都有開也。出入即承開字來。出足觀也。已也。即踰矣。仍有入字。所以註云未盡合理。若刪去入字。但云出可也。則害道矣。可也二字。要說得斟酌。論學之全。小者亦宜兼盡。論學之重。大者尤當急圖。小德可出入。正是說大德不可出入。須以下句鞭緊。上句則語病自圓。揚雄吾方使天下在人倫中者。克盡其人子弟之職。而復斤斤於尋常瑣屑之間。則精神有所不周。而人倫之大反有所繁。重而不能舉。吾方使天下厚自立身者。不越其忠信廉隅之防。而復規規於晉接儀文之末。則志氣有所不篤。而立身之大反有所疎略。而不及詳。○谷口饒氏說以此觀人則可以此律已則疎矣。子夏却混同說出。所以有弊。

小子章全旨

此見教則不容躐等也。以子夏之言為主。子游見本末不可偏廢。子夏則明施發。不可或混。困勉錄本末字。照註以大學小學說。○語類無本末者。理之一而有本末者分之殊。

○子游曰。夏。爾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洒色實反。掃素報反。

○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

凡掃必先洒。使其塵不揚。也有呼則應。有問則對。進

是進前退是退後。詳見管子弟子職及禮記曲禮少儀諸篇。

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

止言誠正不及齊治。平者就學者分上言。

之也。○季岱雲。大學是根。工夫則小學自然。是末節。諸家謂學分先後不分本末者。非也。

子夏教人先從小學用功而子游不知也。譏之曰教人者必本末兼進然後可以大成。今子夏之門人小子嘗習使令而洒掃習言語而應對習威儀而進退庶乎可觀矣。然此但先王之曲禮童蒙之小學抑末也。問其本則師既吐口勇亦不聞如之何其可哉。
子游雖譏弟子是譏子夏之教說門人更著破綻當即當其事之當貴三項詳說上三句言其小者有所得下二句譏其大者有所遺意重下二句

子貢問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

誣也有始卒者其惟聖人乎。
馬於
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

為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為後而倦教。
此君子之道孰先傳焉三句
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
此三句是補出正意起下喻意

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
此三句又補出反
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
淺深以造詣言生熟以功候言
而槩

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
而以起下正面
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
三句貼君子之道焉可誣

也。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為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
四句貼有始有卒二句
程子曰

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

胡雲峯曰此第一條說教人有。序。發。子夏

之意。下四條說理無二致。矯。子。游。之。偏。

又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二致也。故君

子只在謹獨。

此二條明道語。下三條伊川語。

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

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

然。必有所以然。又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愚按。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為詳

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

蓋與第一條之意。寔相表裏。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

子夏聞而嘆曰。噫。言游謂我舍本務

末。此言過矣。夫教不可厭君子。豈以末為先。而傳之。豈以本為後。而倦哉。蓋事未遺本。君子

無是也。但以學者所至之淺深不同。不得不始養之小學。以為大學之基。譬諸草木。其類之

小大不同。不得不並護其被葉。以為根柢之地。若不量其分。不問其候。而槩以大學強而語

之。將等不可喻。不惟使之無得於高遠。而並使之無得於早遜。非以教之直誣之而已。君子

焉可知此是君子之道。教不可缺者。序是不可混也。彼洒掃應對小學之始事也。正心誠意大學之卒事也。若夫一以貫之。知無不盡。行無不至。其惟止知安行之聖人乎。有始有卒。首惟聖人則大賢以下且不能之。而豈此節據文集云。惟其理之一。是。以其教不可闕。而序可責之。門人小子哉。言游誠過矣。不可紊也。三句。則知理之一。是。通節骨子。首三句。乃

教不可闕意。譬諸以下。則序不可紊意。一氣遞下。趨重下一截。過者謂其本末兼舉之論。不得教人之術。兩君子之道。只一般。俱就教法上說。言君子教人。本末都不可缺。有傳有

倦。無此道也。君子教人。先後原不可紊。証以未至。亦無此道也。有以上一道理。字字看者。殊謬。孰先孰字。指未孰後孰字。指本。註明。貼出。不必作暗照。傳如傳習之傳。倦不是緩。乃

隱而不教也。子游之譏。是疑子夏有傳有倦。孰先孰後二句。特就其意而駁之。合訂時解。有因白文先後二字。先看教未嘗無先後。不知已侵了。區別句。再轉云。道所當先後者。從而

先後之便。又侵了。焉可誣句。蓋有序意。是下六句地位。上三句不宜預占。按講上三句。宜重。扼兩孰字。緊對則可。則無方能拍合語氣。若連下文看。又須輕揭過。不可缺。急起下不可紊。

以子夏語極委折。其大指歸於有序一邊也。區訓猶類。不直以類解者。場師植花果。此區種此類。彼區種彼類。每區中原有類。非即是區。故云猶類也。區以別中者。一以子言。因區

以爲分別。王氏章與末固各有類而草之中木之中又各有類。草木中之大者。條幹已成。生意已足。只從根中燒。懼可也。小者。生意未成。尚須培植壅護。猶小子教以小學。正以收其

放心。養其德性。禦其外誘。而大學之遠者。大者。將由是而漸進也。按此數語。正對下誣字。譬諸至焉可誣。上二句譬學者。下二句說君子。接縫中。照註不量等句。補入。又須重淺之異。

於深生之異於熟一邊。平講便與小子不相應。張曉樓惟化工之鼓物無心物之所能受。即化工之所能施。故風雨霜露無非至教。而栽培傾覆不得移之此也。春生秋實。能不得移之今也。夫是以無不各正之性。惟君子之教人有序。人之所不能取。即君子之所不能予。故作止語默。無非至教。而共此一堂。其入或可語。不可語也。共此一人。其時或可聞。不可聞也。夫是以無不曲成之材。用反承遞下。先說明誣字。點焉可字。方醒藩見龍引人之術。能致之於所必然。而不能致之於所不必然。於所不必然者。而欲致之。是先處於誣也。而謂君子誣乎。教人之方能導之以所可及。而不能導之以所不可及。於所不可及者。而欲導之。是自處於困。而又以誣人。也。而謂君子誣人乎。然則立一道於此。而不使教有遺教者。君子無偏私之意。立一道於此。而不使學有難學者。君子無躐等之思。誣是誣以所未至。盡理無大小。皆有其所以然。若不由其序。而舍近求遠。處下窺高。不惟其於高日遠。哲理會不到。而理之在近小者。先已荒而成味。一向蒙混。做去非誣。而何然。則所謂不誣者。亦只依其本量。教之以近者小者而已。始指小學卒指大學。兩有字是一齊。卻有不假漸次。然亦不重。替聖人只重惟字。見非小子所能耳。子夏語意至焉。可誣也。已盡有始二句。明先後一貫之難。教小子者。必須從始做到卒去。豈有始有卒。有以始為下學。卒為上達者。殊謬。蓋以平言。求末求未。皆下學也。到理會得。其所以然。皆上達矣。何得混入始卒說。○滿園程子五條。朱子引來。意尤重在教人有序上。此是子夏立教本旨。故當以第一條為主。後世分門別戶之見。不料始自聖門。陳臥子觀游夏之異教。而知聖人之道分矣。蓋子游子夏同一文。學而流派各分。子游之為學也。清通簡易。故為政貴乎德化。德禮尚乎達權。蓋近乎聖人之道。

也。而以此傳其弟子。後世聰明才知之士多好之。則有獨於冥悟高談性命之家。所由盛矣。子夏之爲學也。詳尹魯是。故習禮必及儀容。片詩必誦章句。蓋近乎聖人之教也。而以此授其弟子。後世曲謹專心之儒。多冒之。則有致精名物。研窮經傳之事。所由繁矣。

仕而章香

此見仕與學當各先其所重也。二句各開說上。重仕字爲已仕者。言下重學字爲未仕者。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優有餘力也。

存疑。以上優字爲退食之暇。是優閒之優。下優字爲學成之後。是優裕之優。其爲有

餘力則

一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

仕以行其學。以基其仕。故曰理同。而有仕之事。學有學之事。故曰事異。

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

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

此重各。句上截。

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

益廣。

此重各。子夏曰。仕與學宜各審所重。當其仕。則重在仕。若身膺民社一籌。未展而誦句下截。自讀爲高。則仕非而學亦非矣。果其於當官之事。一一料理清晰。吾惟願其不

學也。若未優也。且毋遽言學也。當其學。則重在學。若名列膠庠。體用未達。而華臚是營。則學失而仕亦失矣。果其於成己之事。一一充足有餘。吾惟懼其不仕也。若未優也。且毋遽言仕

也。優則兩得不優。兩。仕爲已仕之人。國語朝考其國政。夕省其政刑。確是仕而學。証據

失入其專所務哉。學爲未仕之人。見晷且隱居。以求志行義。以達道。確是學而仕。証據

重讀優字。見註則解之妙。急讀則字見註後解之妙。故遊魯謂兩則字俱兼。即字後子之義。

條辨仕不優而學必至以學廢仕而獲疾君上學不優而仕必至以仕壞學而負疾聖賢
可見註前說之重至仕優而不學則將徇己以悞人學優而不仕則將愛身而忘世可見後
說亦未可輕然曰資其仕則學仍爲仕也驗其學則仕仍爲學也後說補一層究只完得前
一層方朴山當其仕也或位卑而易黜或退食之自公則雖劬勞執掌猶不無一朝一夕
之閒而其爲優也差易而至苦學也篇籍既苦其浩繁聖言復懼其幽遠則雖諷貫見復終
不勝夫其究莫殫之數而其爲優也較難徐焯仕而策名已乎大而坐論小而分猷不敢多
一心於仕之外正不敢少一心於仕之中即欲居稽爲歡亦在退食自公之暇矣仕不廢學
而惟優則學仕幾何而得優時也學而誦習已乎深而性情淺而名物不敢損二心於學之
中因不救益一心於學之外即欲委質從王亦在九年大成之後學不廢仕而惟優則仕學
幾何而得優時也勸學錄天下有可以不仕之人而必無可以不學之人即吾人有可以不
不仕之時而必無可以不學之時學固重於仕也上句而字輕則字急下句而字重則字緩
方見聖賢內車外輕窮達一致之理按此須偏錄是亦正理

喪致奠者

此爲不及情而過於文飾者發
臨喪以哀爲主亦是探本之論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禮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而

哀有餘之意愚按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畧細微之弊學者詳之

補氏曰喪固貴
於哀而禮之節

交亦不可廢。故曰直情。子游曰：人子而至居喪，此何時乎？自以哀爲重矣，而乃徒觀于而徑行戎狄之道也。

與泣之節，哀維之文，彼不能哀，我反欲哀，此何爲者？吾願人只將一喪字提起，常放在心，一味致哀，則一切致與致知之致，推之以至其極也。而止云者，見繁文固可從略矣。夫亦盡乎此而已矣。

自哀而外皆是餘事。雙峰子游平日却自考究喪禮，不是專事哀感之人。考之禮記可見其意。忍人事未忘本，故云然。

吾友章全直

此規子張以務寔意，合下章俱是私議其失，當測此非空空此語，要思他一段切德意，下章亦然。但此章詞婉，下章詞直耳。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子張行過高，少誠，是惻怛之意。

饒雙峰曰：誠是心之德，言惻怛以

愛之理言。按少字，子游曰：吾友張也，意廣則欲爲人所難能，才高則真爲人所難能也。但正助曰：文未字，少誠是，則不能全心之德，而仁之體有未立。少惻怛，則不能全愛之理。

而仁之用。上句言其才量之過人，下句病其德業之未純。爲字是，自心經營而見於事，有未行其德者，作行字解，所言行者皆人所難能也。未仁，則於難能處，自得然將難能徑作，既辭下，然而一轉，竟成督說。朱子所謂語意曲折，正須在上下句，即離斷續間得之。

堂堂章全直

此規子張以務內意，尙難能之行。飾堂堂之貌，絕是好高而去仁已遠，可見仁之爲道，在求之至近，而倫其在內者。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能而仁矣。

堂堂，容貌之盛。難能以才言。言其務外自高。無深潛。

務外則無深潛。

慎密之心自高則無舍已下人之意不可輔而爲仁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也

白文並猶其也故 范氏曰子朱子兼兩邊說 張外有餘

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爲仁子曰剛毅本也曾子曰威儀者德之隅乃積中而發外者訥近仁字外不足而內有餘威可以爲仁矣也若吾友子張則堂堂乎於持於表也俯

視一切也欲輔之而爲仁歟則彼之務外自高無舍已下閤之意欲以輔人之仁歟則彼之務外自高無惻怛俯就之心難堂堂不是管詞只堂堂便難與爲仁二句一氣說比子游

與並爲仁矣堂堂安足恃哉更直截 曾子之學主於誠身必須朴实向謹方於已有真切之功於人有真切之助若在容貌上脩飾便是務外脩飾必極其盛便是自高總務外

自高在人不能輔已之仁在己亦不能輔人之仁故難與並爲仁則從他堂堂處勘定條辨學爲容貌豈不要端莊但有諸內形諸外則威儀爲德行之符與此堂堂迥別

吾聞曾子

此皆親喪以感發人之至情欲人自識其本心也外討意雖不甚重未後反激亦好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

已者此主自然說

○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

此勉人自致 曾子主當然說 曰吾

聞諸夫子人爲情區凡天下一切綢繆往來誰則無情然可以用情則用不能用情則止雖以多情之人亦無推到極處之理求其極致之處必也其親之喪乎蓋親本固極之恩喪又

非常之愛。人子至此哀痛之情。不知其所始。不知其所止。雖以驕縱之子。乖忤之兒。亦有搏
磨碎首。如不欲生者。若喪其親。或親不至。喪此情。仍自隱不見。而謂壽當可致哉。大子此
言。蓋欲人識此真情。以篤一本之誼。人指常。人存疑。自致自然。而盡其情。固非虧欠而不
愛。而其餘等殺。皆可自此權之也。致亦非矯揉而強致。引說自名本心之貞。彼者天理之
極。二字分開。不得引諸喪不惠屬親。臨喪而哀。分數不同。感屬以到路。人皆有哀也。然不是
哀之自致。故必曰親喪。諸說皆主自然。請但只說人人皆能知此。則聖人之發此言。似乎
無味。朱子所以兼採尹說。

孟莊章金音

此稱繼述之孝。以示訓。全在獻子身上看出象賢。方切弟之孝。條辨此與二年
無改不同。彼是當改不遽改。見不忍忘親。此則不當改而不改。見善於體親。陳
白沙宣王承厲王之烈。改之而周室中興。紹聖沿熙豐之法。不改而宋轍北轍。又當別論。

○會子百言聞諸夫子。彛莊子之孝。其他可能。其不改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五

莊子魯大夫名述。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

此句須
若眼看

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

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為難。

鄧氏曰。莊子年少嗣位。又與季武子同朝。武子父子
忠於公室。皆不能守。莊子獨能不改焉。是孔子之所

謂難也。○簡老不改。父臣如董父。仍用為車。有豐黠。仍用為御。黠。曾子曰。凡為人子。先人
不改父政。如平莠。一聘宋之良法。代和。一服鄭之遺風。其餘視此。有過舉。孝在蓋德。先人

有賢聲孝在。猶猶吾嘗聞諸天子以為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如生事盡表。客盡其儀。尚人所
 能也。人情當嗣位之後。往往違已所欲。今莊子之父獻子。歷相五十年。為魯社稷臣。其所簡
 拔之臣。必賢所經畫之政。必善。莊子能遵守之。而不改。益真見先德之可師。不忍自我而退。
 一若吾父當前。奉命惟謹者。是誠人。其他可能。未始不是孝。夫子意。身重形起。下難能來。
 所難能也。可以為世卿之子法矣。

○

不改須看大註。有賢德句。及鄧氏之說。換見其真。

孝。程之傳。百乘之人。歲有常制。贖貨者。時以不足為懼。而獻子獨明有仿之。箴於以知其臣
 之必清白。相高而括克之徒。勿進冠履之分。天地為昭。縱恣者曰以昌。上為常。而獻子獨膺
 有禮之目。於以知其政之必綱維自守。而專擅之習。悉除。徐世溥。憶父之首。容已邈然矣。惟
 幕九筵。孰堪俯仰。而顧瞻左右。復惟焉無一舊人。必有深恻心者。愛敬何逮於微物。盼睽不
 及於老成名卿之後。其可有此哉。求父之提命。不可得矣。總營地置庶幾。不忘而繼承堂楹。
 乃幡焉。乘墮成。思必有大傷懷者。悽愴猶與於手澤。林陽不勤於典型。明發之懷。誰能安此
 哉。合誦人情。莫不惡老成而喜新進。作聰明。而亂舊章。非直見先德之可師。未免奮於淳
 習。非固存先志之真體。未免溺於私欲。故難能處全在不忍湮沒先德。致傷厥孝。心上。按
 說統莊子非曲謹無為者。以愛君之心。愛父以尊父之心。盡忠。故曰難。此似於本自外。補出
 一層。然於獻莊父子之間。却自貼切。程之銘三軍。創竹以來。民不入者。倍征。令莊子而艷
 心於同儕之祿。入曰豐。則父臣之不便於已者。不免以紓間舊矣。救曰入。聊以後。大事無復
 有君。公莊子而慕效乎叔季之征伐。自蒙則父政之弗柄於邪者。且謂舊坊無用矣。然而莊
 子不聞有此。則知莊子之難能在此。不在彼也。

孟氏章全

此見民命甚重爲上師者不當聽之無所聊生也孟氏三句原犯法之由以見其可憐如得二句於衿袖中隱寓保全之法

○孟氏使鳴鳩爲主簡於魯曾子自上失其道民散久矣知其情則哀矜而勿辜陽

虐魯子弟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

胡雲谷曰情相維繫則不

謝民曰民之散也以使

之無道

林次崖曰便

教之無辜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

承使之

則附於不知也

承勞之

敢得其情則哀矜而勿辜

古者辟以止辟刑期無刑此風不復觀矣孟氏乃選擇鳴鳩爲

歲也曾子曰今何時哉一切表民教民之具漠然無存人各私身不相顧惜若數百年如此矣此亦在上者之過也人至渙散而後長敵讐之風人至敵讐而後羅士師之法彼其犯法之情寧肯遽吐哉然無怪其然情一吐而死期至矣是必多方鉤距多方研訊而後始得其情至於得情工師之職稍而罪人之生絕矣蓋論犯法之情雖使是陶聽之亦覺死有餘事論其所以犯法之情不獨大禹臨之始爲下車泣罪蓋情可奪而所以致此之情不忍言也子於此時但當哀矜其生不逾時之憐而勿自喜其於見淵魚之明也雖哀矜亦死當亦死然莫於剛死於法意則死於用法者之心也夫祿之所不能

拯之又其權不足惟存此哀矜之心異於俗吏之爲而已矣

解胸中只有一副王者作爲

故民要道無處設故對揚膚發之懷道兼教養有絕惡於未萌起致於微渺意辨志民散
非敵之四方無尊君親土之心則民與上不相維係也無得遊懈賍之念則民與民不相維
係也民散非則犯法然未有不犯法者情是犯罪之情所謂罪案也得其情則情既真罪
既官而要寔土之使非民之幸所以可哀於則字固緊接得情是從土失其道說下乃倍
爲着力喜正與哀於反有誇才能老罷位意思這此念頭哀於遂出而勿喜正足上哀於
無兩層黃勉齊得情而喜則太刻之意或隘於法之外哀於則不忍之心常行於法之中
○勸學錄哀於則無濫獄所謂以生道殺之也推之刑以弼教亦是此理看得大有鼓舞方
是聖賢說記大士先生文只說成沒奈何耳聖世尙言欽恤況民前之時尤覺哀於難已

刑之章全

雙隆此非爲約分疏也特借射以警人耳重下二句惡目不可爲豈亞其名而不爲外君子修身自愛誠始慎微未嘗不以刑爲鑒

○子貢曰紂之不善智之甚也其以君惡暴流天下之惡皆歸焉下流地形卑下

之虐衆流之所歸喻身有汗賤之惡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省發不

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亞名也人至衆惡皆歸之後未有不稱

大亞之紂何言不也受此冤枉來然除一紂沒得說了是以君子常自警省者立身一壞則天下之惡皆歸而橫身有口亦難分辨云吾願人擔先其羞惡之良者必自無一可惡始

解 開以紂之不善四字。便是衆惡皆歸。樣子人。凡遇惡事。必曰紂。紂是紂。不是紂也。便是紂。一之字。要將全體攝起。下面自如水赴壑。條條不知是之。其中便有如是之甚。而亦不容辭之意。在故下。以是。以且。境之。不善。便是下流。如是之甚。便是天下之惡。皆歸歸。字。與居字。應惡。是自警。自戒。意。○紂。名。字。受。刑。誅。也。義。項。善。曰。紂。

君子莫全道

此見君子善處過也。上二句。虛。下二句。正。足。土。句。意。問。註。此。過。字。與。人。之。過。章。不。同。彼。是。不。及。檢。者。此。是。不。得。已。者。抄。此。過。字。與。周。公。孔。子。之。過。同。

○子食自君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失皆莫仰之。

庚午 子曰。君子本。曰。深。曰。一。過。時。

勢所難。不得不過。如日月自行。常度。一過。交度。之時。不得不食。者。皆。要。之。日月。非。久。食。君。子。亦。非。久。過。是。以。方。其。過。也。不。日。隔。人。皆。得。而。見。之。一。口。月。之。昏。暗。也。及。其。更。也。心。跡。大。明。人。皆。得。而。仰。之。一。日。月。之。復。明。也。人。見。人。仰。於。物。情。一。無。所。與。可。過。可。更。於。已。分。毫。無。所。嫌。斯。其。為。君。子。之。過。本。體。光。明。知。日。月。之。食。本。體。昏。暗。曰。在。罪。或。非。得。過。之。凶。至。君。子。而。子。之。過。與。日。月。之。過。同。應。矣。以。其。身。在。天。下。萬。世。之。大。則。安。得。於。其。中。廣。為。受。旨。臨。為。處。亦。適。處。於。兩。窮。而。獨。受。其。一。過。是。天。地。間。之。過。皆。君。子。之。過。也。君。子。窮。於。過。日。月。之。窮。於。食。也。在。過。之。途。至。右。子。而。該。矣。以。其。身。置。形。迹。規。逾。之。外。則。安。得。於。其。中。實。為。含。垢。而。為。匿。瑕。心。因。於。薄。趾。而。過。反。受。其。尤。明。是。君。子。之。過。還。為。天。地。間。之。過。也。過。窮。於。君。子。食。之。窮。於。日。月。也。日。月。才。食。必。明。君。子。才。過。必。更。故。如。日。月。句。直。該。到。人。皆。見。皆。仰。過。也。更。也。則。君。子。謂。皆。見。皆。仰。亦。為。君。子。學。希。日。日。意。兩。人。字。兼。知。思。見。時。惜。君。子。之。冒。過。仰。時。重。君。子。之。無。過。

說亦是問時非更改也。蓋君子之過本無可改，只前此心事未明，至今乃大白，便知更了。按此於取譬。

月息甚合。

附考

類編日月之行於天也，有所道由南北而緣分之謂之度，由東西而橫

所掩而曰食，月本無光，借日之光以為光。若對望之時，月與日對度，對道則光為地所隔而月食。凡交食分數，總由同道對道之多寡也。

公孫章本意

此論聖人隨在可學，而無非師也。朝意夫子有專師，子貢謂天子無處非學，正不必涉一人以為師，容意只歸重末二句。曰：或曰：師賢，賢師聖，師至聖人，止矣。聖

人無可師，則及師眾人，蓋眾人之學聖人者，極其至而聖人之學眾人者，盡其餘也。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尼焉學？

朝音潮，焉於虔反。

曰：公孫朝衛大夫。

按左昭二十六年傳有成大夫公孫朝，哀十七年城有武

城，升公孫朝又列子載子產弟曰：衛公孫朝見聖人，事無不通，未知得之何人，因問於子

公孫朝，故記名加衛字以別之。曰：吾但知人學於仲尼，不知仲尼何所從學而能然。

是意夫子彼見聖人，周知本朝名物典故，疑別有所傳授，有常主矣。曰：焉焉字是問其人，學是從學之學，即下師字。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賢者識其大者，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

曰：學矣，何常師之有？

識音志，下焉字於虔反。

曰：文武之道，謂文至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

之子者見也。

以此解文武之道便見不是論道之全體古來法

在公言有能記之者識

言子貢曰大夫所異於夫子者以其博稽文武之道耳柳亦思文武之道其謨訓功烈

者識見宏遠記其大者若宜子周禮之嘆亦其一微也不賢者識見淺近記其小者若穆姜

隨卦之解亦其一事也識大識小莫不有文武之道焉道之所在學之所存夫子有問學其

大是以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宏也有時學其小是以太廟而問祝史皆其所取資不試而

藝釣弋亦其所肄業也焉往不學則焉學在師而亦何有常師哉無不師之人正無定師之

人無遺師之道正無專師之道此夫子之好古敏求而能自得師者也若以宗主之學擬之

則固子貢發口談個文武之道正以此四字是公孫意中所有亦是公孫目中所有震故就

矣此開示他未墜在人一反一正語墜地便不在人在人却不墜地下三句正是在

人處呂氏道之統同者仲尼之所求必文武文武之所求必仲尼文武仲尼而外無一得而

與也此不墜於地而亦不在人者也道之散殊者文武之所求不必仲尼仲尼之所求不必

文武文武仲尼而外無一不得而與也此未墜於地而在人者也賢不賢即人識大識小

即在人賢才智敏達者不賢才智少劣者非不好底人大是道之宏綱鉅要此謂從誦究來

小是道之緜悉條目此識從聞見來賢者二句分說莫不有句合說焉不學絜承莫不

有說下見道無人不可無人不學所以無常師一亦字亦承轉說上句言

其無人不學下句言其非專學於一人也非專學一人正與焉學一問針鋒相對焉其區

以憲章之心求天下則凡傳聖王之道者即聖王也。由此心之常虛以盡時人之聞見而學自無盡。雖夫子亦不得而限之矣。以好古之志求諸人則凡有益於吾心者皆吾師也。合衆人之聞見以追二聖之精神而師本無方。雖夫子亦不得而掩之矣。

賢於章會

此論聖德高深非淺識者所能窺也。武叔之妄議起於有所見有所不見耳。豈知賢入人也。近而易見。聖人天也。遠而難知。故以宮牆喻之。通章是喻體譬之。以下只說宮牆勿將正意夾入。或從喻意影着正意。却好。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

語去聲 朝音朝

武叔魯大夫名州仇

葉少蘊曰子貢晚見用於魯懼吳之

強大曉宰嚭而舍衛侯代齊之謀。詰成子而謂叔孫武叔語諸大夫於朝曰。人皆以仲尼爲反侵地。魯人重之。此武叔所謂賢於仲尼也。謂聖人自我觀之子貢之明辨果斷。殆賢於仲

尼。謂聖人不可測。想子貢當時聰明才幹。欲動得人。故孔子亦自謂達不如賜。谷訂賢於二也。謂字有議論。有事宜。有旁人斷詞。有夫子自己供狀。勸學錄武叔机傲人觀侯犯以扇

奔齊。齊以致郤德。武叔言義在討賊。非賜寡君。詞令彷彿子貢。宜其有臭味之雅。

子貢復以告子貢。子貢譬之宮牆。賜之牆也。肩髻譬室家之好。牆卑室淺。

牆是周家於外懸空

者。非即爲謂子貢景伯不足其言。以告子貢。子貢曰。彼未知賜與夫子之優劣耳。凡中所蓄

屋之牆

謂者有淺深。譬之牆內之宮。外所著者有隱見。譬之宮外之牆。賜之牆何如乎。卑

僅及肩。無以掩其室。而室可見。故其室家之衣冠文物。器器用人。皆得以窺見其好。此無

他培也宮牆句是總昌虛舍夫子子貢在內須提出宮字與牆字拆說不得混看何說
之也也聖賢分際在宮不在牆下室家宗廟百官都宮裏分別不闕牆事牆之高卑只
喻難見易見耳精言宮牆亦自是相因未有室淺而牆不卑者亦未有宮廣而牆不高者其
淺深在宮其高卑即在牆按二說泰看始明闕註室家之好是言室家器用之好不得將
室家混作宮字看下宗廟亦然灑然室家之好非定取與人見無茶牆不足以蔽室所好
已爲人所窺其爲好也幾何無問門之得人不得入矣

天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不見宗廟之美覺之富七尺曰仞不得其門則不見其中

之所有言牆高而宮廣也

牆高貼數仞下若天子之牆其高數仞則有以掩其宮而宮不
正言其宮廣也言可見矣必得其門而入然後見幷幷自官者有

宗廟焉四門人窺山節濼悅若是之美也即有瑚璉之器不過備宗廟中之一物耳且以見
陟降宗廟者有百官焉大夫躋庶士踰若是之富也即有從政之才不過具百官中之
一人耳若其不然則雖如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而不見其美也雖如夏官維百股
官維倍周官三百六十而不數仞與土及肩對不得其門與上窺字對不見與上見字對
見其宮也爲數仞所蔽也宗廟百官與上室家對美富與上所好對條此不是聖
人深藏其美宮但宮廣其牆必高自非若室淺故牆卑者之易得而見也說統不得其門
而入只就夫子之牆設言之尙未就人說亦不自論到難入處不可預占下節地荆琢將盡
見數仞中之所有必且漸而歷其階必且進而造其室而今概曰美爾富爾則是所得於人

門者猶然彷彿之見而非其果能盡見之也然而已見其彷彿矣將盡悉數初中之所有而
典物不能不謬而得而等威不能不辨而明而今約曰宗廟云爾百官云爾則是所見於人
門者仍然大略之觀而非其果能盡悉之也然已觀其大略矣宗廟之美是喻道德光輝
百官之富是喻道德充寔是有謂美是天子之禮樂富是天子之政事亦好但須從喻意映射
正意郭愚試與之遊帝者之闕觀王者之居赤刀在左球圖在右昭穆之不亂執事之有章
而後歎天下之美莫大於是也又且六德咸登五等並列踰者比禮雍雍者樂而後歎天
下之富與倫於斯也

得蓄者感慕去之云亦宜乎

此夫子指武叔

今之人不過宮牆外望耳能得其

謂之爲不美不見百官而因謂之爲不富夫子

此得其門者一者字方寔入說或寔矣作

之云正夫子稱心而出者也又何必與之辨哉淺說不說云之悞反說云之宜正子貢語妙處葉有聲得宗廟者云宗廟得百官者云百官
而得之夫子者則亦云之爲天子如爲天子也不問知其有是云矣見爲美者有美之云見
爲富者有富之云而見爲天子者則亦有夫子之云如以是云也不問知其爲天子矣

毀仲章金

此見聖道之高重不可毀也句以下只明此句意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自

月也。無得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負其不知量也。量謂不自知其分量無以為猶言無用。

為此士高曰：丘大阜曰陵，日月喻其至高，自絕謂以謗毀自絕於孔子，多與祇同道也。不知

量謂不自知其分量。叔孫武叔昔猶罵孔子於揚子貢中。至此直毀仲尼子貢賦之曰大

陵已耳。天下容有踰於丘陵之上者，則天下容有踰於他人之賢之上者。若仲尼道德雖高，至丘

則日月也。然古無有人踰於日月，則終古無有人踰於仲尼。故曰不可毀也。大夫以毀得毋

有傷於仲尼乎？不知人求親於仲尼，於日月無所增，人甘外於仲尼，於日月無所損。雖欲毀

謗聖人，以自絕亦徒自傷其智，自傷其仁，而日月之得天如故也。多見其不自知已之分量

而已矣。何無以為是？詩武叔不可毀方，猶仲尼足上說。他人之賢五句，申言其不可毀，就

以毀為仲尼，說人雖欲自絕三句，申言無以為就武叔說。開口說無以為，非叫他不可

毀，言毀亦無用。不可毀須重握仲尼言所毀者，豈是平常的？明是仲尼，則毀斷不可

他人之賢者，不可低看。越擡高賢者，越見聖人身分。邱陵非阜也，對日月則為阜耳。猶

可踰，無得而踰，固就賢者與仲尼說，亦須映射邱陵日月方切踰字。日月喻其至高，不兼

至明與邱陵對，管窺日月之高，最難刻畫。書見一文云：登泰非之顛，手摘星辰。邱陵有時齊

日月之觀，然亦下土齒議之辭耳。其是空室造極，而日月之高，高在上者，仍不改乎前度也。

既可以道里程也。宅岵夷之表，眼觀出人，日月有時處邱陵之下，然亦晝夜造運之理耳。即

使明入坤中而日月之騰天而行者終占見其變象也。誰識升恆理也可云。結透。其何傷於日月。雖就日月作仲尼春亦須見日月字面。蓋此章與上章官階之喻不同。彼落聲之後。再就喻意上讀。此則正喻夾夾其中。須辨。

子禽莫大
此見聖人之神化不可及也。夫子之不可及無可形容。故擗之於天。猶恐子禽未喻。又抽出功業之盛言之。然功業不可及。正道德不可及。非有兩意。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莫大於子乎。
為恭謂為恭敬推遜其師也。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莫大於子乎。係辨為恭有二意。一是見師自當推遜。故推遜之而不為過。一是見師不得不

也。及肩數仞以極形其深。丘陵日月以曲喻其高。係辨為恭有二意。一是見師自當推遜。不過務為恭敬也。寔則仲尼密矣。豈賢於子乎。故推遜之而不為過。一是見師不得不故為推遜。故推遜之而非其寔。按豈賢於子意在尊子。貢不是貶仲尼。與武叔不同。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
知一言而不知人。即以爲不知。知不知就品題人物上說。一言字煞。知然則論人之言可不慎哉。程頤注。不知逼出不可不慎來。

夫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階。梯也。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子以夫子之聖爲可及。耶。夫子之不可及也。夫子之知已化而非猶夫人之知。夫子之

也。行已化而非猶夫人之行。且夫子知行之化。生而即然。而非猶夫人之積漸。猶可以人

勇企也。此猶天然天之蒼蒼，其可梯耶？不可梯也。夫子兩字，須重提。乃字從賢字生出，見得
其可升耶？天不可階而升，夫子其可階而及耶？非惟不能階及，且不可。不可及，即不可
升。階訓梯，謂安梯以求升，以死字作活字解。條辨之字也。字是指點之神。階有等級，聖賢
亦有等級，或由上而升於賢，或由美而升於大，皆有層級，可尋至大，而化便懸絕。○然須先
將天不可階，升意預透在。夫子不可及，內則猶子一點，傾誠。○將志植身心，意知之，悉化則
神之所以無方也。意必固我之胥忘，則易之所以無體也。有方有體者，其階易見，而無方無
體者，其階難知。神而明之，映而成之，則通天載於無體無臭也。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則順帝
則於不識不知也。未離乎聲臭知識者，其階易得。而既混乎聲臭知識者，其階難求。勸學
錄看眼在階字，無數之可紀，故層累而幾之，不可也。無時之可稽，故積久而待之，不可也。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之斯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勳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
其可及也。道去聲 聖之謂棟，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勳謂鼓舞之

也。和所謂於變時雍。

見中庸
虞典

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

尊為元后
親如父母

哀則如喪考

妣。

父曰考
母曰妣

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

本孟

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益盛於高

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變動，提於樞鼓影響，入雖見其變化，而莫規其所以變化也。

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聖而進言。今者夫子窮而在下。正設一旦得邦家治之盛。於不可知之之神矣。此殆難以思勉及也。言。德發為大業。豈易量哉。夫入之於人。亦有養以立之。莫其立而未必立。教以道之。期其行而未必行。既立又擲恤以綏之。而未必肯來。既道之。復鼓錫以勸之。而未能協和。即立即行。即來即和。亦必遲久而後能致。若夫子之神化。正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惟其感物也速。故其入人也深。將見其生也蒙立道。綏勸之化者。莫不榮之。其死也。慄立道。綏勸之。憚者。人咸哀之。此其功業之盛。亦猶天之及物。而莫知其所以然。知之何可及也。言。此節只申明上節。意非又進一層。勉齊不因業可以觀德。子何以不知而妄為之說耶。言。言德而言業者。以聖人之德不可形容。即其感人者言之。使曉然而易見也。按所謂二字。貫下六句。俱現成語。子貢即舉以謂夫子。

立謂制其田里。以義言。道謂示以禮義。以教言。立如樹初種根。八地綏則培養深厚。使之既得其所立之固也。道只引之使就道。動則鼓舞振興。使之日新其德。道之深也。四之字。皆有是事。四斯字。極重。見不待遲之又久。故集註以神速言之。兩其字。指聖人榮之榮。聖人也。哀之哀。聖人也。此二句。又頂上四句說。上節不可及。言德之化不可為。此何可及。言業之神妙不可測。然感動之淺深遲速。未有不是其德之所至者。故即業以徵德。非另一意。○季卓吾生榮死哀。是說聖人關係一世之象。聖人生而天下皆立。皆行。皆來。皆和。真如太陽一出。而萬物欣欣。都有生色。豈不是榮。聖人死而天下皆不立。不行。不來。不和。真如太陽一沒。天地慘暗。萬物俱有愁苦之狀。豈不是哀。

皇極根錄 論語卷二十

堯曰第二十 几三章

堯曰章全旨

此歷敘帝王爲治之事而斷之以致治之道前八節詳述末一節是總斷○引說此章敘述商周未嘗標中字爲提綱也然朱子有云後面說許多事皆身恰好當

做底則以中字作主亦可陸舜分之爲治統而合之則爲道統本一中以爲王道統全而治統出焉古帝王無所謂天不愛也有道不愛而已外之爲國去而內之寔爲心法奉一中以爲傳心法脩而國法彰焉古帝王無所謂不易民而治也有不易心而治而已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

辭咨嗟歎聲曆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無

不及以埋之在事

者言時中之中也

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

○

堯曰咨爾舜天祿永終

堯將禪位於舜其戒命之詞曰咨嗟爾舜也爾之德上當天心曆數當在爾身然居天位

其何以承天哉爾治天下信能執其中而不失斯四海蒙化而天祿可保也蓋君心中與不

中而四海生民之休戚關焉即天命之去留係焉苟不執中而四海困窮天祿亦永絕矣可

不或言雙頭下個容字便把堯業擔子交付已合末二包息。說一天字見非以意自爲意哉。層敷在躬以德當天心。心之既是德當天心中之能執原是舜本分事猶以允執告者且極致了每之詞。中字註訓無過不及以中之用言不兼言體者以執之爲言的也惟有事可用的且不徒曰執而曰允執蓋中無定體必隨時處處酌其中而用之方得其字宜玩見事物自然有個中須順其自然若用己意安排便失了中此句重看以天之理承天命以人之理順人心皆係乎此故下反言以明之。天祿謂天所以與人君之學尚富貴也首言天曆敷在爾躬見帝王出治無非承天此末言天祿永終又見天心只關係在民心而中所以不可不執也程復心受命之始即以永終言爲戒保切。

舜以命禹

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今見於虞書禹謨此加詳。夫允執厥中

命舜矣及舜之命禹雖有十六字之不同而要皆不越允執厥中。石昆玉此命跟上節來斯

中之意是天祿四海同而所以凝天祿安四海亦無不同也。道之中上天之所命也爲

之堯者不能違天之理以命舜則爲之舜者亦不能違堯之道以命禹。顧允成人心道心

之命似乎堯之所未發而要之言人心以言中之雜乎形氣者也言道心以言中之純乎義

理者也當堯命舜之時危微之旨已隱然于允執厥中之內舜特爲之闡其秘而已矣惟精

惟一之命似乎堯之所未及而要之言惟精以言中之無所于蔽也言惟一以言中之無所

于滄也當堯命舜之時精一之理已昭然于允執厥中之內舜特爲之扶其蘊而已矣。歷

聖不外一中此亦不根源土節已節單全章。

曰予小子履敢用立牲敢昭告于皇天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

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大同小異

曰上當有湯字履蓋湯名

世不云湯名天下孔安國云至爲王改名履

用立牲夏尙黑未變其禮也

記檀弓上夏后氏尙黑大

事欽用昏戊事欽此用玄殷人尙白大事欽用日中戊事乘翰牲用白

簡闕也言桀有罪已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

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而伐桀之辭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

罪君所爲見其厚於君已薄於責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

馬之後爲湯既放桀而告諸侯曰予同者請

於上帝曰予小子履敢仍用元牲敢昭告於明明上天今夏王得罪於天我不敢赦賢入爲上帝之臣我不敢蔽所以然者其罪其賢皆簡闕在上帝之心討無非天討命無非天命也今既以朕而負荷天下其責甚重矣使朕躬心有罪皆朕不能以禮制心以義制事所致無與萬方也若萬方之臣民有罪皆朕不能正君身以正百官萬民其罪則在朕躬總之未有天下之先伐桀之舉出於天既此記成湯受命之事分兩段上段是追述語下段就當有天下之後天下之責在於已也下說總是既伐桀有天下而告諸侯之辭予小子對

天故甲之曰履。對天故名之。簡在句雙頂。上一句見善與罪天皆知之。不敢放不敢蔽。惟帝所命而已。不與焉。吳國之陌賢輔德帝固陰扼其柄。而我因陽極其權。以憲天顯忠達良。我固明布其罪。而帝已默察其机。以貽我。朕躬罪以施為。過舉言萬方罪在不能惡善。改過四語不平等。重末二句。以湯以此告諸侯。亦欲其共體此心。以治天下。意。原旨。上六句見上帝命討之嚴。而朕然無利天下之心。下四句見在已寄托之重。而恐然自任天下之懼。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齊文

此以下述武王事。齊字也。武王克商。大賚于四海。見周書武成篇。

武成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云。齊所以錫于善人。蓋本於此。

周頌詩序。齊大封於廟也。齊字也。言所以錫。傷之後為武。武王克商。散鹿臺之財。發鉅橋

于善人也。鄭箋。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言之。大賚於四海。雖然。所謂大賚者。豈能合

四海之廣。舉四海之衆。而盡富之哉。蓋賞善罰惡。乃則。朝定期所以整人心。厚風俗之要。而

况糾之刻削。才力机械之夫。皆得以自免。而甘其毒者。善人也。糾之僭濫。賞奸旌惡之地。人

人得以自肥。而漏紂澤者。善人也。紂之口暴者。惟善人。則武王之崩者。皆惟善人。是亦反商

政之大。周字並貫五節。記者。求是收括。句句要見反商之政意。大賚指散財發粟言。或

者耳。依闕註以列爵分土作惟說。即樂記所謂將帥之士。使為諸侯者。但不宜作正意

看。雙聲紂為天下通逃。主所用皆是惡人。故武王把善人是富。做個打頭第一件事。精

言據武成大賚是實言。此則專以錫于善人言。蓋善人是富。即大賚之事。兩句一虛一實。

雖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予一人此周書暴誓之辭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

不如周家之多仁人

方其初誓師曰紂有周親離心離德我有仁人同心同德故殷雖有周親不如周之仁人也夫紂帥天下以暴百姓豈能無過然天降下

民作之君師者予一人也百姓有過是予一人所以君之者未盡其職亦予一人所以師之者未得其道耳觀誓師之言仁人能用依然成湯之帝臣不蔽有過在予依然成湯之罪在朕躬是用賢而帥上節在既伐紂後此節在初伐紂時記皆雜記在此上二句見奉天伐紂入湯武一也暴有必克之理下二句見奉天救民有難解之吉一是伐暴一是救民正誓師大綱領處困勉錄謂淺說講謹權量三節根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來總是武王以天下爲已責之寡最妙則過落當云武既以天下爲已責於是謹權量云云

謹權量法度脩曆管四方之政行焉權稱錘也量斗斛也

漢律厯志權者銖兩斤鈞石也量者合升斗斛也權有五所

以稱物重輕量有五所以量物多寡○古者五歲巡狩則正天下之權量虞書同律度量衡是也每歲正國中之權量月令春秋日夜皆則同度量正權鑿是也周見遠權量皆受法於黃鐘之管中容黍一千八百是爲一龠一龠之黍重十二銖倍之則爲兩十六兩爲斤積而至於鈞石二龠之黍併之爲合十合爲升積而至於斗斛皆天地自然之數

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

自是天下既定爲親舉要務則權量是蓋出入無準

人易生奸謹之而在官在民輕重大小咸歸於一矣扶持大綱則法度是蓋經制不嚴人易

滋過番之而為損焉。禮樂制度悉協時宜矣。慎簡用人則廢官是蓋官職不當國多廢事
佈之而其人其賜整飭請其不敢尸曠矣。夫此謹之審之脩之者皆政也。自商失其政四方
之不行者多。武王是扶衰救弊舉四方一切廢阻困勉錄三節俱在周禮未成之先。大抵
之政皆次第施行焉。武王之以義正天下如此。創業之初只在除害去弊未可輕易制
作也。權量合在官在民言紂為不道官府取民必過其則民間交易必失其常武於是謹
之官府清錢穀市司平物價上下皆有定規則治令一法度包得廣以上御下之式為法
其中細微節次為度紂為不道欲敗度縱敗禮官府之禮樂制度廢壞多矣武從而番之孰
者為過孰者為不及因革損益一歸諸中正使有定守則治法備廢官是應有之官紂為
不道剝喪元良百官之職安為裁減者不少武起而脩之是其人則復闕其數則補在官百
職無復同日廢弛則治人全。李岱雲三者政之大綱必三者舉而後政可行故謂四方之
政在三者之外不得即謂就三者等類而推之亦非是。馮其區是蓋聚四方之精神以經
營四方故風動一振而治道無不通同四方之心志以統攝四方故風紀一肅而政教無不
達熊侯周之興也克商事定未嘗違志于四方之人則精玩或多而政之所至萬物無所
角其材能以見天下事之大可為也周之興也渡河八百若有求助于四方之意則震盪
或難而政之所加列國不自為其風氣以此見聖天子之自有且也。上三句舉其大凡末
一句包舉一切行是施行謂王政施之於四方勿作效驗看。

興滅繼絕世舉逸天下之民歸心焉
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

樂記未及下
車封黃帝之

後於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噶

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

封王子比

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

干之墓釋

箕子之囚行商容

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

見非權勢威力所能驅亦非私恩小惠所結

箕子孫而無爵士者滅國

之間而復其位

也則錫茅土以與之有爵士而無子孫者絕世也則立宗人以繼之賢能之為商王受所播

棄者逸民也則建官惟賢在者唯能以舉之夫滅國理所當興即民心所欲興也絕世理所

當繼即民心所欲繼也逸民理所當舉即民心所欲舉也武王順乎天理自當乎人心天下

之民翕然歸心焉其興是立其本支繼是擇其旁支分兩性看舉逸民註賅釋囚復位

以有感天下又如此注雖寬說亦可天下歸註謂皆人心所欲只是在天理上感動在民

固不自知查嗣璽屋其社而為之啟其宇前祀祀宋之封若與豐鎬之業而俱長亦何啻古

帝王并起而分一家之天下也民雖不見帝王而如見帝王之有土有人長享神明之報則

愛戴不皇矣爵其生而且并錄其死忠良林冢之氣若與播棄之老而俱奮亦何啻我商先

王復作而正子孫之臣庶也民雖不見先王而猶見先王之股肱心膂出諸剝喪之餘則輸

誠恐後矣吳韓起故宮不秦之感未能去胸數事違之亦憤數事順之亦憤謂此不過自媚

于民者以是為我之君而俾我之許之也一日若列土建官之典忽行于淒涼淪陷之中乃

相與歎感歎欲絕矣新王仁暴之歌未免介懷無德被之亦悲有德被之亦悲謂此不過

自釋厥慙者懼我之去而他屬而維繫之無已也一日者恤先憐才之意忽被于孤危廢棄

之餘乃相與撫膺誓肌恐後矣王士祿是知不必以恩結之也吾一戎得天下而相結以恩

之

則民疑。惟曠然示以大公。民見異數所加。悉在不敢望。因不思邀澤之地。斯德踰躬。被矣。故雖采薇有義士之歌。而率土從王。無能易以虞夏黃農之想。抑知無事以術致之也。吾侯服取天下。而相致以術。則民愈疑。惟昭然出以無私。民見曠典所施。總一德不敢忘。才不忍抑之意。斯感踵身受矣。故雖禾黍動故臣之感。而敷大共。戴自不復有斧豕風雨之憂。○焦氏謹權量等項。統綱何等嚴肅。森然是一統規模。與滅國等項。恩澤何等浩大。諒然是大和氣象。○翼註。土節是義。盡下節是仁至。

所重民喪祭

武成曰重民五教

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典之教

惟食喪祭

其所尤重於民者有三事。食以養生也。喪以送死也。

祭以追遠也。食喪祭三者。在上則為教養之。註引武成全文。本文不言五教者。使民養生大在下則為仁孝之本。故尤為政之所重也。○喪死無憾。而知慎終追遠。因教之本也。民字總貫下三項。帝王立法。經治無非為民。而此三件最切民生日用。故重之。○說。太平之後。而禮教興。此可想。休息氣象。○灑泰以上三節。但官禮未成之先。望其大要如此。

實則得衆信則民任焉。徽則有功則說

說音悅

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孰或泛言帝王之道也。

也。

本處雲曰。古來無窄狹底帝王。亦無詐偽底帝王。

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無怠情私小底帝王。故泛言帝王之道。斷不出此。○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

且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敘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

不而觀之。聖之渙也。乃臣諫而衆歸之。征誅而衆亦歸之。民之疑也。乃帝世之民。倚焉。王
朝之民。亦賴焉。功之難也。乃以政治而不無功。以戢亂而亦不無功。功之不易也。乃唐虞
之民。無不說。商周之民。亦無不說。若北姦禹湯與武。何以得比哉。無他。心之寬廣。足以容衆。政
之寬厚。足以惠衆。寬則得衆也。心之誠信。有以結民之心。恩政之信。是有以昭民之耳目。信
則民任焉。心之明敏。足以圖功。政之勤敏。足以赴功。敏則有功。夫心之大公。無不可說之意。
政之至公。無不可說之理。公則曰。士斂節內已。此四項。此不遺揚所名目。求各重上一字。
說矣。帝王之道。孰有外於此哉。益寬信敏。公只是盡其所當然。得衆民任有功。與說。作現
成。看四則字。乃效之白。致帝王固無心也。陳新安。管者柔之中。敏者剛之中。信者中之是。
公者中之體。蓋泛言之曰。寬敏信公。約言之。一由而已。註帝王之道。道字兼存心處事言。
勸字錄。堯之好生。禹之泣罪。湯之解網。武之吉康。其實同也。舜一衡度。禹正鈞石。湯彰兆
民。武式下土。其信同也。舜歷試三載。禹勤勞八年。湯之新勅于盤。武之勅書于誥。其敏同也。
舜與賢則賢。禹與子則子。湯懲官懲官。武惟五惟三。其公同也。然豈有外于一中哉。

子張章甫

此示爲政者知所法戒。意首節告以大端。下兩節詳其寔也。五美四惡。即道心入
心之分。然請此乃繼上章帝王之治。亦出自記者之意。天子口中勿插入。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

美。子曰。尊惠而不敢。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

費若子張問曰。從政不易。味反。自必何如。而可子曰。政

有五美必於吾心尊而持之政有四惡必於吾心屏而絕之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五美何謂子曰君子爲政皆與天下相攝亦貴與天下相忘凡人患則必貧若惜費勢必無惠君子之惠能使受惠者無所限於君行惠者無所施於民又惠又不費惠何美也凡人勞則必怨若懼怨勢必不勞君子之勞能使勞在一時而人共諒勞在終身而人反樂又勞又不怨勞何美也凡人欲則必貪若戒貪勢必不欲君子之欲能使處處欲而非貪得其多時時欲而非貪心無厭仍欲仍不貪欲何美也凡人泰則必驕若防驕勢必不泰君子之泰能使泰然於物而不傲物泰然於事而不輕事仍泰仍不驕泰不美乎凡人威則必猛若慮猛勢必無威君子之威能使威無可仰而非威無可親威有可尊而非威有可遠仍威仍不猛威不美乎從政只泛作爲政看井然無疵之謂美有妨於治之謂惡政不可一善之未備則有五善之畢集四惡具屏見纖悉之務去美惡雖就政上說尊之屏之却在心其中有了夫君子二字貫五句惠勞是施於人者欲泰驕是存於己者惡則費生勞則怨集言欲者易至於貪言泰者易涉於驕言威者易紆於猛今皆不然所以爲美美處全五而不字上見

要安

渙治道之大者養與教而已如養民也不以惠乎然而惠或至費矣教民也罷勿勞乎然而勞或致怨矣惠而費者其外抑其中有欲而貪者在也勞而怨者其事抑其具有奉而驕威而猛者存也此五者皆必去其累而後美純乃孟施惠也泰虛威也政之美也勞與欲美之疑于不美也美中杜不美之端于此見君子之辨政也精王道所以去瑕而鑿其瑜也以無不美收美之用于此見君子之規政也大王道所爲集偏以氣于全也一題領五段行文立

格以惠然一頭。勢欲一對。泰威一對。玩下節首一不亦。又誰又焉。夫由君子兩不亦。天然節去也。

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誰欲仁而得仁。又焉費。君子無繁蕪。小大無斂。斯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亦威而不猛乎。

馬於子張問惠而不費。夫子因借舉五美之。是以度反。告之曰。惠而以己之財與之。則費。君子因天

時。因地利。因人力。而從而利之。夫利之見惠之矣。乃不遍。因民之所利。斯不亦惠而不費乎。勞所不可勞。則有怨。君子擇可勞之時。則不怨。選擇可勞之事。則不怨。庸擇可勞之力。則不怨。勤擇可勞之分。則不怨。侵又誰怨乎。欲而不貪。欲仁是也。仁者心之德。欲仁則保合其心之德。是出政之本也。仁者愛之理。欲仁則惟厲其愛之理。是行政之實也。夫所欲者我之仁。而所得者即我之仁。非有所貪於彼也。又焉貪。人情入眾。則不懼。其則或慮事大。則不慢。小則或慢。君子運此心之常。勉者以待人。非因人之交。而始求勉勵也。而何問眾寡。本此心之常。謹者以罕事。非緣事之至。而方起戒謹也。何問小人。由是道無缺。而理無違。白仰不愧。而俯不怍。斯泰矣。而泰從無慢。而生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齊明盛服。端正其衣冠。非禮不動。尊肅其瞻視。儼然端拱。垂裳。咄笑不苟。於上人望其表。冠自然長。其容貌之遠。暴慢也。人望其瞻視。自然畏其顏色之近。誠信也。亦威之至矣。然自正。自尊。非在威以加人也。斯不

亦威而不猛乎所謂三不亦兩又字是指黜其美日氣 四字是兼因天時之和因地理
五美之當尊者如此之宜因五方之材因一家之用設而利之內正有許多區畫在不然
利亦豈能自與然皆是民所自有却不曾費已之財故不費全在因民上見得此其所以爲
美夏傳玉溝塗井田之制乃天造而地設之以貽其人而勞民勸相之術行焉水火金木之
政乃天生而地成之以與其民而利用厚生之治修焉生民之利未肇其始則開天地而成
左右之功生民之利未獲其常則後天地而致禮節之政然次俟自利之主鮮尺寸之恩生
比間者至不幸矣而當時亦未聞舉雞犬桑麻而歸于盡者以天下之各有利也無待于上
而自足也好施之君懷無窮之思生其間者蓋至幸矣而其下亦未聞舍畊鑿出入而于其
主者亦以天下之各有利也有待于上而寔自足也楊雄述以順爲因則各田爾爾各它爾
它豐其藏者并薄其賦以造爲因則佃漁取離舟楫取澳造其用者亦類其情以定爲因則
貴農以抑賈學儉以裕財出于政者不入丁爭以革爲因則官與徹異制豐與歉殊征麥其
術者不遊其道 擇可勞益於勞之中刪之又刪至于不可刪者乃真可勞也所謂因字
有一分利便不失却一分擇字是當行一個人便不多選一個人是也 然則官怨不怨在
擇字看出儲同人擇其時如官功入洗必俟履霜其同載纜需之歲暮之類擇其事如溝塗
封油靡日不脩賦郭津梁狹歲一治之類亦有勞以入者如庠序學校以教勞民饗財誦法
集我父老之類又云勞之重不如勞之輕君子非擇輕也可則不專重矣勞之多不如勞之
緩君子非擇緩也可則不嫌急矣陳世履況君子于勞之之先素以有以信之矣無上功之好
國亦可以選有農墾之間事亦可以諫諍情節性日治乎小民之依則粹然之微發無非君

子之所躊躇而顧慮者也。即君子于可勞之事，亦未嘗過督之矣。靈臺有勿亟之戒，不日而可以成。這成有兩字之章。月而可以持用意，真藝。不殊于父子之親，則偶然之期會無非君子之所容嗟而歎息者也。求仁得仁，兩仁字有主始已說者。有主治人說者。二說可兼用。項水心一物關其茂對，即是一物之恩波。一夫厘其軫卹，即是一夫之利賴。夫非先欲而後得也。固隨欲而隨得。夫生民之願欲，有時滿猶病之懷，何時滿。赤子之向隅，有時釋。如傷之痛，何時釋。正惟轉得而更轉欲也。乃愈欲而愈得矣。沈疇峯欲仁及無我，必求遂吾無我之度，不至大道爲公，其欲不止。欲仁覆天下，必求滿吾仁覆之念，不至兼利萬物，其欲不止。有若真得無厭者，然祇完吾自具之天良，而非有利己自便之私。故不貪。衆察以人言小大以事言。上兩無字，須歸併下一無字。因其無衆察而無故慢，所謂匹夫匹婦一能勝予也。無小大而無敢慢，所謂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也。三句看來，只講得不驕。如何見其泰。不知人生平未嘗輕一人忽一事，則無愧無怍，使然自得。陶石簣夫人而有所慢，故一時雖或忽畧中心，必多餘歉而未寧。即外貌強托安舒，是則爲恣睢而長傲。惟敬也，則怠荒。愧而心不生愧，怍于人順于事安，常有悠然其曰休者。蓋檢束之餘，自能優裕泰也。而非以適已也。惟無所不敬也，則離合混而心不勞。操攝應物而物不擾。處事而事不膠。且有怡然其自適者。蓋存養之密，併忘矜持。泰也。而豈以輕世也。稱訓君子泰而不驕，是相近意。此章所云却是泰易至于驕，惟其泰出於敬，自然不驕。按主此立論，方與惠易費勞易怨欲易負威易猛一例。衣冠瞻視不在形迹上求，曰正曰尊，裏面有誠字在。儼然貌之莊，承正尊二字來。厲君子說人望而畏之，便是威。而容止正尊儼然，故不猛。猛者厲聲色，作威風人不敢

近也。○張爾成凡物本無成。形也。吾處之者不能一念而聚。寡分。凡事本無殊勢也。吾應之者不能一心而小大見。君子一以勉業之衷承之。出之性成者不擇地而付也。積之學問者不易節而施也。既無玩人。則人得而已。亦得既無廢事。則事安而心亦安。斯不亦泰而不驕乎。規矩者物身之器也。盛服以飾之。而衣冠重威儀者。定命之符也。聲色以引之。而瞻視生君子一以尊嚴之道居之。持身非以責人。範圍不得而過也。正色非以陵下。中和不得而踰也。體統既肅。則莊蒞而生。其敬德隅既修。則誠形而至于動。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與人也。出

納之吝。謂之有司。

出去聲

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遽無漸。致期刻期也。賊者切害之意。緩於則

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

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為政之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矣。

周聘侯曰此當與不

與全是貪殘鄙吝心腸。其惡根最深。到得

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刻忍弗能予。卒以取敗。

人不懷惠。又是後一截事。按此說更警悚。

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刻忍弗能予。卒以取敗。

亦其驗也。

通鑑韓信對漢高祖曰。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至使。尹氏曰。告問政者。人有功當封爵者。刻印。刻忍弗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多矣。未有如此之

備者也。故記之以繼帝王之訓。子張又問曰：「惡乎曰爲政者不必無罪而殺而後爲虐也。亦治則夫子之爲政可知也。」

釋

殺所當殺。但不殺而欲不咎己之失道。不誅民之無知。即不

仁而虐矣。不必人有成而刑罰之。而後爲暴也。亦無成矣。但前日未成。今日視成。先後無序。

緩急無次。即已躁而暴矣。不必人如期而刑罰之。而後爲賊也。亦失期矣。但我慢其令於先。

而致其期於後。無意策人以赴期。有心誤人以過期。即真害而謂之賊矣。亦不必並不與而

後爲者。也有功當賞。均之與人。乃出此納彼之間。欲與不與。以爲其姑與之。示吾之恩。其不

與之。亦彰吾之權。與其速與之。使人墮易得之望。不如緩與之。使人思難得之恩。不出不能

欲納不忍。出納之吝。此則司府庫者。但知財之重。司倉廩者。但知粟之貴。而非爲政明斷之

體也。故吾不謂之爲政。而謂之有司。然則爲政者。但急所不當急。無非陶鑄。糝所不當糝。無

非柔惡。屏惡者不可不屏。欲民之善。當素教之不教。而殺。無論不當。雖當亦虐也。視成亦

至於至精至密之地也。不可少。而不戒則暴矣。事有緊要。即致期。或有之。若慢合便。故

意陷害他。故曰賊。存疑慢合與不戒相似。但不戒尚屬無心。慢合竟出有意。孫卿伸不惟

無心有意之分。而所指之事亦異。神成如或曲。兵刑或理。錢穀使人爲此事。不戒而處。真其

成是暴也。致期不是責其事之成就。如或徵欲興往伐之類。故意慢合於先。刻期之於後。要

其即行。否則刑之是賊也。猶之訓切之若是不可與者。則避回審慎。亦見惜名器之意。既

在所宜與。則無論緩與急與。先與後與。猶之與人也。如何可吝。出是費乎已者。納是惠之

及於人者。各處全在出納上見。總是當與不與。遲疑不決。既拿出來。又收回去。此在有司則

爲善者在從政者。便是盛揚維斗美其名曰慎重。夫慎重者。但慎之于可與不可與之間。而

非慎之于當與未與之際。歸其守曰廉。謹夫廉謹者。但當謹之于一身。不取不與之間。而非謹之于他人。應與不與之日。雙峰上三者是急迫之惡。下一件是悠緩之惡。濶設合有司專已。獨斷不安其守。而冒上之嫌。生從政者。依回滯忍。不有其權。而下替之端。見相形反看。則彼善此惡可知。故宜在所屏。季安濼反五美者。即為四惡。蓋以其不善為教也。勢必勞以致怨。則且有不教而殺者矣。有不戒視成者矣。有慢合致期者矣。以其不善為養也。勢必患而計費。則且有均之予人。而出內用吝者矣。此殆其教之之本。不免于驕乎。猛乎。故流于虐暴與賊之不自禁也。始其養之之慎。未免于貪乎。故下同于有司而不自知也。其端在吾心。敬肆義利之間。而其效乃成于治術。古今王伯之際。

不知章句

此言學貴知要意。重三知字。須知此是入門工夫。勿深看知字。勉盍知命。則知其在天。而我自有定見。知禮則知其在我。而我自有定守。知言則知其在我。而物無道情。

照註三平看。翼註前章于治人之事。最詳。此章于修己之事。最切。以之發論語大有深意。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

信得過然後不為利害所奪。人不知命。

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為君子。

子曰。一定而不可易者命也。人欲為君子。當自知命。始盡知利之有命而信之。則利不苟趨。知害之有命。

而信之。則害不可苟避。斯安分循理之基也。昔常求其所不可得。而常避其所不可免。是小

人與倖之心。欲為命字。主氣數上說。知命者亦非全讓氣數。有盡人事以聽天命意。故可

君子其何以哉。以為君子不知命。兼營求順達二家。還重營求一邊。條條須看一為。

字海此方就趨向之始言欲爲君子必自知命如至知命後方能安命立命都是後一層推論。說惟性知命乃可以爲君子蓋趨避之念銷斯進脩之志決。儲中子誠知命則見天之命者不命惡命智不命愚者其純乎理而不牽乎影者也而天之命窮亦命運而吉亦命以者則執乎數而不專乎理者也命之一定者吾順正以受之命之無定者吾居易以俟之呂季鳳惠迪從逆固可據者也然而命亦有時不必然不知命之不必然而妄謂修德者必獲報則當爲善之時已不能不有觀禮之心其後如其所期則其意忘不如其所期則其志沮雖爲君子而鮮克有終也報施固常其或然者也然而命又未始無必然不知命之所必然而妄謂積善者未必蒙福則當爲善之時已不能不有顧慮之私久之而疑心生久之而悔心起雖爲君子而難以有成也

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

胡重玄曰耳目無所加是懵然不知可立之地手足無所措是茫然卒無

可立人之所恃以持身者禮也若不知禮而內未主於恭敬辭遜則心易亂李衷凡

之地凡嗜欲外未習於節文度數則身易亂於事物即欲立而無以立命凡人日用間

無個繩墨準則依而據之則身心何所約束德性何所堅定內而匪僻邪妄之不生外而

禮聽言動之有則皆所謂立也註獨言外蓋與外以該內耳玉璣知夫禮之用而登降進

反植其儀則制于外而動容之不忒知夫禮之禮而恭儉莊敬慎其本則養于中而心志之

不渝吳荆山撞擾于事物之閒而憂易于神明之際明明有品節之根而制防一失卒難繩

之使不踰明明有德性之閑而檢束一跡卒難擊之使不蕩彼雖矯飾乎強立之貌獨無如

其無以立何也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

尹氏曰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弟

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而讀

之老而不知一言爲可用不幾於侮言至人心之動因言以宣欲知人在於知言蓋言之得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言失可以知人品之是非又可以知人心術之邪正苟其不然則欲知人言言有是非有淺深有真僞計以得失二字該之必由言以知人然後在而無以知人也言已之從違不謬黃貞父人之陰陽之情伏于中藏而言則外泆之人之善惡之狀呈于事後而言則先見之無欲而清非狗聲也而緣聲以檢天下之寔寔言爲靜多言爲躁游言爲誣可虛中而照也稱物而平非闕耳也而因耳以通天下之心易言知大隱言知小巧言知詐若憑象而觀也顯顯土天下有同一道德仁義忠孝廉節之論而此表裏之相合者彼內外之相離皆未可知也而不詳爲之究心能保無一誤與天下有同一深謹篤厚堅確純固之詞而此從容之中節者彼委曲以遷就亦未可知也而不急爲之加審能保無一乖與知人朱子兼古今賢不肖說○條辨三節三以字極着力須知爲君子不單靠外命然不知命却無從爲君子立亦不單靠知禮然不知禮却無從得立知人亦不單靠知言然不知言却無從知人或以此意爲對初學說則此節不過欲其因言知人不爲異端所眩耳非教以察別人倫也亦自有理外註君子事備與白文君子不同